

童行白編

中國文學史綱

大京書局印行



中國文學史綱

童行白著

大東書局印行

1944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四版（渝一版）

中國文學史綱（全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叁圓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編著者 童 行 白

發行人 陶 百 川
重慶中華路八十四號

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重慶中華路八十四號

印刷所 大 東 書 局 重慶印刷廠
重慶彈子石大佛段六十四號

分發行所 各地 大 東 書 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余講文學史於廢都，患坊間之無善本也，乃取次日本文學士笹川龍郎氏之支那歷朝文學史爲粉本，而編斯卷，作中國文學史教材；同人然之，諸生便之，頻頻以付梓請；以不願濫竽，遲遲未應，講義原稿，藏諸書篋者，已數年於茲矣。今春又有以付梓請者，謂坊間文史雖夥，但嫌其或失之繁，或失之簡，學子苦之；乃出而刪削者再，用付剞劂；敢云救時弊，亦以慰朋輩殷殷之屬望，而致拋磚引玉之意爾；偉篇巨著，則有待於碩學。承吳君士傑爲之謄寫，馮君國祥爲之加標點，助力頗多，於此謝之。是爲序。

十九年八月一日江都童行白記於吳門寄齋。

凡例

一 本書原稿講義部十四萬言，引例繁博，頗有燕養之嫌，今刪削而成此本，解釋簡明，引例確實，僅存十萬言耳。

二 本書名曰中國文學史綱，務在提綱挈領，於中國各時代之文學，作概括之敘述，要以明源流，辨派別，俾初學之士，得其門而入焉已爾。

三 本書採用淺明文言文，其目的在使讀者循此而養成文言文閱讀上之習慣，而獲得鑑賞中國古代文學名著之能力，非故意違時復古也。

四 文學為社會上精神產物之一，不知各時代社會上政治之背景，則不能明瞭各時代文學之底蘊；本書有鑑於此，於各時代政治之興替略敘述焉。

五 中國文學，向混於學術之中，縱有文筆之辨，詩文之分，而其跡暗昧難尋；故講中國文學史必兼述各時代之學術思想，方為得體，本書以此為編撰主旨。

六 中國之學術、思想、風尚、習俗，在在有南北之異殊；文學為社會之產物，自

亦不能例外。而足以代表南北兩思潮之典型者，即儒教（孔子）與道教（老子），本書尋根究底，依此而求文學之源流，亦且明地域與文學之關係也。

七 本書最宜學校採爲教本，以其中材料之徵引，頗多伸縮之餘地，而便於教者之講授，學者之鑽研也。

八 碩學之士，如有所評摘與教益，極爲歡迎，容當於再版時盡量採納補正之。

八月四日識。

中國文學史綱 目次

自序

凡例

第一章 緒論

中國文學之界義——中國文學與功利主義——中國文學與南北兩思潮——南北兩思潮之異殊——中國文字之特徵——中國文學史之分期問題——本書之分期

第二章 春秋以前之文學

一 總論

三皇五帝之傳說——古代文化之序幕——三部最古之文獻

二 書

中國文學史綱 目次

書之由來——今文尙書——古文尙書——尙書之歷史的意義——尙書之文辭

——夏殷周文辭之異同

三 詩……………一五

中國詩之起源——三百篇之變遷——何謂大義——孔子刪詩之說——三百篇

中之功利與道德觀——中國所以不能產生偉大敘事詩之故——三百篇中字句

之研究——評語

四 易……………二二

易之時代——何謂連山歸藏周易——易之性質及其文辭——結論

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學……………二五

一 總論……………二五

周之衰微——春秋戰國時代競爭之劇烈——南北思潮之衝突——文學之反映

二 孔子與老子……………二七

孔子傳略——其思想——其專業——論語——老子傳略——其思想——其著作——其文辭

三 孟子與莊子……三五

孟子傳略——其思想——其著述——其文辭——莊子傳略——其思想——其著述——其文辭

四 屈原……四〇

賦子起源——賦爲南方人種之產物——屈原傳略——屈原之賦——太史公之評語——紹其統緒者——景差宋玉之徒

五 韓非子……四四

荀卿——韓非李斯同學荀卿——韓非傳略——其思想——其遭遇——其著述——其文辭

第四章 兩漢之文學……四八

中國文學史綱 目次

四

一 總論.....四八

秦始皇之武力統一與文化統一——秦文學之特點——西漢文學——東漢文學

——兩漢文學比較——東漢末年之文選

二 賈誼與揚雄.....五四

賈誼傳略——其遭遇——其思想——其文章——揚雄傳略——其思想——其

著書——其文章

三 司馬遷與班固.....五九

中國歷史之起源與變遷——儒家史觀之謬誤——司馬遷傳略——其為人——

其思想——其遭遇——其著述——其史觀——史記——史記在歷史上之價值

——在文學上之價值——班固傳略——遷固之比較——固不如遷——史記與

漢書

四 司馬相如.....七二

漢代辭賦之概況——相如傳略——其佚事——其文辭——屈原與相如之比較

——方孝孺對於相如之評語——漢代之其他作賦家

五 詩與樂府 七九

漢詩爲南北文學之混合——韋孟四言詩——蘇李贈答詩——古詩十九首——

六 柏梁體——樂府與詩之異同——武帝時樂府之盛——古樂府——中國第一長

篇敘事詩「爲焦仲卿妻作」

第五章 魏晉與南北朝之文學 九五

一 總論 九五

何謂六朝——魏晉六朝文運思潮之概觀——當時影響於思想界之三種現象——

一 南方文學之盛衰——二 三 四 五

二 建安時代之文人 一〇二

魏武帝之詩——文帝之詩——陳思王之詩——曹氏父子之比較——鄭玄七子

之詩——建安之風骨

三 陶淵明

阮籍嵇康——太康體——三張二陸兩潘一左——陶淵明傳略——其境遇——其性格——其詩——其文——昭明之評語

四 南北朝

謝靈運——顏延之——鮑照——謝朓——宋之文學——齊之文學——梁之文學——陳之文學——北朝文學——當時之樂府——隋朝文學

第六章 唐代文學

一 總論

唐代學術之盛——文學之概觀——唐代文學於詩獨盛之原因

二 初唐之詩

魏徵之詩——初唐四傑之優劣——陳子昂——沈宋體——吳中四士——張若

110

117

125

125

127

三 李白與杜甫……………一三四

李白傳略——其際遇——其思想——其詩章——其才器——杜甫傳略——其

流浪生活之悲鬱——其為詩之沈鬱——李杜之優劣——環繞詩壇雙星之蕭小

星宿——所謂盛唐

四 韓與柳……………一五五

韓愈傳略——其遭遇——其思想——其文章——其詩——韓詩與杜詩——柳

宗元傳略——其顛沛憂鬱——韓柳之比較——柳之文——柳之詩——孟郊之

詩

五 白樂天……………一六九

樂天傳略——樂天之詩以通俗稱——長恨歌與琵琶行——元微之——中唐詩

詩人

六 晚唐之詩

..... 一八〇

晚唐詩之風——晚唐詩人

第七章 宋代文學

..... 一八三

一 總論

..... 一八三

學術界之新氣象——性理學之盛況——文學之概觀

二 蘇東坡與其前後

..... 一八四

歐陽修之詩文——蘇老泉——蘇東坡傳略——其遭遇——其思想——其詩文

蘇轍——三蘇之盛名——曾王二家——所謂唐宋八大家——黃庭堅

三 陸放翁

..... 一九九

南宋文學之概觀——放翁之傳略——其際遇——其詩章——其他作家

四 兩宋之詞

..... 二〇一

詞非詩餘——詞之源流——詞之發達——柳耆卿——蘇東坡——李易安——

辛棄疾——南北之別——詞之諸作家

第八章 金元時代之文學……………二〇六

第一章 總論……………三〇六

遼金元之興替——遼金元之文學概觀

一 遼金元遺山……………二〇八

國金代之文士——遺山傳略——遺山之詩——遺山以後之元詩人……………二二六

三 諸小說與戲曲之發達……………二二一

中國小說戲曲發達遲滯之原因——前代小說戲曲之特質——水滸傳——三國

三 志——秦劇——西廂記——琵琶記……………二二六

第九章 明代之文學……………二二一

一 總論……………二二一

一 八股文之束縛——明儒皆宗宋而無新創——明代詩文之復古傾向……………二二二

二 高青邱……………二二四

劉伯溫之詩——青邱之傳略——青邱之性格——薄命詩人——青邱詩評

其他諸詩家

三 李何七子與李王七子……………二二九

永樂以後之文運——李東陽之詩——李何七子之詩——其風骨——李王七子之詩——其風骨——其他諸人——明末之文運

四 小說與戲曲……………二三六

西遊記——金瓶梅——湯顯祖與戲曲——顯祖傳略——所謂玉茗堂四夢

牡丹亭

第十章 清代之文學……………二三八

一 總論……………二三八

清代學風之不變——考證學之盛況——文學之影響——開海禁以後中國文化

之瞠乎列國之後

二 詩人與文學家……………二四一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廖柴舟——錢牧齋——吳梅村

——南施北宋——王漁洋——其他諸士

三 小說與戲曲及批語……………二五三

紅樓夢——李漁十種曲——孔云亭桃花扇——洪昉思長生殿——蔣藏園九種

曲——批語家金聖嘆

中國文學史綱

第一章 緒論

中國文學之界義——中國文學與功利主義——中國文學與南北兩思潮——南北兩思潮之異殊——中國文字之特徵——中國文學史之分期問題——本書之分期

文學有純雜之別，純文學者即美術文學，雜文學者即實用文學也。純文學以情為主，雜文學以知為主；純文學重辭彩，雜文學重說理；純文學之內容為詩歌、小說、戲劇；雜文學之內容為一切科學、哲學、歷史等之論著；二者不獨異其形，且異其質，故昭昭也；而其有一相同之點者，即皆必賴文字以傳載之耳。然中國文學，以科學之見地，而作純雜之區分者，乃晚近之事，前此則皆為渾混曖昧，雖事實上已有純雜文學之表現，而理論上終無明確之區分也。強以求之，其惟六朝時文筆之辨乎？梁元帝之言曰：「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可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慧，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

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見金樓子立言篇)昭明撰文選，去經史子集等皆不錄，惟於「讀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習之」。是其所錄者皆著眼於純文學也。若能就文筆之義推而廣之，則中國文學之正確觀念，固毋待乎挽近而始定也。但中國人中儒家之毒，無論爲文作事，皆尙含糊曖昧，不願條分縷析；而文筆之分，行之未遠，釋之未暢，却又爲含混之儒術所破矣。而其破壞之不遺餘力者爲劉彥和。其言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曰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盾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見文心雕龍經術篇)文筆之說破，而文學之觀念，仍墮入五里霧中矣。

蓋中國古代學者，既蔽於儒家之六藝，又困於文字之艱澀，於是文學之界義，不得不趨於功利，而求合於儒教之倫理觀矣。易繫辭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曰：「文，錯畫也」。然則文者，究何物乎？究何指乎？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出，「文學，子

游子夏」，（論語先進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篇）其贊詩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於是文學之名立，而文學之義可指矣。所指者何，即不背儒家之倫理觀而以發揮六藝者是也。朱子之論詩教曰：「詩者，人心之感於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詩經傳序）而將詩大序所載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之一段妙文，亦納入於道德的規範中矣。故近人陳兆鼎曰：「文學之名，始見論語，游夏文學，受之夫子，所習蓋六藝也。叔孫通以文學爲秦博士，漢有賢良文學之科，與選者咸經明行修之士。是以中國文學，乃以六藝爲質幹，非徒屬文工，以修辭博藻爲能事也」。（見華國雜誌中國文學以六藝爲心本說）於中國古來傳統的文學觀念及界義，可爲得之矣。蓋不論爲詩爲文，爲歌爲賦，要以不離儒術本旨者爲標的，是中國文學之所以爲

功利主義者也。時過境遷，封建時代之儒家倫理，已爲新時代所不容，治文學史者，固當以新的觀點，而予以正確嚴厲之批判，以儒論儒固不可，置而不論亦不可也。

文學者，社會之產物，時代思潮之反映也。中國思想之主潮，其發源有二，卽北方

的與南方的是也。北方之地多山，南方之地多水；北方之地荒瘠，天然生產物少，其生活較難；南方之地肥沃，天然生產物多，其生活較易；由此自然環境而影響其人種，不獨思想異，其相貌異，骨格異，風尚異，習俗亦異也。因而北方人種尚實際，南方人種好想像；北方人種重理智，南方人種多情感；北方人種多拘禁，南方人種好放逸；物質環境之影響人生，其力量不次哉！代表北方思潮者爲孔子之儒教，代表南方思潮者爲老子之道教。在哲理上，則道家之說勝儒術；在實踐上，則儒家之學勝道術；此所以孔子之倫理觀被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推行，而二千年來中國之政治、學術、道德實皆爲孔子以支配也。而老子的人生觀，則終成爲學士之清談，文人之贊歎而已，曾未一見其實際的運用也。中國文學，其精神上要不外此二思潮所影響。強而成三，則儒道合流之調和派是也。故中國文學，其影響所及，非儒則道，非道則儒，非儒道則調和派耳。荆柯之

易水歌。鍾北方之壯俊；屈平之離騷賦，吸南方之冷豔；司馬長卿者，南北之關和也。治中國文學史者，循此而究其源焉，則庶幾近之矣。

中國文學之所以成爲少數特殊階級之專利品而難以普及大衆者，文字之艱澀難學，其要因也。謂中國文字爲世界各國文字中最複雜，最艱澀者，豈過語哉！因而中國文化，常爲外人所曲解或誤解，亦多以此。

中國文字之起源甚早，或謂黃帝時蒼頡沮誦所作，或謂伏羲作龍書，神農作穗書，少昊之時有鸞鳳書，高辛之時有科斗書，堯之時有龜書，夏后氏之時有鐘鼎，殷之時澆作蕤葉，文王作魚書……以及「河圖洛書」等，類皆初民之神話，不可信也。徵諸社會進化史之言語文字，皆由漸而成，決非一人一時之力所能創造也。惟中國文字發源於遠古，當爲事實；而收統一完成之功者，實秦始皇也。今所傳之正、草、隸、篆，在始皇統一六國之時，李斯、趙高、程邈等已立其基礎矣。

中國文字之構造，據漢儒研究之結果，有六大原則。卽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所謂六書者是也。朱鄭熹通考，細別六書。卽象形者，有天地山川井邑草

木人吻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之形；有象象形會意者，象象形諧聲者；又別列象貌象數象位象氣象聲象屬之目。指事者，分正聲與兼生；兼生者，有事兼聲，事兼形，事兼意之別。諧聲者，分正生與兼生；兼生者爲有子，母同聲，母生聲，主聲不主義，子母互爲聲，三體諧聲，聲兼意之別。會意者，有二體會意，三體會意之別。轉注者，分建類主義轉注，建類主義轉注，互聲別聲轉注，互聲別義轉注之目。假借者，爲六書中最難明悉，蓋非已所本有，爲他之所授也。分同意借義，借同意不借義，協音借義，借協音不借義，圖義借音，因借而借，語辭之借，五音之借（如宮商角徵羽），三詩之借（風雅頌），十月之借，十二辰之借，方言之借，又別置雙音並義等。蓋中國文字發達之順序，乃自象形而指事，而諧聲，而會意，轉注，假借，漸補其不足者。要之，中國之象形文字，常有同義之文字，於聲音外，別讀數意；論其利則爲一字數用，爲美術的；論其弊則爲艱澀，散漫，不緻密，不正確。然利弊相較，利終不掩弊也。但研究中國文學者，不通文字學，則終莫能弄堂入耳耳。

文學史多伴乎普通史而行趨，決非超然獨立者也。雖然，以上古、中古、近代、近

故之分割，則不能顯各時代之特徵，故以此爲文學史之分期，殊屬含混。本書之分期，乃斟酌各時代之政教思潮學術之可爲段落者而段落之，共分九期。即第一期爲春秋以前之文學，第二期爲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學，第三期爲兩漢之文學，第四期爲魏晉南北朝，第五期爲唐，第六期爲宋，第七期爲元，第八期爲明，第九期爲清是也。始自皇古，終於清初。至於現代之新文學興，乃中國文學史之新頁，考而論之，非本書之責也，故付闕如。雖然，所謂分期者，亦僅就說明上之便利計耳。實則中國文學及一切學術思潮，雖形式上有興替之運，而一起一伏，其本質爲儒道二家之起落，終無變也。其本質上之必變者，乃現代新思潮之勃興，大有席捲宇內之勢，而封建時代之遺教，不得不就木矣。此學者所當知也。

第二章 春秋以前之文學

一 總論

三皇五帝之傳說——古代文化之序幕——三部最古之文獻

中國之太古史，向自三皇始；然三皇之事，邈焉而不可考，故司馬遷著史記，始於五帝。孔三皇之名，古書所載，各有不同；尚書大傳、白虎通，以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爲三皇；春秋運斗樞則作伏羲、女媧、神農；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亦敘爲伏羲、女媧、神農；孔安國序則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又有以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者，從其順序，凡異說亦姑存之。然則三皇之名目，果何所得而考證乎？蓋亦神話化之北方人種之部落興廢而已。女媧代宓戲而立，則伏羲部族之衰替可知，而女媧部族振威於四隣矣。女媧氏沒而神農氏作，則女媧氏之部族敗亡可知，而神農氏部族興起矣。伏羲之母踏華胥大人之迹於雷澤，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此帝王世紀怪誕之說，不足信也。燧人氏教民燧火，相傳火食之道始於此時。伏羲氏罷結繩之政，創佃漁庖廚。神農氏教民稼穡耕耘，傳醫藥之道。凡此種種，亦非確然創於此等時代，不過傳說太古之社會狀態，於中國太古史上，略說明人類從自然的進於人事的次序已耳。然太古之時，文物進化之程序，頗有可觀。如女媧氏鍊五色之石補天（見淮南子覽冥訓），雖屬於一種神話，然其與曠、豪、部、族、兵、工、民、苦、戰之狀，非可察乎。呂氏春秋謂「夙沙之民，自攻

其君而歸於神農」，劉氏外紀則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神農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致其君而來歸，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無不聽從」。是則當時有強大之夙沙氏部族，不又可見乎？神農拓地，南至交趾之言，實屬虛誕。惟三危之地，則魯賓服於神農氏之時。餘如暘谷、幽都，乃中國古代史家之慣手段，其意在形容疆域之六，亦不必確有其地也。

溯及至於黃帝之事業，比三皇爲尤著，其境域已漸及於中國之中原矣。向傳黃帝破炎帝於阪泉之野，戮蚩尤於涿鹿之墟，其功業可知。然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南徃北討，仍未能建設鞏固之中央政府，蓋猶未克突破游牧民族之粗野時代也。雖然，廣帝者，於中國文化上實大有影響者也。北渡河而至葷粥，南及於江，而接觸於南方人種，吸收他方之文化，分賦於本部族者非少也。且蒼頡沮誦之輩，製文字者，此時代也；能造宮室者，此時代也；中國之中原，與大部落苗民之接觸者，亦此時代也。

顯頊之時，復與苗民發生衝突。墨子云：「昔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市哭，夏冰地坼而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玄宮命禹」

親把天璫，爾復南。爾則從事於南蠻之征服，曠於丹水之浦；爾則注力於苗民之征伐。呂氏春秋曰：「舜却苗民而易其俗」；荀子議兵篇曰：「舜伐有苗，征途未半，齋英志於軍旅之間而逝」；淮南子修務訓曰：「南伐三苗，道死於蒼梧」；五帝本紀云：「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孟子曰：「卒於鳴條」；呂氏春秋曰：「舜葬於紀市；注，九疑山下亦有紀邑；蒼梧之野，在湖南省永州府，入於南方過深；鄭玄指爲鳴條，詳爲南夷之地」；觀此而地之屬於南方者，昭昭也。苗民必爲南方人種之最強者，五帝本紀曰：「三苗在江淮荆州」，吳起曾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山海經云：「黑水之北，有人無翼，名曰苗民，其種族分配之區域，蓋非小者」。揚子江畔，沃野千里之地，爲彼等蔓延佔居之處，其文化雖遲，猶有可觀；惟北方人種過強，爲所壓持，故不能入於古代歷史之範圍內耳。左傳云，古之諸侯王不用命，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彼等與北方漢人種之生存競爭，其劇烈可知也。故北方之氐人種者，在外則企疆域之擴張，在內則文明駸駸進步，漸有可觀。漸親九族，正歷數，飾五宮，乘功皆興；舜之時，皋陶爲大理，民皆伏之，而得其賞；伯夷主禮，上下

皆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而山澤辟；棄主稷而百穀時茂；契主司徒而百姓親和；龍主賓客而遠人至；十二牧行，九州無敢辭遠。惟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五州，各以其職而來貢，不失厥宜；亦五千里，至於荒服；南爲交趾，西爲戎，析枝、渠廋、氐、羌；北爲山戎、發、息慎；東爲長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稱明德者皆自虞帝始。言雖誇張失實，亦足窺帝舜經綸之一斑。淮南子修務訓曰：「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材，使民皆去巖穴，各知有家室，或起樂，或設庠序，使伯夷典三禮，使契布五教」，中國文化，漸臻可觀矣。自是爲夏，爲殷，終至於文質彬彬之周。

故中國古代文化之序幕，至春秋時代而告一段落。其中可觀之文學，至今猶留存者，卽書、詩、易是也。今順次分述於後。

二 書

書之由來——今文尙書——古文尙書——尙書之歷史的意義——尙書之文辭——

夏殷周文辭之異同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名，傳於後世，可知堯舜以前，已有載籍，而最古之書，今猶有傳者，實爲書。書一曰尙書。尙者上也，尊之如天，故云。王充論衡曰：「尙者上也，上之所爲，下之所書」。馬融曰：「尙者，上古之義也」；此說較當。蓋在古代，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周之官府多藏之；孔子游於周，展檢所藏之史籍，而取古聖治國之大經，上自唐虞，下至秦穆，收典謨，訓誥，誥誓之文，其數凡百篇，卽書是也。後世或云尙書，或稱書經者，尊之也。秦皇焚書，書亦爲燬。漢興，惠帝文帝，頻除滅書之刑，求尙書之學者，偶聞濟南人伏生能之，乃召見，伏生時年九十有餘，步行甚艱，因使人就而學之。蓋伏生者，秦之博士，秦皇焚書之時，乃取而藏之屋壁，僅得免；其後出之，惟存二十八篇，卽今所傳之今文尙書是也。其中分盤庚爲三篇，割頤命之一部爲康王之誥。又武帝之時，毋太嘗爲三篇，合爲三十四篇。伏生之學，傳於張生歐陽姓，張生之學，傳於大夏侯小夏侯，與歐陽氏同爲今文尙書。

漢惠帝之子共王，封於魯，治宮室，毀孔子舊宅，得尙書於壁中，篇數五十有八，

文皆科斗，不可讀；博士孔安國，據今文而考合文字，上之朝廷，是爲古文尙書。適會巫蠱之事，未克列於學官，僅藏於祕府而已。其後晉有永嘉之亂，遂全亡軼。至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稱得古文尙書，及孔安國之序，上之朝廷，惟缺舜典一篇無存。內分堯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而「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濟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爲明帝建武四年，姚方興從王肅范寧之註而僞作者；自此古文今文，相並而行。皇甫謐著帝王世紀，采取古文；唐之陸德明者，據古文而作釋文；孔穎達者，奉勅而作古文之孔安國傳疏，自是無有疑古文者。及宋之吳棫出，著書禪傳，始挾疑義。朱子亦有所疑，惟其門人蔡忱作集傳時，又不置疑。迨元之趙孟頫，別今文與古文之註，而吳澄者，則獨釋今文，然猶未能指舉其僞之明證。明之梅賾出，始參考諸書，有所論證，亦仍語焉不詳。清之閻若璩，以博學達識之考證家聞，著古文尙書疏證八卷，條分縷析，考證精確，而斷言古文爲僞，至是古文之真面目始畢露無遺。其他讀尙書而足供參考者，有江聲之尙書集註音疏，孫星衍之古文註疏，王鵬盛之後案，段玉裁之撰異等，而古文不可信之說，乃牢不可動。雖毛奇齡之徒，力爲辨

駁，畢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也。

尚書之中，最古者為夏之史筆。在三千餘年之前，即有如此雄渾正大之文辭，中國文學之由來，蓋亦遠矣。且不獨文學之價值已也。而中國歷史，亦足增光。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無不得。何者，精一而執中者，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而建極者，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也，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至於言天則其心自由於嚴，言民則由其心而謹於所施，此蔡忱崇拜之語而已。雖然，其言天，其言民者，以北方人種之性格，與當時統治權之變遷而來，有足以察其狀態也。北方人種對於自然之觀念，從堯舜而遷於夏殷周，其統治權之變遷，洵非尚書不能語之也。

甘誓云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余發，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馬，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

商書云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觀此而北方人種之性格，其畏天之心甚爲顯著。

若夫取尚書之文辭，於三代之間而觀其文體之特色，夏殷周之間，自不無相異者。謂夏之政尙忠，殷之政尙質，周之政尙文者，其得之矣。周豈於二代，文彩郁郁，其文辭之巧妙，自足突過前人；周書之婉曲而丁寧者，職是之由。而夏書之雄渾，殷書之簡明，要亦各時代政教風尙之反應耳。

取夏書之禹貢，商書之盤庚，周書之牧誓而讀之，則三者之異點可立見。雖然，其同爲發露北方人種之思想與特性者，三者固同歸於一致也。

三 詩

中國詩之起源——三百篇之變遷——何謂六義——孔子刪詩之說——三百篇中之

功利與道德觀——中國所以不能產生偉大敘事詩之故——三百篇中字句之研究

——評語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之由來，亦可謂久矣。帝王世紀傳變壞歌，列子載康衢歌，禮記有伊耆氏蜡辭，卿雲歌錄於尚書大傳，南風歌記於家語，……雖詩之起源甚遠，而其最可憑信者莫如尚書所載——即益稷之篇云，帝舜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歷省乃成，欽哉。乃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林西仲曰，舜與皋陶之賡歌，爲三百篇之權輿。當代之詩，如何簡質，於此又足以知矣。夏殷之世無傳者。如夏后鑄鼎歌，湯盤銘，商銘；箕子之麥秀歌，夷齊之采薇歌，及三百篇中諸作，頗足以察當世之詩風。至周而天子五年一巡狩，設采風之官，而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之風俗。風者，國風也。又云，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化上，主文而詭譎，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以是一國之事，繫於一人。又詩中有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政有大小，故有小雅與大雅。又詩中有頌，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而告於神明者也。文王武王之時，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成王之世，正禮樂，興制度，民和睦，而頌聲興。至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而國異政，家殊俗，於是變風變雅作。詩譜云：「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不能尊賢；自是而下，厲幽二王，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而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鑑懿王夷王時之詩，及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有弘福若彼，若違而不，則被刳殺有如此。大禍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芽，昭昭在斯，足以爲後王鑒矣」。

詩有六義，風賦比興雅頌是也。比賦興者，就詩之體而言；比者，因物喻志；賦者，寓言而寫物；興者，文已盡而意有餘也。古詩本有三千餘篇，至孔子而去其重者，而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上采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於幽厲，故曰：「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三百五篇，孔子曾用爲弦歌，以求合詔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稱云。但筆削者，本有三百十一篇，亡其六篇，以是後世所傳者僅

三百五篇耳。然則孔子於三千餘篇之中，可施於禮儀者，僅取其三百餘篇也，十之一而已。其餘雖發揮情致，詞采敏妙，而無可施於禮儀，遂空歸於亡佚。後人疑之，故鄭樵有刪詩之辨，先引孔穎達語而論之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佚者少，則夫子之所錄，十豈容去其九乎？夫詩者，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洙泝刺陳靈公，上下千有餘年，是三百五篇，更十君而取一篇者也。蓋此皆商周人之所作，夫子併之，得於魯之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夫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如斯之語，亦不可謂僅，胡爲刪之乎？至牆有茨，桑中等語，又胡爲而不刪之乎？則知刪詩之說，始於春秋隱公，終於獲麟之事，皆爲漢儒之所唱，大抵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周之列國，如滕，薛，如許，蔡，如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詳；季札聘於魯，魯人於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以歌之。今觀三百篇，及季札所觀，皆魯人所有，無甚加損。若夫子有刪詩之意，則必當環轍之時，大搜而備索之；寧獨此十五國爲乎？故知刪詩之說，決非夫子之本意」。雖然，孔子之刪筆，究亦有之；而從其大體而觀，余終不能不左祖鄭氏之說也。

中國之詩者何，曰，以言志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勸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者，此大抵有實際之傾向，起於中國北方人種，故其詩乃有如斯之性質。惟利用治世之方便，正得失，無機械，此詩之在於中國，所以非常之發達者以此，而其所以不能雄渾而爲敘事詩之類者亦以此。雖然，詩者，感也，興也，情之發現也，道德之所陶鑄也。目受羈輓而無馳外之憂，其所感興者，閉於情而不肯自放。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非此之謂乎？思無邪者，以道德而羈輓其情故也。情熱於內，猶有天馬馳空之趣，其發也，或激厲，或淫猥，或狂縱，或憤恨，惟以道德主義，鎔鑄其意志，繫縛情之放逸，則好色而不淫，怨而不亂，使激厲者不失其調和，狂縱者易而爲中正。三百五篇之詩，所以悠揚而優且美者，非在此乎？然此亦最足以顯露中國北方人種之性情也。

詩有云：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此言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其下，知賤妾貴賤之別，需需而無多妻制度之亂也。詩又云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尤矣！

緜兮緜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邶風綠衣）

此言至於其亂，賤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能無怨嗟之情，惟思古人以自慰藉，能駕朝其所縱放者也。若夫有淫奔之恥，則國人不齒，見於詩歌者有云：

鑿棘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聘於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婚媾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鄘風蟋蟀）

其稱頌功者，又云：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瑟彼玉瓊，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疆祿攸降。

鸞飛戾天，魚躍於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獻，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籠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大雅旱麓）

此皆北方人種思想之反響也。

三百五篇之詩，雖以四言爲一句者多，然亦不皆然，有三言者，有五言者，有六言者，且有長至八言九言者。「振振鷺，鷺子飛」者，三言也；在漢之郊廟歌多用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者，五言也，俳諧唱樂多用之。「我姑酌彼命蟲」者，六言也；樂府亦用之。「交交黃鳥止於桑」者，七言也；俳諧唱樂用之。「胡瞻爾庭有

懸額兮，我不敢傲。友自逸者，八言也；「河酌彼行潦，挹彼注兹」者，九言也；不入於後世歌謠之章。徐昌穀曰：「鹿鳴頌守之宴好，黍離有罹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歎，蟋蟀山樵之感慨，栢舟終日之憤懣，林杜蒿藟之憫恤，萬屋斯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鷄鳴之戒惕，大東何辜不黃之困疵，巷伯鶉奔之惡惡，彌繆車擊之蔽慶，木瓜采芻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岵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隸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氣辭婉變」，此可以爲詩贊也。

四 易

易之時代

何謂連山歸藏周易

易之性質及其文辭

結論

易之一書，謂本乎天而作者，多以伏羲爲其創作之祖。但鄭玄則謂始於神農，孫盛則謂始於夏禹。繫辭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但以其制作，斷定爲伏羲者實難，惟略定爲伏羲時代者，庶幾近之。其中象辭者出於文王，爻辭者成於周公，象象四傳十翼者

作自孔子。周之係天下，以易爲經倫之要具。蓋易者，經伏羲、文王、孔子之手而始大成，故稱三聖，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雖有秦火，以易爲筮卜之事，而其傳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宣元二帝，有施孟梁丘京氏見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之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脫去「無咎悔亡」之辭，惟費氏之經，與古文同。田何之學，自孟喜而至虞翻；東漢之末，王弼何晏出，下道家者流之見解，易之古義失矣。隋唐之頃，獨行王注而已。至宋程傳出而解易，自是宋儒以自己之見地，而解釋易者寢多。

周易之外，又有連山歸藏之名。周禮曰：「筮人及太卜，並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並不言何代之易。杜子春曰：「連山者伏羲，歸藏者黃帝」。鄭集成又以爲夏商周之易。或者又從而釋之曰，夏建寅，用人正，其書重艮，而以爲首；曰連山者，象出山之雲，而連連不絕也。商建丑，用地正，其書重坤，而以爲首；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中也。周建子，用天正，其書重乾，而以爲首；曰周易者，以周代名之，如周禮是也。鄭玄之釋三易，既無可據之

文，故孔穎達又祖杜子春之言，引世譜等之書曰，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烈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於易之繫辭，已有神農黃帝，而取倉頡啞嗑之文，於是知連山歸藏周易，並以代號名之無疑。蓋連山歸藏之起源，雖不可詳，而實爲夏商二代所各傳者。鄭玄曰：「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歸藏行於殷，連山行於夏，至周漸衰，由是而後世無徵

易之道何道乎？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大者如日月，故聖人取日月二字而爲易；而其義則取變易之易，非先說易之性質也。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不易者，其信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可見易者，北方人種之產物，而最能發揮特性者，抑且封建時代之必然理論也。故易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明天道，依易而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道，長幼有序；於是百官立，王道生，易者亦裨補政道之一機關也。蓋易所本，實在拜天之習俗，與祖先崇拜之習慣。若就其文辭觀之，句短簡而古奧，北方人種之氣象，自顯崇嚴而凜乎不可犯之概。曰龍曰虎，如馬，如

牛，如羊，如鹿，如鴻，如隼，又或配以理想的動物而比喻之；曰風，曰雲，曰雨，曰霜，曰雷電，曰大川，曰戎，曰寇，而取此等字以作神祕之辭句，爲莊重崇嚴之調。全以表北方之氣格與風韻。且夫其思想之雄大，彷彿於辭句之間，示其影響。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如見羣龍無首；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如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如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等句，讀之而崇高之念，覺其沸然而涌出也。

上所論列者，僅就春秋以前，中國古代最有價值之書、詩、易三者而略述其梗概如此。其他如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者爲儀禮。述周官政典之書而官府掌執之禮者爲周禮；古經十七篇之外，諸儒合記者爲禮記，亦是示北方人種之特質與其習俗，而文辭亦備古蒼勁，類足表見北方文學之概略者也。

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學

一 總論

周之衰微——春秋戰國時代競爭之劇烈——南北思潮之衝突——文學之反映

周厲大命，滅殷而有天下，君臨於中國者數百載；其後漸有尾大不掉之勢，檠孤與謠，龍螭作畫，周室之傾頹，兆於此矣。及犬戎敗周（民國紀元前二六八二年），弑幽王；翌年，平王東遷維也，是謂東周；至是周鼎漸輕，諸侯漸大，強併弱，大吞小，於是遂入春秋戰國時代（民國二六三三年至二一五八年）。所謂五霸迭興，或說合縱，或說連橫，周室終以全覆，代之而統一華夏，君臨中國者秦也。此為中國歷史上一次轉變，而為此轉變之樞紐者，要亦經濟背景有以使然耳。

春秋戰國時代者，生存競爭甚熾之時代也，其影響處為思想之放任，為言論之自由，即所謂諸子橫議之世是也。其後出孔子，出老子，或為孟子，或為申韓，或為蘇秦，張儀之遊說，或為魯仲連，鄒陽之抗直；而洛陽負郭，無二頃之田，以一介白衣書生，掉三寸不爛之舌，終佩六國相印，打破門閥制度，以人才為任用之前提，豈獨爭邦國之生存，即人與人之競爭，亦極一時之盛矣。

當時思想界之競爭甚激，而最可注目者，即南北兩思想之衝突。蓋自黃帝以後，衝突之南北兩人種者，經時代之洗禮而日漸接近，南方人種，亦加入歷史圈內而爭其生存

；故於周末，而南方人種之行動，已頗盛矣。南方人種者，不惟外表與北人有若干異點，其精神的，亦與北方人種之思想相背馳。凡風俗嗜好心理性情，南北兩入種，無一不異。北方之思想重實際，南方之思想重想像，彼重人事，此愛自然，兩者納鑿不相容，而在周末思想界學術界放異彩者，亦即該兩思潮之衝突而已。

自春秋而至七國，合者欲離，離者欲合，從其徑路之異，而於思想界亦異；應時而生思想，逐時代而起變移，春秋戰國之間，爲最盛矣。時雖不久，而爲人事最複雜變化之時代，思想之變移亦甚著，此不可不知者也。

此等思潮之急流，垂於文辭而傳之後世，春秋戰國時之文學，其所以可稱者即此也。

二 孔子與老子

孔子傳略

其思想

其事業

論語

老子傳略

其思想

其著作

其文辭

周末，南北各有最大之思想家，出而爲當世之奇觀；其在北方者爲孔子，在南方者爲老子；一開儒教，一創道教。

孔子生於魯之昌平鄉陬邑（民國紀元前二四六二年）。魯者，周公旦之所封也。其父曰叔梁紇。孔子名丘，字仲尼，孔氏者其姓也。相傳其兒時常嬉戲而陳俎豆，設禮容；長爲季氏吏，又爲司職吏，轉爲司空，已而去魯，斥於齊，逐於宋衛，既乃反魯，適周，問禮於老子。自周反魯，而弟子稍益進，魯亂而之齊，不用，復反魯；魯之大夫季氏僭公室，其臣陽貨輕季氏，陪臣執國命，以是而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均自遠方而來。至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民國紀元前二四一一年）一年而四方皆則之。因自中都宰而爲司空，自司空而爲大司寇。定公與齊之成也，孔子攝相事，齊懼，至歸所侵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終自大司寇攝行相事，誅魯之亂政大夫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粥羔豚之賈不飾，男女別塗，道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齊人妬之，遣女樂，季桓子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脯肉於大夫，孔子見不可爲，乃去魯適衛，居十月又去衛，苦於匡，過

蒲，月餘反蒲，又去而過魯，適宋，宋司馬桓魋將殺之；適鄭，居於陳，三成」。往西
衛，靈公老，怠於政，而不用孔子，孔子謂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歲過蒲，適
，將見趙簡子，至河，聞晉之大夫寶鳴犢、舜華殺死，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
之不得濟此，命也夫！」又反於衛。既而自陳過蔡，如葉，又反蔡，居三歲，楚聘之；
陳蔡之大夫病之，圍孔子於野，不得行而糧絕，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誦誦，絃歌不衰
；弟子有愠心，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至此」
？弟子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讎，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孔子欣然得意。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有
讒者而事止，遂自楚反衛。去魯十四年而反魯，魯不信用，孔子亦不復求仕，於是序禮
傳，修禮記，編詩，晚而喜易，作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而韋編至於三絕；以詩書禮
樂爲教，弟子凡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至哀公十四年，因史記而作春秋，上自魯
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二，或云七十三；葬
於魯城北之泗上，弟子服喪三年，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

百有餘室，因名孔里。孔子有子曰伯魚；伯魚生子思，中庸者，子思之書也。

當周室陵替，王道衰微，道心維危之時，而孔子出，有拯一時之弊而復王道之意。其奔走東西，席不暇暖，抱實際的教義而欲行之於實際也。魯論云：「夫召我者豈徒然哉！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觀此而孔子晚年所懷抱之經綸策可見。雖然，當時之社會，喜霸道，欲收功於一時，難矣！故孔子之道不行。不得已，乃修詩書禮樂易春秋，而遺於後世之名教。人方謂其人懷乎不可犯，而不知溫潤如春也。方謂其人方正謹嚴，其持己也如圭角稜稜，而不知孔子乃圓滿如無才，說教義則孜孜不倦，其人間最醇之人歟？榮枯盛衰之不常，轉瞬易世，乃爲天下之所仰，流風餘韻，至今而光被於東大陸及其附近者，非至聖孰能如斯？

觀孔子之性，又察其行，純乎見北方人種之性格；且其教義，發揮北方人種之特性，於北方人種，最有適合之真理，北方人種之性格，權化於此，而被其熔鑄者，合全國之人民，自其後二千餘載，無一能脫其繫縛也。

春秋爲孔子所筆削，文辭簡古，而一字不苟，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其意深且遠

。雖然，亦是北方人種實際的傾向，非於歷史上爲重要之點也。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之亂臣賊子懼。以歷史而在於用治世之方便，後世倣之者，多失其本旨，於歷史上之本義荒矣。

孔子門弟子所筆記者，有論語一書，明孔子之教義，使孔子之面目躍如；至其文辭之蒼勁，而又婉曲自在，雖前亦含有無量之趣味，淵乎如臨於深潭。論語之外，有孔子家語，孝經之類傳於世。

若夫開闢道教，而代表南方人種思想之老子者，則不然。

據史記列傳，老子者，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玄妙內篇謂李之母懷胎八十一歲，逍遙於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此傳說與釋迦牟尼之生，誕說相似，固不可信。神仙傳謂老子之耳，漫而無輪，故號曰聃。此亦難信。蓋老子者，周之守藏室史也；孔子適周，曾問禮於老子。及周衰，乃西去，至闕，闕令尹喜曰：子將隱，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遂去而不知所終。老子之出處，與其所終，均甚茫焉而無可記之，故或謂老子百

有六十歲，或又有二百餘歲之說。但莊子載老聃死，秦失弔之文，則其死亦自可考。

老子之書，分上下兩篇。漢文帝時，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楊子、應官以爲僞作，不可從。

老子之所言，推崇自然，以無爲爲政道之極意，以謙遜爲處世之要訣。其所言者，南方人種特有之情感的性質也；其所理想者爲在朴無爲而自化，畢竟其眼光極大處也。故曰：清淨者，天下之正也。又曰：朴雖小，天下不敢臣；所爲以朴，則天下治，國歸於太平；故曰：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而其所欲比於赤子，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獸不據，鸞鳥不攫，赤子之無爲也，自然也，至柔也。老子一日所不忘也，此其至限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畢竟老子者，欲使天下之政，歸於太古之時也，情感的理想如此，終不免於非實際的。其所希圖者在太古，在伏羲神農，在武陵桃源，然皆幻想耳。焉能見諸事實？

雖然，法令之紛紛，欲使人民一一中其規矩，終身不可得而超脫。但法愈密，而民

意巧於犯之；如天道之疏，則終於不漏；以惡教民，尙安然稱爲爲政者，貪而不飽，驕而不下，好甲兵，奔利欲，奢侈是事，往行繁縟之禮，而忘其本。曰仁曰義曰禮者，終其末端已耳。既失道而有德，失德而有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離其大道者若干級乎！滔滔然而舉世將陷於溝壑，老子之唱復古而夢空想者，豈非激於時勢而生之反響耶？

進步醇化者，世一日所不可廢也；世進則人智發達，人智發達而巧詭以起，法令從而繁冗，此自然之狀態也。若任世之進步，他無以調和制御之，必至混濁雜人，爾後得於邪路矣！以是聖人立教而說仁義，諄諄而歸於善，智與德相並而發達，是真可謂進步；故聖人說教，不求其說之難，使人得躬行實踐，儒教之本義在此。獨老子欲使世歸於太古素朴之風，如百年之待河清，其言則易，其行則難，要不過代表南方人種好幻想多感情之傾向耳。

老子之說道也，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其歸於自然之旨。而道之體不外於虛，然固用之而不窮也。

故彼之政治意見，亦一歸於自然。其說倫理亦歸於自然。以無爲爲本，崇朴主謙讓，乃彼之處世之方。至其養生之說，亦歸於自然，要以無心無爲爲重耳。是以老子所有理想，均不出自然二字。

五千言之經文亦儘耳。而老子道德之意，盡述而無遺憾。文辭簡古而多含蓄，字字有味，句句有旨，有聲有調，如嚼甘蔗，讀之不厭，妙悟不盡。高皇帝序曰：

翹觀其文之行用，鶻者濃雲，羣山之疊峯，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於其境，而又不然。架於空谷而秀奇峯，巍巒猶昔，倏成幽之壑。若不知其意，則如入混沌鴻蒙之中；方乃知其微旨，則又若沈於皓月之澄淵，如於鏡中觀實象；若探視之，則又不可得而捫撫。

可謂善於形容矣。

三 孟子與莊子

孟子傳略——其思想——其著述——其文辭——莊子傳略——其思想——其著述——其文辭

北方人紹述孔子之遺教者爲孟子，南方人承老子之流風餘韻者爲莊子。孔子老子對照於春秋時代，孟子莊子對照於戰國時代，而各代表南北兩思潮者也。

孟子名軻，字子輿，鄒人也；鄒者邾也，左傳哀公七年云：「魯之擊柝聞於邾」，故其地近魯。孟子之學，受於孔子之孫子思之門；學既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舉所言，皆以所談爲迂闊之論。當是時，秦用商君，而國富兵強；楚魏用吳起，而戰無強敵；齊之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蓋天下方務合縱連橫，以交伐爲賢，而孟軻者，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知不合。不得已，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彼亦運用於實際，而爲實際的教義也。其爲人爲多血質，不能冷觀世事，故游說天下，述王霸之別，欲拯時弊，說性善，說

養氣，說仁義，唱道堯舜，要亦救濟時弊而已。雖然，韓子所謂中世者，遂智謀，當今者爭氣力，戰國分離之世，其不能容孟子之說者固也。昔仲尼曾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此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亦據此意，而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論其疑難答問者，而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即今所傳留之孟子是也。

孟子七篇者，當爲其自作爲多，即非自作，亦當經過孟子之手。外篇四篇，名雖存於書，而今已不見；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者，恐爲其斷片耳。

莊子與孟子同時人，然兩者終未及見。蓋從老子立一說者，雖有文子、闕尹子、列子諸人，然不能名蓋二世，有所建樹；獨莊子後出，承老子之統，兼自多所發明。莊子著，非純乎生於南方之地，朱子語類等，謂爲楚人，不可從。史記列傳云：「蒙人也。」

。於地理志：「蒙縣者，屬於梁國」。索隱引劄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漢書藝文志註：「莊子名周，宋人也」。蒙者，春秋時屬於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公及諸大夫盟於蒙門之外」，杜注言：「宋之城門也」，今河南省歸德府之東北四十里有蒙城，至戰國時，宋爲齊楚及魏所滅，蒙屬於魏。故地理志等從追記後，而有屬於梁國之語。

。此雖非純乎生於南方之地，而夾於南北之間，若觀其思想，察其文章，則莊子者，實代表南方人種之思想者也。

莊子嘗爲蒙濠縣之吏。楚之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欲以爲相。莊子笑謂楚之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於是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勿污我！我寧游戲於污瀆之中而自快，不爲有國者之所羈；終身不仕，以快我志」。莊子秋水篇，亦與此相似。莊子之本領，非以是可知乎？莊子嘗學儒學，韓愈於送鄧王序云：「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於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其說未知所本。然禮記檀弓曾子弔子夏之失明曰：「吾與汝事夫子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孔子既歿，子夏居於西河而教授，爲魏文侯之師；孔子之文學科，本稱子游子夏，子夏既施教於西河，而田子方亦實其門弟子也。西河之地近宋，莊子或曾師事之，亦未可知；意者，其後或汲老子之流，別立一家之見，而唱道南方之思想乎？

莊子一書，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合爲三十三篇，但據漢書藝文志，有五

十二篇，與今所傳之篇數異。內篇之文辭，當爲莊子之手筆；至外雜兩篇，或成於其徒之手，故文調頗異。

司馬遷評莊子之言曰：「沈浮自恣，以適於己；彼之行如斯，其想如斯，至其文辭亦無不如斯；此恰如天馬行空，殆無所拘束」。其言雖本於老子，比老子而更沈浮；老子者猶有拯時弊之意，至於莊子，殆棄擲之。老子者求其理想鄉，而望天下歸於自然，至於莊子，無希求此種之理想。雖然，莊子者對於人生問題，實多所探究，故其所說者有云：

若夫垂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所論者又云：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所嘆者又云：

求樹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特靈，與物相刃相靡，其

行焉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然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如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所道者又云：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淫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也，臣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

所悟者又云：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而覺，則蘧蘧然

罔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罔歟？罔與蝴蝶則必有分矣，罔之謂物化。

觀此而離是非，一生死，非莊子之教義乎？

莊子之思想，南方之思想也。其文亦南方之文辭也。其幽玄說人生觀也，非於論理的論之也；引喻設問，上下縱橫，或表或裏，或左或右，寓言，重言，卮言而不說核實本旨。莊子之文與孟子異，正而奇，不同於孟子之莊重；而神韻縹緲，所謂其字面者，有平易醇雅，有生割奇割；其句讀有徑捷雋爽，有難澀糾纏，其段落有斬截疏明，有曼衍錯綜，使當世之宿學。不能自解究，亦宜矣哉！是豈非千古之奇文乎？

四 屈原

賦之起源——賦爲南方人種之產物——屈原傳略——屈原之賦——太史公之評語

——紹其統者——景差宋玉之徒

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於物，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

以列爲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於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於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春秋之後，周道寔廢，聘問之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賢人失志之賦作。大儒孫卿（卽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文志所謂「詩衰而賦作」也。然起北方人種間之古詩，自與南方人種所作之賦，異其音與性質；蓋因其起源先異故也。荀卿趙人，而學南音，嘗作賦，漢書藝文志有孫卿賦十篇。雖然，賦之可傳者，始於屈原。南方人種之屈原者，遭時勢之非，失志而怨憤不能禁，乃自抒其錦心繡腸，發露爲二十五篇之賦，爲南方文學，添陞離光彩者也。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者，爭寵，讒之，原乃被疏。因嫉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秦之欲伐齊也，患楚與齊好，使張儀詐而去秦，厚幣委質以事楚；以利昭懷王，卒乃欺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反爲所敗，奪漢中之地。明年，秦割漢中之地與楚和，楚王曰：「得地不願，願得張儀以甘心。」張儀

之楚，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而釋。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齊而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秦之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原諫而不用，懷王竟客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屈原雖被放流，但眷顧楚國，繫念懷王，不忘其反；然又爲所讒，遷於江南，乃作懷沙之賦，懷石投汨羅而死。其後數十年，楚竟爲秦所滅。

屈原所作之賦，總二十五篇，而離騷者，其首也。司馬遷評釋之曰：「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謾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者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舜，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沿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謂能知屈原矣。

屈原之多情多恨，洵不背情感的南方人種。其行廉，其志潔，雖疏於君而不能忘，一存其同族之故。戰國之世，不得志而去國，視若敝屣；在此時代，鬱鬱而念故國不能離，忠君愛國如斯者，又非以彼之多情感故乎？

二十五篇之賦，最顯現南方人種之性質。於其思想，於其辭句，於其所用之材料，觀賦中之生產物自明，就其天問見之，就其九歌見之，是豈非有實際的傾向之北方人所夢想不到之文辭乎？不獨其思想而已，觀彼所用之景物，或草木，或禽鳥，或情事，凡從南方人種所見者，不皆浮於其思想耶？况其文辭婉麗而典瞻，然流於侈靡纖微者比比也。今錄一篇如下，以示一斑：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渺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邇吾道兮洞庭；薛荔拍兮蕙綯，承荃橈兮蘭旌；望滢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露兮未極，女嬃

緩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繼思君兮徘徊；桂櫂兮蘭楫，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棄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胡騁鸞兮江草，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屈原之風流，承其後者；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稱。據漢書藝文志：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然皆不如屈原之多感，而追及其想像豐富，與辭藻巧妙也。

對於北方之詩，而南方之賦起，猶對儒教而起道教也。而韻文之南北合流而調和者，自漢代始，詳於後章。

五 韓非子

荀卿——韓非李斯同學荀卿——韓非傳略——其思想——其遭遇——其著述——

今欲敘韓非，姑先就荀卿而述其要。齊之稷下者，爲學士雲集之所，孟子之外，荀
 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皆往焉。至齊襄王時，荀卿亦在齊，
 卿者，趙人也，一稱係卿，荀孫音同；或謂避漢宣帝之諱者，誤也。年五十，始遊學於
 齊，時田駢之屬皆已死，荀卿爲最長；齊尙修列大夫之缺，使荀卿二爲祭酒。齊人或謾
 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闕陵令。春申君死，荀卿見廢，因家於闕陵；李斯嘗爲
 弟子，已斷相秦。荀卿姚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大道不行，而營巫祝，信禳祥，鄙
 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行事之興廢，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
 於闕陵。按劉向敘錄，謂荀子遊齊時，嘗在威宣之間，宋之唐仲友，據史記年表，推算
 其年數曰：「若荀卿年五十，當宣王末年而遊學於齊。則去春申君死之頃，當年一百三
 十七歲。」晁公武云：「春申君之相楚，在考烈王時，自宣王至考烈元年，凡八十一年
 ，荀子年當百歲矣。」宋濂疑之，故亦難其年數之不合。風俗通窮通篇，稱「齊威宣王時
 ，有孫卿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晁公武據此說，謂史記之五十，係十五之誤」。

梁王繩云：「若五十遊齊，而當襄王之世，荀子年百二十餘，尙復適楚，適趙，何其壽考耶？」獨汪中非諸說，引顏之推家訓中「荀子五十，始來遊學」之語，以辨解五十說。按孟子遊齊在宣王初年，荀子之出也，遠在其後，則遊學於威宣間之說，不足信也。

荀子所學，受之孔門弟子之流，觀書中以子弓與孔子並稱，則子弓當爲其師。但韓愈之稱馯臂子弓，吳萊推之爲仲弓，俱非也。以時代相異故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詩自子夏四傳爲根牟子，五傳至孫卿；漢書師古注，穀梁子受經於子夏，傳於孫卿，方知荀卿者，汲子夏之餘流者也。」子夏之學風，最傾於實際的，所重在於形式，其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唱道禮爲最重之說，蓋北方思想之實際的傾向，與時勢之變動，相伴而來，此所以出荀子，而以禮之重鼓吹天下也。

荀子之弟子，其著名於世者，有李斯韓非二人。李斯輔秦皇，樹六國合一之偉功；韓非承荀子之學，而混之以刑名之學，鎔鑄於戰國之末，自成一箇奇峭峻厲之學說，稱爲南北兩思潮之清流，有何不可！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申不害、商鞅等之刑名法術學。其爲人也，口吃而不能道說，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後使秦，爲李斯所讒，自殺於秦。

韓非之書，漢書藝文志謂有五十五篇，與今本同其數，但初見秦，存韓二篇，古人往往疑之。初見秦篇，戰國策作張儀說秦王；高誘注，秦惠王也。然書中有記張儀以後事之處，吳師道以爲張儀，誤。當作韓非云云。四庫全書提要，韓非使秦，居須臾，爲所殺。在秦王十四年。據吳師道戰國策補正之說，則秦王十三年，中間經年，當無著書之暇，其說終歸於妄。一篇亦成於韓非手無疑。但五十五篇中，忠孝、人主、節令等篇，文氣薄弱，自有異於韓非之筆，恐爲其徒所作者也。

當此之時，嘗出孟子而說仁義，嘗出時勢，嘗出荀子而倡言禮，嘗此時勢，又竟出韓非而唱法制，運會使然也。天下亂離已久，中央集權之必要者起，君權之增大，非此日之大問題耶？韓非腦筋明晰，觀察苛刻，依時勢之必要而起而道破時勢之弱點，用其全力以救拯其弊，若觀戰國之時勢，韓非五十五篇，真一幅好圖畫也。其言

如彼之思想，如彼之觀察，其文辭明哲而苛刻，銳利而奇削，入人肺腑，凡其所言，道破所難而無餘蘊，不獨於談論文現其所長，即敘事之巧，譬喻之當，加之以多用音韻之文，而更無所澀滯也。而其文辭最富於變化者，有雲霧峯出，蹊窮橋來之趣，有波瀾日萬重，曲折頓挫，百態千狀，目殆欲眩之態；而引繩墨之切事情，明是非者，亦韓非之文所獨得之也。

第四章 兩漢之文學

一 總論

秦始皇之武力統一與文化統一，其文學之特點，則西漢文學與東漢文學，其

兩漢文學之比較，東漢末年之文運，與今本同其意，其

三大主筆。西漢。周室東遷以後，極紊亂離離之中國，秦始皇以累世餘威，天資英

俊而統一之，自號曰始皇帝，謂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以萬世，傳之無窮。自稱

曰朕，親命為制，以冷為詔，分天下三十六郡，聚天下之兵於咸陽，銷鐘鐻，為金臥計

二，徙天下之豪富於咸陽，凡十二萬戶。舉中央集權之實，示君權之高大。三十四年，置酒於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時僕射周青臣爲頌，齊人淳于越侍於坐，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有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拂，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從而諛，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垂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之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乎？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一出，百姓當察則方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上言：古者天下散亂，莫能一之，以是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私其所學爲善，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定于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之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而不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於下，禁之便。臣請吏臣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故偶語詩書者

葉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者，隳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下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既而侯生盧生等，憤始皇之暴，亡去；始皇聞而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之書，不中於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之士甚衆，以欲興太平，使方士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學，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吾，以重吾之不德，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於咸陽，使天下知之，將以懲後。秦始皇威武如此，杜絕太古以後發達之思想，取文學之大部，付之一炬。雖然，使李斯爲焚書之奏言，使始皇執行之，其故要出於擴張君權之惟一手段。周末思想界之高潮，雖六國合一，依然如舊；諸子橫議，更不減前，高言放論，詆諆時事，議天下之政令，盡力以抵君權之擴大，而秦皇李斯者，心頗恨之，然欲杜絕橫議，亦惟有鎮壓思想之一策，愚天下之民，焚三代之書，矯是古非今之弊，於是一爲焚書之令，再爲坑儒之律，以懾服於天下。

焚書坑儒之秦，實未全禁文學也，史職猶不廢，而有秦記。其登山鑿臺也，勒石作

銘，敘其功德，雖文辭華采，然質直而自現秦時之腔調；雖有焚書之令，而博士官讀書者不之禁。三十六年，有星墜於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不服，乃盡取石旁居民而誅之，因燔銷其石，然始皇心猶不樂也；使博士作仙真人詩以自慰云。故秦之世，文學雖受非常之激變，而斯文未全墜地。如李斯者，雖不及韓非，然所作文辭，猶稱蒼勁。蓋秦係西方之山國，風氣自與南北者異，從而其思潮及文學，亦有不同於他者在。欲觀秦代文學之標本，則莫若石刻之辭。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南海，立石刻以頌秦之德；以三句爲韻，凡二十四韻。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周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狠，率衆自疆；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遲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飭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

驅；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
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
，男女潔誠；夫爲奇緦，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誥；
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
樂國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當治無極，興舟不傾；從臣諂烈，請刻此石，光垂
休銘。

觀此而文辭之賈直，現西方之風氣，示秦皇之尊嚴而有不可侵犯之威，六國一統之
餘烈，自溢於辭句之間云。

漢興，除秦苛政。惠帝四年，廢挾書之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之世
，書儉簡脫，禮壞樂崩，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凡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
帝時，以書多收亡，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
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待醫李柱國校方技。向卒，其子歆紹其業，總羣
書而奏七略。

於西漢之世，素焚錄之書，致力於聚珍，故易有施孟梁丘京諸氏；濟南伏生傳尚書，魯申公、齊韓固、燕韓生，作詩之訓詁及傳，禮則有魯之高堂生，博士禮記七篇，樂則如武帝時，有好學之河間獻王出，而又有毛生等作樂記，魯論則常由都尉龔自之傳者最有名，孝經則安昌侯張禹所傳，雖貴太后嘗好道教，鼓吹黃老，然以董仲舒奏，而儒道流行，主用北方實際的教義，以縛繫人心；雖然，戰國末爲南北兩思潮之會流，至於漢，則已滿現調和之傾向矣。

及西漢亡，光武中興，已有志於文治；首起大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晚歲起明堂辟雍。故至東漢，有訓詁家馬融鄭玄之徒出；桓帝時大學諸生，至三萬餘人云。靈帝亦好文學，引諸生名文賦者，兼待制鴻都門外，置大學，然其學風，遠不逮西漢文字之有活氣也。西漢齊，雖以聚珍前朝亡逸之書爲能事，然去戰國思想界之高潮時代不遠，且以孝文之富有，與孝武之英豪，以新鮮之活氣，鼓吹天下，故如賈誼董仲舒輩，出而爲論文家。司馬遷以絕代之史筆，作史記；司馬相如以一枝彩筆，詠如花之辭賦；揚雄有法言太玄，四言之詩，起於章孟，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之柏梁；一代之

文運，誠燦然而甚有可觀者。至東漢則異是，三代之亡既遠，風化之美，未若其盛，故西漢之氣格，終不能復見矣。班固之史筆，雖見重於東漢，而以此選之燃犀之筆，則有所不可；故欲較東西兩漢之文氣，即以班固之史筆相較，亦昭昭矣。東漢之末，紛亂如麻之時代也；雖然，如春秋戰國時代之諸子橫議，思潮煥發，則終不可見也。蓋三國時代，僅有諸葛亮之出師表，謂為萬世之名篇，洵無愧耳。

二 賈誼與揚雄

賈誼傳略——其遭遇——其思想——其文章——揚雄傳略——其思想——其著書

其文章

漢興二十餘年，文學之士之可傳者，有洛陽人賈誼。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為河南守吳廷尉所愛。及吳廷尉用，因推選誼，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僅二十餘，年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者，賈生盡為對之，人人各如其意之所欲，諸生於是皆以為不及。孝文帝悅之，於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

十餘年，天下和洽，嘗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之議，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謙未遑也，而諸律令之所更定，及使列侯悉就其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人年少而初學，專擅政權，欲紛亂諸子」，於是文帝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傅。賈生既辭而行，聞長沙之卑濕，自以壽不得長，且以其謫，而鬱鬱不樂。及渡湘水，爲賦弔屈原，文意俱極悲婉。在長沙三年，有鵬飛入其舍，止於坐隅，賈生心傷悼之，爲賦自慰，有「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之辭，誠爲悲切。後歲餘，再被徵，與文帝語，至於夜半，爲之前席，旣罷，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者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使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之，以爲患將自此起，數上疏上削弱之說，俱不見用。居數年，懷王騎而自墮馬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德無狀，哭泣歲餘而亦死，年僅三十三。

賈誼者，混合南北兩風潮者也。雖其學祖述申韓，又汲儒流，如春秋左氏傳，皆爲

其所精通。嘗爲左氏傳訓詁，傳於趙人賈公。所著新論，其中可觀之文，有治安策與過

秦論，後人稱爲西漢文章之傑出者，信然。

賈生博學多才，申韓爲彼之所奉，老莊爲彼之所棄。至於百家之說，殆無不通，色然，孔孟之說，亦實支配於彼之思想之中，故於過秦論論秦之敝，卽曰：「仁義不。雖而攻守勢異之」。其文辭雄渾而高古；賦則比於屈原之悲婉，相如之弘麗，雖有適施，亦爲西漢之可傳者也。

至於西漢論策之士，如晁錯、董仲舒之流，亦皆受前代之思潮，而施之於政治士者。要有漢一代思想家之大者而觀之，惟於先秦之思想家，止於思索者爲異耳。漢代則此等承繼者，皆爲實行於政治之上，可舉其蹟者也。

賈誼以後最可傳者，西漢之末之揚雄也。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記覽極博，爲人簡易佚蕩，口吃而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澹靜亡爲，嗜欲少而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肯自修廉隅，而不邀名於當世。家產不過十金，無擔石之產，晏如也。自有文度，嘗用

屈原，而作離騷、廣騷、畔牢愁等之賦。成帝之時，被召見，乃從帝於甘泉，還奏甘泉賦；又有河東賦，長楊賦之作。王莽篡位之時，草太玄，所以自守，泊如也，入嘲之，而以玄之尙白，乃作解嘲以辨。以彼之見，則賦者，將以風世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使人不能加，既迺歸之於正。雖然，覽者不能達此旨也。如武帝好神仙，故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生縹緲、凌雲之志；繇是言之，則賦之不足勸止明矣。又頗與、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相似，非法度之所存，賢人君子，以詩賦之非正也，乃廢賦，傲易作太玄；又傲論語作法言；傲者、頡作、訓纂；傲虞箴作州箴。是時有符命之獻，乃甄豐父子之禍也，雄校書於天祿閣上，見禍之將及，從閣上自投幾死，莽以不知其情，勿之問。劉歆嘗觀其太玄曰：「空自苦耳！今之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不問其玄之又玄如何，吾忍後用獲麟語耳。」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而卒。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天下醜之。

揚雄者漢代之第一思想家也，又實掉南北兩思潮合流之思想家也。彼常力事摹擬者，固爲事實，然如太玄，則言之者難明，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故彼之言曰：「大

味必淡，大言必希，大語無聲，大道低回，以聲之妙者，不能囿於衆人耳。形之美者，不能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能齊庸人之聰；今夫絃者高張而急徵，追趨逐嗜，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而施咸池，掄六經，發滄韶，詠九成，則有不和；故自鍾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與衆不鼓；蘄人亡則匠石斲斤，不敢妄獲；師曠之調鐘，必俟知音者在於後也；孔子之作春秋，冀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知我者以希爲貴，此非其操乎？雖然，雄死後四十餘年，法言大行，而太文終不顯云。

揚雄博覽無所不見，然其所說之根本，則承孔孟二氏之學。但其說多所折衷。雖極摹擬，而比之當時諸儒，則識見有超拔者。司馬君實嘗言：「揚子雲者，真大儒也；孔子歿後，知聖人之道者，非雄而誰？」後之儒者或譏詆之，實不足以沒子雲之價值也。彼之文章，彼之詞賦，雖多出摹擬，然能擬他人之長處，若動而有可觀；但以其好奇字，賦中難字最多；故有文飾多而失正大雅頌之義之譏，亦非酷評也。

揚雄以後，漢代不復見有論策之士；故揚雄者，不獨西漢最後之文學家；自雄以後，終漢世無可爲文學家者也。

三 司馬遷與班固

中國歷史之起源與變遷

儒家史觀之謬誤

司馬遷傳略

其爲人

其思想

想 其遭遇

其著述

其史觀

史記

史記在歷史上之價值

在文學上之價值

學上之價值——班固傳略

遷固之異同

固不如遷

史記與漢書

唐虞三代之世，行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著名者，夏有太史終古，殷有太

史向摯。周有大史儋；春秋以後，諸侯之國，各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

；衛史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孟子曰：「楚之檣杪，晉之彘，魯之春

秋，其事一也」，皆爲各國之史。周室既衰，載籍殘缺，孔子乃思存前聖之業，曾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

徵之矣」。魯爲周公之國，禮文具備，有史法官；觀魯左邱明所作魯史，據行事，仍人

道，因與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褒諱貶損，口授於

弟子，弟子退而各異其所見，於是邱明之弟子，各恐其意失之真，故論本事而作傳，以

夫子之空言，則說經者不明故也；今所傳左氏傳三十篇者是也。其後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公羊、穀梁者立於國學；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左邱明又撰其異同，號曰國語，總二十篇。自是而楚之檇杌，晉之乘，泯滅不傳，而左氏國語獨彰。又錄黃帝以後至春秋之時，帝王公卿大夫祖世之出，爲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至於秦并諸侯，記其所聞，爲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而天下定，太中大夫陸賈，作楚漢春秋九篇。中國自三代以後，至漢初，歷史之所成者概如斯。雖成於有實際的傾向之北方人種間，然北方人種醇乎依孔子所筆削之春秋者，雖名爲史，實則一個褒貶之宣告書也。故亂臣賊子，均爲是而懼其傳者也。自儒教的見地而論，宣告書者亦可存其相當價值，卽左氏之筆，渾厚簡古，莊嚴勁健，洵爲先秦時代之生產物，然雖有精彩，皆未足稱爲史也。至西漢司馬遷出，以矯健之筆力，與燃犀之史眼，取捨事實，草紀事本末體之史，於是乎中國之史，始有可觀。且卽以漢代之文學論，最足誇於後世者，其亦非遷之史乎？

司馬遷者，漢孝武時人也；字子長，生於龍門。其父名談，爲太史令。談學天官於

方士唐都，受易於楊何，智道於黃子；仕於建元封之間。遷生時耕牧於河山之陽。遷年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而歸。歸而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南略瑯邪昆明，還報命。是歲有泰山之封，遷之父談，不得從事，發憤將死，遷往見父於河洛之間，其父執遷手而泣曰：「予之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以功名顯，典虞夏天官之事，後世非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繼吾祖。今天子接千載之統，封于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勿忘吾所欲著論者。」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與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所次先人舊聞，弗敢闕。」其後三歲，遷爲太史令，補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十年，而偶遭李陵之禍，幽於繫綬；迺喟然歎曰：「是余之罪也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思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達其志之思也。」乃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國之時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之紀，取天下之遺文古事。網羅而敘次之，史記是也。

其序云：

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至於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

悉備，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並時

太史而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警迪

以來，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渾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

不替，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

，其言，協六經之異傳，齊百家之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之事

，遷既刑後，爲中書令而歿。

史記雖有百三十篇，遷歿後，失孝景紀、孝武紀、禮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

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新削列傳等。但依顏師古之說，序目本無兵書，故謂亡失之說爲

非。其後褚先生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然終不免狗尾續貂之誦。

司馬遷既爲道傳的史家，又被激勵於其父談；彼不獨學於儒教，又窺老莊之學；彼不獨受北方人種之思想，又汲南方人種之思潮。欲窺彼對於史之意見，莫若觀其與上大夫壺遂之問答。遷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自孔子至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乎？」遷曰：「吾聞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四十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雜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紀綱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言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存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耳。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又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春秋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仕，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令；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遷曰：「不然。余聞之先人曰，宓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採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獻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過，主人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偉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述所謂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以史記比春秋，固自過矣。其所謂非作者，非自能說明彼之史觀乎？春秋非史，如呂氏春秋，如楚漢春秋，皆假名之，多以效纏；司馬遷獨能知史之本分，述故事，整齊史傳，確爲黃帝以後之事蹟；史記之價值，蓋在此也。

於其系統，乃世代史家，且又深守父之遺言，紹父之遺業，書未就而遭罪，彼之悲憤可思也。於報其友益州刺史任安之書曰：「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人，自是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嘗奮不顧身，思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云云。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之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忠，以爲李陵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

，何以加茲？身雖陷敗，但觀其意，且欲得其當以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得其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以廣主上之意，欲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諛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重爲天下所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爲一二俗人言也。僕雖怯栗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感讎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之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讀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鬱結於意，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

，近自託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以是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而有餘，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此可見司馬遷爲人任俠，爲李陵辨，得此奇禍；痛憤徹骨髓，不能自決者，書未就也。史記成於如斯悲憤慷慨之餘，彼曰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欲待知己於千載，史記之文辭，稱千古之名篇，固如斯矣。

司馬遷誠識見超絕之士也。如以黃帝以前，割之不筆；如以項羽列本紀；如配孔子於世家；處彼之世，自非眼識之卓異者不能也。史記者，以公平褒貶之筆，不論人事之興敗，皆極虛心採拾材料，據其可信者而成之。且其贊論，亦史論家識見之拔羣者，史記之堪稱爲史，其價值之可貴，洵在此耳。

至其文辭，則全以勁拔之筆力，痛憤之所發，而文情有如火如錦者也。其述悲哀之處，則令人淒絕欲哭；其說慷慨之處，則令人壯絕起舞；文之能事，盡於此矣！取史記中之項羽本紀或刺客列傳而讀之，則天下之文，不幾有觀止之歎乎？

荆軻入秦（刺客列傳）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軻豈有意乎？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蒙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持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

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
「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譙使者成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
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進
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
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
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
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擊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
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
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
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奉藥囊，提荆軻也，秦
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
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大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

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

司馬遷之文，情感的文辭也。其所發之精彩，誠絕於一世。若從歷史上觀之，則感情之史筆，不無多少之弊；然遷之史，絕無其弊。筆勢之所迸，往往能發揮我國文學固有之特性。失於誇張之處則有之，寄感慨之處亦有之，而依怙偏頗之筆致，終不見也。

司馬遷以系統的史家，而紹父業，其末終獲奇禍；觀於東漢之班固，何其相似之一若是乎？

班固之父曰班彪，光武時人也。彪之爲人，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於史籍之間。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之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而不足踵其書；彪乃繼採前史之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斟酌前史，譏正得失，觀彼批評史記之言，比之於遷，當不能及，然亦不多觀之人物也。

班固，字孟堅。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其所學無常師，不事章句，通其大義而已。父卒，歸於鄉里。彪之編史也，猶未成，且不甚詳。固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其書者，以固私作國史。詔下於郡，固悉收，繫於京兆之獄。盡沒其家之書。

固之弟超，上書具言固所著述之意，而郡亦上其書。帝乃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之臨陽令陳宗，長陵令尹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之事，而作列傳載記廿八篇奏之，帝乃復使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六世，史臣乃遺述功德，私作本紀，百王之末，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卽以司馬遷之史記，猶爲不足不備；乃採撰前記，綴集所聞，名曰漢書；起元於高帝，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詁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肅宗卽位，性好文章，固幸得數讀書於禁中，或連日夜。每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辨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之才術，不過位郎，心不能平，乃作寶戲以自適，後遷爲玄武司馬。永元之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之參議。北單于聞漢軍之出，使使通款於居延塞，修呼韓邪之故事，欲朝見於天子，謂之大使。憲乃使固行中郎將軍，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迎之居延塞，會匈奴掩破之北庭。固私至渠海，聞虜中之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

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種贖嘗行，固之奴于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而罵。贖雖大怒，恐憲不敢發，銜之於心。及寶憲之賓客皆被逮，贖因此捕擊固，固遂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一。詔譴責贖，主者之吏抵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議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等，凡四十一篇云。

以固比遷，記事之確實，體裁之具備，自以固爲優；然以史論家觀之，固究非遷之敵手。前漢書者，殆剽竊之書篇耳。惟其無所偏頗，確論公平，固自能知史家之本分。然其文辭，豈可與遷同歲而語哉？遷之筆甚活，固則猶木偶耳。遷之文辭，含蓄甚多，趣味津津。固之筆則露骨者也，無趣味者也。然前漢之史，欲觀史記以後之事蹟，不能於固漢書之外索之，固之功豈可沒乎？

自有遷固之史，後代紹之者甚多，惟堪稱史者絕少，僅陳壽之三國志，歐陽修之五代史，實爲名篇，世多推重之，詳後章。

四 司馬相如

漢代辭賦之概況——相如傳略——其佚事——其文辭——屈原與相如之比較——
方孝孺對於相如之評語——漢代其他作賦家

賦者，屈原首唱之，宋玉唐勒之徒和之，至漢興而又盛；如莊忌、賈誼、枚乘之輩，嘖嘖以作賦稱。當武帝之時，依前代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文物之隆盛，亦並於一時，乃出司馬相如以代表漢代之詞賦者，豈偶然哉？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既有所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乃更名相如。以財多拜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然非其所好也。景帝不好詞賦之人，偶梁孝王來朝，所從游說之士，有齊人鄒陽淮南枚乘吳嚴忌夫子（莊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自免，客游於梁，得與諸侯之遊士居。數歲，著子虛賦。既而梁孝王薨，相如歸家，貧而無業，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鄉久宦遊不遂，而困來過於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詐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多，有卓王孫者，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之客以百數，日至中，請司馬相如，相

如稱病不能臨，謝，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而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拜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名文君，新寡而好音，故相如詐與令相蓄，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於卓氏，弄琴，文君竊自戶窺，心悅而好之，而恐不得其對偶。旣罷，相如乃使侍人重賜文君之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之，然不分一錢也。人或有謂王孫者，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相如曰：「但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至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使文君當爐，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旣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倦於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之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置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武帝，帝讀子虛賦，善之曰：「朕獨恨不得與此人同時也」。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

帝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之；雖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帝乃使尙書給筆札。相如藉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爲辭，因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陳，奏之帝，帝大悅，相如於是爲郎。居數歲，唐蒙欲略通西南夷，夜郎、滇中、發巴蜀之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軍興，用法誅其渠率，巴蜀之民大驚。恐帝聞，遣相如責唐蒙等，因有所諭告於巴蜀之民，以爲非上意。今所傳相如之喻巴蜀檄是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之道，發巴蜀廣漢之卒，役數萬人，治道二歲而不成，士卒多死，費以億萬計。蜀之民及漢之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多得賞賜，自請內臣妾於夷，欲如南夷。帝問於相如，相如曰：「邛笮再隴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於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通之，爲置縣，則愈於南夷。」帝拜相如爲中郎將，往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結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使女尙司馬相如爲晚，厚分與其女，使財與男等。相如奏功而歸，其後人有上書言者，相如使時受金，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爲人，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

，故其在官，未嘗肯與國家之事，嘗稱病閑居，不慕官爵。其後屢上賦；相如之死也，帝索遺書，獲封禪文。其後五歲，帝始祭后土。八年遂禮中岳，封泰山，禪梁父云。

依漢書藝文志，司馬相如之賦，有二十九篇。蓋相如雖汲屈原之餘流，其所用辭句，則過於原。但修麗險怪，屹岨孿牙，實難以讀。其所云往往浮漫而誇大，如彼雲夢者，楚之七澤中，特小小者，然稱其爲方九百里；其中有山，其山則盤紆崑巒，隆崇律峯，岑崑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垩，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礧玃玄厲，硬石武夫，……至於烏有先生者異之，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玕，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陽谷爲界，秋田乎齊丘，彷徨乎海內，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蒂芥之文言；然猶未大也，聽彼亡是公之言：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滌澹，出入涇渭，灑鎬潦滂，紆餘委蛇，經營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壘，汨乎混流，

順阿而下，武隘隈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澎湃，潏弗宓汨，偪側泌瀉，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滂澗沆溉，穹隆雲繞，宛潭膠盪，踰波趨沔，泄泄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澗瀉竇隙，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漉漉瀝瀝，沿瀨鼎沸，馳波跳沫，汨濞漂疾……而浮弱水兮，抗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葱極；汜濫水媮兮，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閶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一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等之壯語，何其辭句之豐富而結構之壯大乎？至于屈原之冷豔而悲淒，怨悱而不亂，則於司馬相如不得見之。屈原能於激烈思想界，在先秦而代表南方文學之賦家；相如自務訓詁聚拾，不愧爲漢代之賦家。且屈原與相如比其人物，則以其人物之異，而二者之賦亦異；以忠君愛國而不渝之屈原，與偷文君而奔之司馬相如，固異其性格也。非獨異其性格而已，時勢異，境遇異，賦質亦相異，固無論也。後人評相如曰：「相如虛辭濫說雖多，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何異於詩之風諫乎？」彼之賦雖誇張如斯，浮漫如斯，末段必有所諷。然揚雄所謂卻使天子有飄飄凌雲氣之

意者，終不得達諷諫之本旨也。靡麗之賦，勦百風一，猶如鄭衛之聘聲，曲終奏雅，以云不戲者，豈可信乎？

不過原賦之質，相如與之相異而已；於其用辭，兩者亦異，以文主意，自內容尙外形，相如之辭，不過侈麗而已；以視屈原之清楚而玲瓏，相如之賦中，終不得見之。

相如者，雖承南方思潮；又有蜀人之性格。故純乎爲南方人之屈原的詞調，與混蜀人性格之相如的詞采，二者自亦異其觀也。情感的屈原，其意長而興不盡，豈與險怪之相如，意短而言浮濫者，可同其類乎？惟其富於辭句，多列草木禽獸之名，原與相如，固俱豐富也。

雖然，相如之賦，縱橫自在，筆端如雲涌峯攢，人傲之終流爲六朝之靡麗，不至其末掉不已也。方孝孺曰：「屈原之騷，憂世憤戚，呼天地，目鬼神，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辨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於性之忠厚介潔，風人之義，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于其徒，失師之意，流於淫靡，自相如至雄，慕而倣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衍而爲浮漫瑰怪之辭，多重數千言。然而求

合其道，則欲片言而不可得也。後之學者，自相襲倣，不特辭賦然也，於文亦然。迨晉宋以後，萎弱淺陋，至不可誦，皆以爲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爲其禍首乎？相如者，蓋始作俑者歟？此評雖失之酷，要亦庶幾近之。

藝文志所載，與相如相前後，而爲賦者，莊忌有二十四篇，枚乘有九篇，淮南王有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有四十四篇，太常蓼侯孔臧有二十篇，陽丘侯劉暉有十九篇，吾丘壽王有十五篇，枚舉有百二十篇，嚴助有三十五篇，宗正劉辟疆有八篇，司馬遷有八篇，郎中臣嬰齊有十篇，臣說有九篇，臣吾有十八篇，給事黃門侍郎李息有九篇，揚雄有十二篇，待詔馮商有九篇，其餘載者不鈔。東漢班彪、杜篤、班固、禰衡、張衡、蔡邕之徒，皆以作辭賦聞。漢代辭賦之盛行，可以見一斑矣。反言之，則此時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固相並相混而行者也。

五 詩與樂府

漢詩爲南北文學之混合 章孟四言詩 蘇李贈答詩 古詩十九首 柏梁

體。樂府與詩之異同——武帝時樂府之盛——古樂府——中國第一長篇敘事詩

「爲焦仲卿妻作」

詩三百篇既遠，春秋戰國以降，傳於後代者，有荆軻之易水歌，項羽之虞美人歌，

漢高

大風歌。武帝以一代英主，君臨天下，太倉之粟，至於紅腐而不可食，承前代

之富厚，經略四方，而擴大其領域，漢代之盛，至於是而達其絕頂。且常好獎勵文學，厚遇文學之士，故司馬遷、司馬相如、董仲舒、枚乘等之出，亦非偶然。武帝亦自好文學，如求賢良詔，如瓠子歌，如秋風辭，傳於後世，類稱妙品。漢代詩運，亦自此開。蓋時代使然也。雖然，更溯而觀漢代詩之質，又不外南北兩種文學之調和。北方之詩，與南方之賦相混合，而漢代之詩以起。

三百五篇之詩，三言五言以下之句，雖無長短之規，而最多者爲四言。至漢初，楚元王之傳，章孟傲之而作四言。

肅肅我祖，國自冢章，黼衣朱黻，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維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由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

宗周以墜；下略（諷諫詩）

至於五言之詩，於古詩三百之中，雖非甚乏，而夏歌之「鬱陶乎予心」，尙未知所自出。惟楚辭之「名余曰正則」，可謂五言之濫觴。不又可知南方文學之影響乎？至武帝之世，始有五言之體，李陵蘇武之贈答是也。五言自是而始盛。

與蘇武詩三首

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
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
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
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徘徊溪路側，恨恨不能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答李陵詩四首

蘇武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遠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黃鵠一遠別，千里願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燕，羽翼兩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嬾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曾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燭燭展明月，覆燭我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

；寒冬十二月，晨起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觀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兩遇，歡樂未未央；願君臺令德，隨時愛景光。

觀此，何其情之痛切而辭之真摯乎？於蘇李贈酬詩之外，爲古詩十九首。古詩十九首，亦產於漢代，蓋非一人一時之作，而作者之名姓未詳，但第一首稱枚乘之作。又玉臺新詠，以其中另幾章亦爲枚乘所作。

古詩十九首 錄三

行行復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當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

；驅車策鷄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此可謂有國風之餘韻也。故評者謂爲五言之詩經云。

武帝元封三年，柏梁臺成，使羣臣之能詩者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驂駕四馬從梁來。」會襄而下，聯句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世所謂柏梁體者卽此。此爲後世七言之始，而聯句之體，亦始於此。

樂府與詩同，卽詩之可協於樂者之云也。所謂樂者，乃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戒性類者也。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謂爲淫過凶嫚之聲，故設禁焉。世衰民散，變亂正聲，於是樂官師曠，抱其器而奔，或適於諸侯，或於河海，春秋之時，公子完奔於齊。故陳舜之後，招樂猶存；孔子適齊而聞，三月不知肉味，蓋爲是也。漢興而樂家有魯邾氏。高祖之時，叔孫通因秦之樂人而制宗廟之樂。高祖喜楚聲，故有房中祠樂（安世房中歌），唐山夫人所作也。後人稱爲近雅，爲古與中和和平音也。

大孝備矣，休德昭明，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幾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晏族，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木，熙事備成，清思助助，經緯冥冥。

此其一例耳。高祖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獻歌，作大風之詩，使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文景之間，僅習禮官樂而已，其始置樂府者，實爲武帝，卽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采詩誦，以趙代秦楚之聲，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論略律呂，行合於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爲用事於甘泉園丘。卽樂府者，用宗廟郊祀之禮；惟其與詩異者，樂府所尚，有節奏，易和於聲，雖然，其爲詩也，所謂生產於南方人種之間，非三百篇之詩，房中祠樂者，既爲楚聲，南方文學之辭賦，乃與詩混和，依當時富家之手，而作樂府。其郊祀歌十九章，有棟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頌、元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天馬、天門、景星、皇后、華燁燁、五神、鬪鬪首、象載瑜、赤蛟等之目。卽詩

所謂煅煉刻譜酷，煉字神奇者。

出入

蕭若舊典，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地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蒼黃，其何不徠下。

天門

天門開，詠蕩蕩；穆並騁，以臨襄；光夜燭，德信奮，靈寢平而鴻，長生豫大朱。徐廣：夷石爲堂，飾玉稍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逾塞隕光，昭紫輓珠煩黃。幡比翅回集，貳鸞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帆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確，冀親以肆章，亟崇祉福常若期。溘溘上天無厥時；泛泛溟溟從高遊，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言弘以昌，休嘉碎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閩，紛云六幕浮大海。

徐禎卿曰：「漢祚之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房中樂）者爲楚聲，而溫純厚雅；孝

武之樂府者，壯麗宏偉，從縉紳先生而附作，雖規迹於古風，各懷剗削，美歌永，懷德雍雍，可爲雅頌之嗣。夫興感觸，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棄妻思婦，歎詠於中閭；奏鼓吹軍曲，童謠發於閭巷，亦十五國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歌詩之聲微；合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雜遣，並自至於悠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之詩法，譬之伯仲之墳篋，其音調之所以成也。自郊祀歌，而樂府之體行，與五言之詩，盛於詠發者，並出於神工之妙品也。」

古樂府四首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聞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傷歌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闥闥，羅幃自飄揚；攬衣曳長帶，展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儻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後有怨歌行一篇，辭旨清淒，怨深文綺，雖或以爲顏延年之作，自是漢代古音。更從文選所云，與班婕妤之所詠觀之，可以明矣。

怨歌行

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箱中，恩情中道絕。

四愁詩四首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美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有古詩爲焦仲卿妻作者，中國第一長篇敘事詩也。依其序，漢末建安中有廬江小吏

焦仲卿者，其妻劉氏，爲仲卿之母所忌而放。劉氏歸母家，自誓不改嫁，及其家人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而作此云。或稱爲後世之作，恐未必然。

爲焦仲卿妻作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吏長跪告，伏維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捶床使大怒：「小子無所畏，

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誓言謝新婦，哽咽不能語。「吾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侍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籠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皆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粧；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瑤；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織織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生子，愛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複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勸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泣

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馬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草；蒲草紐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兩情相依依；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篋，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撻，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鬪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

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去？」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是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其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媒人下牀去，諸諸復爾爾；回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絲，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麻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二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五百，鬱鬱登郡門，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綵羅，朝成繡袿裙，晚成單羅衫；晡晡日欲暝，愁思出門啼；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躑躅相逢迎；悵然遙相顧，知是故

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類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靈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朝，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逃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機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臨城郭，阿母爲汝求，但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顏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兩家求合葬，合葬蔭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

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多謝後人，戒之慎勿忘。

第五章 魏晉與南北朝之文學

一 總論

何謂六朝——魏晉六朝文選思潮之概觀——當時影響於思想界之三種現象——南方文學之勝利

漢室傾覆而爲三國，蜀魏吳相對峙；魏之臣司馬氏，僭而爲西晉；西晉亡，南渡爲東晉，傳之於宋，自宋傳於齊，傳於梁，傳於陳，自晉南渡，至於陳，是謂南朝。北朝之魏，分而爲東西兩魏，傳之於東魏北齊，傳之於西魏後周，後周併北齊，而傳之於隋，是謂北朝。隋滅陳，然後南北混一；世稱六朝文學者，即謂此時也。

魏承漢後，一代之文運，斐然成章。魏武帝以一世之雄，兵馬倥傯之間，橫槊而

賦詩，其音鏗鏘；文帝繼之，又有藻思；其弟曹子建出，魏朝文學，依之而重，開建安之風氣。暮時代之騷亂，與英風之颯爽，自出逾壯之作。晉代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而文運再開；其間富於逸趣，辭與婉愜者，出陶潛，稱晉朝之巨擘。

宋之謝靈運，雖不及潛，猶不失為大家。雖然，在於宋代以後，稱文運衰替之世，所尚者在於巧緻纖麗，風調漸墜，氣韻不高，所謂四六駢麗體者，起於此時代。

魏晉以後，經術甚不振。宋齊之間，開置國學；至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變興時時臨幸，行釋奠之禮，為一代之盛。至陳多採梁之遺儒，而未能振興學校。隋合南北，而厚於遇儒，設庠序而經學復興；龍門之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著書講道，在於此時，門人私諡而為文中子。

魏晉以後，其思潮之有影響者凡數端：

一、南方思想所產之道教；

二、佛教之漸盛；

三、社會浮華之風。

所謂道教者，卽清談者是也。彼等鑑於當世權力之競爭甚激，乃蔑視縱酒，高談放言以反抗權力階級。佛教自漢明帝時入中國，信徒漸多，印度之僧，來遊者亦不少。佛經之翻譯，行於魏晉以後者，有鳩摩羅什等之譯經；而道安慧遠諸高僧出，結爲蓮社，佛教之盛愈盛。南有梁武帝，北有宣武孝明，信仰至篤。至大通年間，有達摩來遊。通南北兩朝，其間雖有多少之阻礙，而經過歷代，自漸向於隆盛之運。魏晉南北朝之間，其一方面，雖爲清談虛無之風，爲厭世之俗，而於他方面，則統治階級者，乃多好驕奢，養成一般浮華侈靡之風尚。元帝嘗於卽位之初，焚雉頭裘於太極殿前，以示儉素；至武帝時，日漸侵縱，後宮有數千人。帝嘗乘羊車，宮人以竹葉插門，洒鹽以待之。羊車所至，卽留而酣宴，東晉孝武，嘗舉酒杯向長星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年之天子乎？」觀此可知。齊之廢帝東昏侯者，有以其所幸之潘妃，以金爲蓮花，貼於地上，使步之，曰：「此步步生蓮花也」之戲。陳之後主，自太子之時，爲長夜之飲；卽位未幾，卽起臨春、結綺、綵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香爲之，金玉珠翠爲其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云。又於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種花卉

陳主居於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從複道往來。宰相亦不親政，日與文士等宴於後庭，謂之狎客。使諸貴嬪與客唱和，後世永傳爲亡國之音如玉樹後庭花等是也。至於其亡，猶不自知，而曰「王氣在此間，彼何爲者！」奏伎縱酒，賦詩不輟，及隋兵至，守者皆醉，荒淫無度，如斯已極。至隋煬帝好土木，首營洛陽之顯仁宮，發江嶺之奇材異石，又求海內之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又開通濟渠，開鑿邗溝；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以備遊幸之用；西苑之周二百里，爲其內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之諸山，高百餘丈，臺觀宮殿，羅列山上，海之北有渠，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河內亦剪綵爲荷菱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好於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營造巡遊無虛歲，徵天下之鷹師，徵天下之散樂，諸番來朝，則百戲陳於端門，執絲竹者萬八千人，終月而罷，歲費巨萬以爲常云。

此等現象，影響於當時之思想，而於文學，不無多少反應也。觀夫晉代唱清談之山濤、嵇康、阮籍、阮咸、向秀、王戎、劉伶等竹林七賢，皆崇老莊虛無之學，輕蔑禮法

，縱酒昏酣，而遺落世事。所謂放達者是也。劉伶有酒德頌，嵇康有絕交書，養生論。

劉伶之酒德頌云：

先生於是方棒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視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螟蠃之與蚘蚘！

嵇康之絕交書云：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思，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益塗窮則已耳。

是可見六朝文學名家，其感染又有不少者。陶潛之詠：「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張華之吟：「自余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等，要皆屬於南方思想之繼承者也。佛教之影響，不獨有淨土子之著，其有大影響於思想上，與感染。

於文字上者，卽如梁沈約之四聲譜，非實自印度聲韻之學而起乎？且如沈約之懺悔文，王巾之頭陀寺碑文，洵有以見其崇信佛教之深也。觀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衆聖」之文辭。能不信佛教之勢力乎？頭陀寺碑文曰：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術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父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墜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異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徹不昧，莫辨於來，復歸於無物，因斯以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境，燹燎堅林，不盡五靈無愾，大矣哉！

廬山東林寺注慧遠，設於山西巖下般若精舍之白蓮社者，集縉纒百二十有三人者，其間聲譽高者有十八賢之稱。謝靈運以一時之才學，爲江左之魁，負才傲物。然見慧遠，則改容致敬，得爲白蓮社中之人云。虎溪三笑者，世之所傳，其所交之文士，爲一時

之精撰；如陶潛亦被鄭重招致，竟反應而謝之云。佛教之影響，豈小也哉！若夫六朝之奢華，則文辭之侈靡，與有力也。六朝之文物，使後代詩人，有不堪今昔之感！奢華侈靡之時代，自流於文辭，而爲纖麗，亦無不陷於侈靡之風，名教廢而徒爲詞賦之流行，是之謂也。當於此時，其文學乃一種裝飾品耳。謝朓之鼓吹曲云：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自宋以後，詩之婉麗者愈纖巧。經濟至梁，而爲極微。至其文辭，喜四六駢麗之調，文士多作之。漢代之辭賦，雖沉而讓於文弊，要亦時代之所不可不影響者。

因權力之競爭，分南北兩朝，其風氣，則江左河北亦全異矣。而其異也，實如北方思想，與南方思想之不同者相類。於畫見之，於畫見之，於藝術見之，於文學亦見之，蓋兩者之趣不同，北方雄勁，而南方清婉也。

然詳論之，則六朝之文學，豈非江左之文學？至於河北，殆無有者。魏晉以還，在宋出謝靈運顏延之鮑照之徒，在齊二十年來，僅有謝朓，及北山移文，作者孔德璋。在

梁武帝時，主爲文學之唱道者，昭明太子著文選，沈約作四聲譜。在陳則徐陵有玉臺新詠之輯。至於北朝庾信，雖以一代之文宗見稱，實則南方人而承受北方人之思想者也，不足以代表北方也。

昭明太子統序其文選曰：「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敷邇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縹囊，飛文染翰，而卷盈細帙」，漢以後之文士，洵濟濟也。然後之學者，稱東漢以後，而文有八代之衰云。漢魏之間，氣運雖猶有崇高者，晉以後及南北朝之間，則徒競詞章之華藻，不問氣韻之如何，六朝文學之弊，即在於此，學者不可不知也。要之，漢代南方文學之影響於北方者，甚爲有力；延至六朝，則席文壇，而傾倒北方文學者，乃南方人之思想爲之樞紐，而所謂六朝文學者於是乎出。

二 建安時代之文人

魏武帝之詩

文帝之詩

陳思王之詩

曹氏父子之比較

邴下七子之詩

建安之風骨

魏武帝（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怪傑，洵三國時之第一英雄，而亦中國歷史上罕有之豪傑也。『奪天下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不過儀式上之諛辭，如蜀主者，終非其敵手。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自兗州牧，入爲丞相，領冀州牧，而封魏公，作銅雀臺於鄴，進爵爲王，用天子之車服，出入鞞蹕，殆掌握天子之實權，其感興所作之詩，雄勁而英氣自溢。短歌行者，傳爲赤壁之役，月下橫槊而賦者。

短歌行

魏武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苦寒行

同上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索，北風聲正悲。

；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拂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其子不繼父而立爲丞相冀州牧，遂追懷帝而受其禪，是爲魏文帝。帝亦好文，所作之詩文，以溫裕美贍聞。嘗作典論曰：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歲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

亦可謂好文士矣。酌錄其詩於下。

善哉行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野雉羣雛，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墨墨！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知之！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日月其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警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雜詩錄一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至文帝之弟陳思王植者，不愧爲一代之文宗。梁鍾嶸評之曰：「骨氣奇高，詞彩華

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蔡邕今古卓爾不羣。嗟乎！於陳思之文章，譬如有人倫之周孔，有麟羽之龍鳳，有音樂之琴笙，有女工之黼黻。其評雖過，然植不僅三曹之第一，不僅拔出建安諸子，乃上接漢代，而代表六朝文學，爲唯一之高材。既於北步吟顯其才，又於銅雀臺示才藻之煥發。徐禎卿評文帝兄弟曰：「曹丕之質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粟，亦有憾。植詩可稱者，以其風骨之高，以其氣象之闊。是豈非六朝文學，而所以建安體之最重者，卽此故歟？」而其氣格之所以高者，又實受時代之影響也。

公讌詩

曹植

公子敬愛客，終夜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雜詩

同上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迴已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

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蕨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七哀詩

同上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武帝父子兄弟好文學，因之而鄴都人士之雲集者，此自然之趨向也。當時鄴下有七子之目者，卽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是也。文帝之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之孔融文學，廣陵之陳琳孔璋，山陽之王粲仲宣，北海之徐幹偉長，陳留之阮瑀元瑜，汝南之應瑒德璉，東平之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爲騏驎騁於千里，仰則齊足而並馳。王粲者長於辭賦，徐幹者時有齊氣，雖然

，繁無其匹。如燦之初在澄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扇精賦，雖張綦不過也。其他之文，則不足以稱。咏璠之章表，書記者，今之雋也。應陽者，和而不壯，劉楨者，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而不能持論，理不勝於辭，雜而至於嘲戲，其所善者，揚班之儔也。謝靈運又評此諸子曰：「王粲者，家於秦川，貴公之子孫，遭亂而流寓，自傷情多；陳琳者，以爲袁本初書記之故，多述喪亂之事；徐幹者，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而素辭多；劉楨者，卓犖偏人，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應瑒者，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泊之歎；阮瑀者，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若拔此等諸子之尤者，其王粲與劉楨乎」。饒雲云：「漢魏之交，文人特茂。雖然，衰世寂運，終鮮粹才。孔融懿名，高列於諸子；視臨終之詩，大類鋒箴之語而已；應瑒巧思透迥，失之靡靡；總璉百一，徵能自振，然傷於媚；仲宣者，流客慷慨，有懷於西京之餘，可誦者鮮；陳琳者意氣鏗鏘，非風人之度；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雖角重峭，割曳綳懸，可以並稱」，亦足參考。蓋建安之作，全有氣象，不可尋枝摘葉，後人云云，評得其宜。建安者，漢獻帝之年號，稱此等鄴下詞士之體之語也。茲錄其尤者二三首於次：

雜詩

王粲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襄袵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飄揚塵起，白日忽已暝。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贈從弟 錄一

劉楨

沈沈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濁。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應瑒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備珠璣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蜀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三 陶淵明

阮籍嵇康 大康體 三張二陸兩潘一左 陶淵明傳略 其境遇 其性

格 其詩 其文 昭明之評語

建安之風力，至於晉代，阮籍出而繼承之。其詠歌之作，極有高古之稱。阮籍者，清談之徒，老莊虛無之說，於其詩文深有所影響，無雕蟲之功，而陶性靈，發幽思，可謂建安後之高手也。

詠懷詩 錄二

阮籍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華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與籍相並者有嵇康。比於籍雖有遜色，而其清遠之音，亦清談之徒也。如籍之大人先生

傳者，康之養生論能表白清談者流之意，文辭亦稱之。

雜詩

嵇康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於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驤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筋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流駒；流詠太素，俯讀玄虛，孰克其賢，與爾剖符。

至太康中，而有傅玄、張華、張協、陸機、陸雲、潘岳、潘尼、左思是也。陸機者，稱爲太康中之美，而可與機相侔者，爲左思。嚴羽評晉人，以爲舍陶淵明、阮嗣宗（籍）外，惟左太冲（思）高出一時；陸士衡（機）獨在於諸公之下。鍾嶸則稱左思之詩致，比陸機爲野，而比潘岳則深。其所觀處，兩者雖異，可比肩乎。太康之體，詩風一變者，時勢亦與有力，固一要點也。

招隱詩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結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

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會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雜詩

左思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且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皎皎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雁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

雜詩

建安之風骨漸微，六朝俳偶之弊乃成。在渡江後，劉琨則多感恨之詞，張協有風流暢達之稱；但建安以後，詩運終不免日流於衰微之歎，獨至晉末，以冲澹之格調，而感情高之氣韻，都出適於性情之神品，則有陶淵明，固詩風於既倒，是豈非六朝文學中最有精彩之奇觀乎？

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少有高趣，博學能屬文，閑靜而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恆得，親友嘗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風日不蔽，短褐穿結，箠瓢屢

空，晏如也。以親老養，起爲州之祭酒。不堪吏職，自解歸。後爲鎮軍陸威參軍，又爲彭澤令。歲終，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而同於鄉里之小兒乎？」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其爲人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醉後輒撫弄之，以寄其意。貴賤造訪，輒設酒。淵明若先醉時，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直率如此。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時人謂之潯陽三隱。宋代王業漸隆，復不肯仕。元嘉四年，年六十三而卒，世號靖節先生。其所作五柳先生傳曰：「黔婁有言，不成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酬傷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五柳先生者，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陶淵明有集八卷，行於世。

晉宋之間，奉老莊虛無之道，標榜自高之徒雖多，而無及淵明之閑曠高遠者。縱酒放逸，厭世罵人之屬雖不少，而如淵明之質而天真爛漫者稀。雖然，彼之性情，自非枯淡；實醇睡而靜養性情。安於天命之樂也。守其晚節，爲處士以終其一生，其性之忠良而真摯，不可知乎？其真摯者雖枯淡，情熱於內，而爲真摯。故淵明者，南方思想之承

繼者也。彼之性格，感性的性格也。老莊虛無之說，鑄鑄於其性，而使爲渾淡，更純化其南方思想也。屈原管火炎炎，觸物應事，懷念故鄉，憶舊恩君，而其絕頂之感情，一發之於歌，淵明者，殆異趣焉。淵明能遙觀世界，遠觀人間，遠觀天命，故於其自祭文云：

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掉兀窮廬，酣飲賦詩，靈運知命，疇能問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靡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官省我行，蕭蕭墓門，奢修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絕？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敦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淵明者，外雖如枯，內實甚熱，惟彼能自抑而悟達，故其感士不遇賦有云：

蒼髮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素已，既軒冕之非榮，豈溫袍之爲恥！誠認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

良賈於朝市！

又於時勢有所感觸，故其所作之詩，洵能表白其性情，內熱而外示平淡，飄然有孤鶴鳴於九臬之趣，終非六朝尙纖麗之詩人所可比也。

問使

陶潛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盤菊？
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飲酒 錄一

同上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雜詩 錄一

同上

自日出西河，秦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牖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與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不獨於詩而已，卽其文辭，亦不被當時之文弊，而氣韻甚高。如歸去來辭，歐陽修評爲潛之文章，蓋晉宋以下，無復有此等文詞也。

歸去來辭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兮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鳥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

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阜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
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梁昭明太子評淵明曰：「其文章卓爾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
莫與之京，橫素波而滂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
貞志不休，以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非大賢爲志，與道污隆，孰能
如此！」可謂知言矣。

四 南北朝

謝靈運——顏延之——鮑照——謝朓——宋之文學——齊之文學——梁之文學——

陳之文學——北朝文學——當時之樂府——隋朝文學——

王世懋曰：「古詩自兩漢以來，曹子建出，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
作者多入史語，然猶未有能入經語者。謝靈運出，易辭莊語，無不爲所用；剪裁之妙，
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夔加工，沈宋增麗，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

代謝靈運出，建安以後之文運，又起一變。

謝靈運者，陳郡陽夏人也。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無及。襲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性喜豪奢，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目之爲謝康樂云。爲人褻激，而多愆禮度，朝廷惟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以無知者，常懷憤憤。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使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而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日引見，賞遇甚厚。

靈運之詩書皆兼絕，文每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自以爲名輩才能，可應時政，初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惟以文義接之，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殿景仁等之名位，素不踰之，並被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病不朝。終以族東歸，遊娛宴集，夜以繼晝，與弟惠運同長瑜潁川之荀雍太原之羊璠，以文章賞會，其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其山澤之遊也，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或人表其有異志，有司糾之，靈運與兵而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後追討被擒，徙廣州，已而被誅。

鍾嶸評靈運之詩曰：「興多才高，高目輒書，內不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雖然，名章迴句，處處閒起，麗典新書，絡繹奔會，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以貶其高潔」。蓋宋詩創琢句雕辭之風者，實靈運等之所致。故謝之詩句，自有佳麗者，所謂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謝之不及陶者在此。建安之作，在於氣象，微首尾而鮮對句，謝之不及建安諸子者亦在此。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謝靈運

昏旦翳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虛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南樓中望所遲客

同上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期期，期在三五月，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卽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蓬華未堪折，關若已屢擣，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

良觀！

與謝名聲相並者，是謂顏延之；當時有顏謝之稱。雖然，顏不及謝。以謝爲元嘉之雄，顏輔之，乃適評也。湯惠休曰：「謝之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卻不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又喜用古事，彌被拘束」，觀詩品及顏之語，又足以知其詩風矣。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延之顏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紱，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闌雲，夜蟬常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位於謝與顏之間者，是爲鮑照。其筆力雖矯健，以徒尚巧，而陷於險俗之弊。

還都道中作

鮑照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竟逐前傳

，鱗鱗夕雲起，獵獵晚風過；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隴眺淮甸，淹泣望荆流；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滌戶庭，安能千里遊，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齊代永明之體，比於宋代元嘉體。其纖麗者愈纖麗。雖然，其最可傳者，有謝朓。後人評謝朓之詩，全篇有似唐人者云。

京路夜發

謝朓

擾擾整夜裝，蕭蕭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映漭；猶霑餘露罔，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負，山川修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必賞，勅躬每踟躕，瞻恩惟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齊代文章之可傳者爲孔稚圭之北山移文。惟其奇思逸趣，雖足以驚倒一世，然其文辭之頗尙彫琢，終不脫六朝之真面目耳。

梁於南北朝之間，爲文運最盛之朝。上有武帝文帝等雅好文學，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梁朝文運之盛宜也。如昭明太子撰文選，劉勰著文心雕龍，鍾嶸作詩品，

皆一時之傑作。所有詩章亦皆豔麗煥發，盡吸六朝之精華。惟簡文之宮體，僞於靡靡，殊極其弊。梁書文學傳云：「高祖聰明，而光宅於文思區屬，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御幸所至，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獻詩頌者，或賜引見。其在位者則有沈約、江淹、任昉，文采並臻絕妙」云。及沈約江淹任昉之徒出，鏗鏘愈甚，渾厚之意全失。況沈則拘於聲韻，江又過於摹擬，詩格之變極矣。李白云：「梁陳以來，豔藻斯極；沈休文約，又以尚聲律，律格之風重，而風趣終失矣。」

河中之水歌

武帝

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闌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折楊柳

簡文帝

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筵發，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是爲相思。

折楊柳

巫山巫峽長，垂柳覆垂楊，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山似蓮花豔，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遊子淚沾裳。

詠湖中雁

白水滿春塘，旅雁每迴翔，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羣浮動輕浪，單泛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望荆山

奉勅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岳出襄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澆重林，雲霧肅川漲，歲晏若如何，零淚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合霜，一聞苦寒奏，再使斷歌傷。

惟當時之樂府，卽軍中馬上所用之橫吹曲，武人之曲居多，而多鏗鏘之音，故能傳

北方文學之衣鉢。如鉅饒說奏、企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諸篇是也。北齊之敕勒歌亦頗相似。（依古詩源之說）

輕靡之風，自梁而入陳，後主雅尚文詞，自所作者纖微極矣。徐陵出而有玉臺新詠之編，集漢魏六朝之詩，其序文侈麗，得六朝文辭之真髓云。

北朝者，雖有多少勁幹之風尚，其可見者，爲周之庾信，即梁庾肩吾之子也。

隋之煬帝，有復古之意，其所作豔情篇、飲馬長城窟行、白馬篇等，超然於當時。

又楊素之詩格，甚有清遠者，所謂風氣將至，一轉之時，故纖麗輕靡之調，先見滅亡，時運之說，意者其然乎？

春江花月夜

煬帝

暮江平不動，春光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

要之，南方文學之勢力，最現於當時。自漢魏降而雕鏤之繁生，雖纖工侈麗成風，文運甚盛，爲後世開生面者多。如晉代之制定樂府，非亦其一例乎？然乏風骨，氣韻寂寥，徒奔於末，故六朝文學，非獨讀之而趣味索然，且實無浩氣，殆有過於押繪之感。

所謂八代之衰者，非過言也。

第六章 唐代文學

一 總論

唐代學術之盛——文學之概觀——唐代文學於詩獨盛之原因

唐代爲中國文學極盛時代，文學至此，超過於前後各時代之盛運。

唐太宗以武功致天下，又以文德綏海內，徵天下之名儒，而設學官，數幸國子監，使講論之，學生之能明一經以上者，均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學生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營至給博士而授經，能通經考聽得貢舉，於是四方之學者雲集於京師，以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之諸酋長，亦遣子弟而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以師說之多門，章句之繁雜，命孔穎達定五經疏，是曰正義。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勛、于志寧、蘇世長、薛收

、李中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是謂十八舉士。雖然，唐初文運，盡其經學，蓋不如詩之盛，惟陳隋餘風，靡然而及。唐初所謂有宮掖之風，如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等，猶不免其體之醜冶，獨陳子昂能一掃其風云。王阮亭曰：『齊魯魏之風骨，變陳梁之俳優，陳伯玉（子昂）之力最大。』張元齡李太白繼之。及沈佺期、宋之問出，近體起，所謂沈宋世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也。以上爲初唐之詩風。至開元天寶之際，天下靡然，而奢侈之風盛，文學斐然章於一時，不足怪也。李杜以絕倫之天才，席捲文壇。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沈鬱，不特爲當代之雙美而已，實於中國文學史上放一奇觀也。至高適岑參之徒，孟浩然王昌齡之輩，殆與李杜同時，而裝飾盛唐文壇；中唐之韋應物，以得淵明之氣體稱。錢起、劉長卿等皆目爲一時之傑。大曆十才子，俱以詩名。韓愈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之意，其詩欲追遂陵杜。辭徒之徒走且僵，並之者有柳子厚，詩得淵明之峻潔，文出國語殺梁左氏諸傳。元白二家，以平易流暢之詞，作長韻，措辭甚穩。至晚唐，詩風以萎靡不振稱，猶有杜牧李商隱溫庭筠之徒，但其末漸下移，遂至韓偓出香奩體，作裾裙脂粉之豔詞。

，唐代之詩風，不可復見。

自漢下而青養於魏晉六朝間之文學，唐代得承其隆昌之餘慶，彩華映發，加以出空前絕後之李杜二家，於中國文學史上，致第一之盛運。雖然，於唐代最盛者實爲詩。雖有韓柳二家，以散文稱，然二家之外，殆不可多見。韓自云繼孟子，而經術於唐代，實無可觀者，非又爲傾倒於詩之故乎？且小說戲曲之類，能架屋樓於空中，摘發人情於幾微者，亦無由見也，僅僅如會真記、游仙窟、紅線傳、霍小玉傳等之短篇耳。南北朝以較，南方文學雖盛，因受南方道教之影響，徒爲虛無縹緲之詞，如描人生，寫人情，則無足述矣。

唐代文學所以能抵此隆盛者，實以當時朝廷以詩取士故也。天子之幸離宮也，使詩人屬和，頌德詠景，以助其興，以飾盛代，謂以詩爲玩好品，爲裝飾物，非不可也。故唐代文學，所以於詩獨盛者，此也。

二 初唐之詩

魏徵之詩——初唐四傑之優劣——陳子昂——沈宋體——吳中四士——張若虛之

詩

六朝纖麗之習氣，入於初唐，猶未能脫，其風調無可歌，其氣格未高。魏徵以開國佐命之功臣，嘗有述懷之作，在唐初纖麗之氣習間，洵可為異數之作。

述懷

述懷詩

述懷詩

述懷詩

魏徵

述懷詩

且發矣。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南望之，請纒藥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昔，亦發。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魏徵之述懷詩，其意蓋在勸諫也。初唐有四傑之稱，四傑者：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是也。王勃字子安，絳州人。麟德初，對策而授朝散郎。年未及冠，沛王聞其名，招之，為作雞檄文，觸高宗怒，斥出府，而客於劍南。其後仕，又遇罪。父福時坐左遷交趾令，勃欲往省之，渡海溺死，年僅二十九歲。閩郡督歎為天才。勃洵初唐之奇才也。

滕王閣

王勃

滕王高閣臨江渚，瓊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童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楊炯 華陰人。少舉神童，爲弘文館學士。則天武后初，左遷梓州參軍，終於盈川令。

從軍行

楊炯

烽火照玉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授鄧王府典籤。後居於大白山，而餌藥，及疾甚，徒具

茨山 不念終厭世，投於潁水而死，所著有幽憂子三卷。

春曉山莊雜題

盧照鄰

田家無四鄰，獨坐一園春，鶯啼非選樹，魚戲不驚綸；山水彈琴盡，風花酌酒頻，年華已可樂，高興復留人。

駱賓王，義烏人。武后時，授臨海丞，不平，棄官而去。及徐敬業舉兵，駱賓王爲府屬，傳檄天下。后讀檄，至於「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瞿然曰：「失此人而不用，是宰相之過也」。及徐敗，賓王亡命，不知所終。

晚泊蒲類

駱賓王

二庭歸王斷，萬里客心愁。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龍火通軍壁，烽烟上戍樓。龍庭但苦戰，燕領會封侯。莫作蘭山下，空令漢國羞。

之四人者，王有才而數奇，楊有俗氣而苛酷，盧則厭世之情熾，駱則功名之念盛，各異其性情，異其境遇，因而其詩文亦不同。漢代之賦，入於初唐，爲七言古詩，作長韻之太篇，卽爲盧之長安古意，駱之帝京篇是也。雖然，以盧之詩才，與駱相較，則長安古意與帝京篇之差，不能同日而語，獨其表現之性格則一也。長安古意之結束云：「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昔時金階白玉堂，卽今惟見青松在。寂寂寥寥楊子居，年年歲歲一牀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非最能表白其厭世的觀念。

乎？略之帝京篇其末云：「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謀，三冬自合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除邇，汲黯齋逾積，孫弘閣未開，誰借長沙賦，獨負洛陽才。」非描畫騷之功名心乎？至於楊炯，慊焉於王楊盧駱，曰：「我愧在盧前，恥居王後」。雖然，彼之才終不能出於王之上，而盧則勝之，惟王爲四傑中之最傑出者。唐初詩人蓋推王云。

於初唐雖有如此詩人，猶未詔一洗六朝豔冶之習氣。及陳子昂出，力掃俳優之作，直造漢之體。韓昌黎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子昂之重可知。子昂字伯玉，射洪人也。文明之初，舉進士，武后擢爲左拾遺。聖曆之初，解官歸，縣令段簡以宥怨投於獄，子昂終憂憤以死。其所作感遇詩，首能脫六朝之弊，而一振唐代之詩風。是卽加味於北方文學而殺南方文學之勢骸者。

感遇詩 錄二

陳子昂

白日每不歸，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臥無始；衆芳委時晦，胡鵝鳴悲耳，鴻荒古已頽，誰識巢子。

卑居觀大運，悠悠念羣生，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三季淪周禮，七雄滅秦魏，復開赤精子，提劍入咸京；炎帝既無象，昏廢縱復橫，堯禹道已昧，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道與胡兵，咄咄安可言，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夏，伯陽道

西暝，大邁自古來，達人胡歎哉。

六朝時沈約庾信創詩律，至初唐沈佺期宋子問出，則又變焉。音韻相和，至於約句準篇，馳巧競工，世呼爲「沈宋體」云。蓋詩律者，非雕鏤詩也。過於巧使有爲細工物之弊，六朝之產物，洵可奇也。而初唐之末，又出沈宋，而終後遂不振。沈宋二家，後人評之者，殆唾棄之爲小人物耳。故才子傳稱「宋之間以其培劉希夷之詩有佳句者，乞而得之，乃壓殺之」云云。雖然，之間之詩才，比沈爲優。沈德潛曾辨之曰：「此因之間之品居於下流，以惡歸之」。此說頗富。之間雖醇蕪，好事者往往以爲如斯之作事，未可全信也。

古意

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惠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

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月之文章，到

嵩山石淙侍宴應制

宋之問

離宮祿苑勝瀛洲，別有仙人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殿結爲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欣還著八駿遊。

是錢賀知章、包佶、張旭、張若虛等，有吳中四士之稱，爲初唐之殿。而張若虛以豐富之思想，與瑰麗之文筆，遠超越於沈宋，排初唐輕靡之調，而放最後之光芒。其所作之春江花月夜一篇，有初唐中第一品之稱。

春江花月夜

張若虛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灑灑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祇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一片望悠悠，青楓浦上
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

以玉戶鑰中捲不去，捲衣粘上拂還來。此時相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昨夜聞君謫落花，可憐春半不還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復西斜。斜月沈沈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搖情滿江樹。林君曰：此詩言不盡，言士之波臣不長。且天一色，誰能何其句之麗，思之巧乎？若虛有比羊腕，傳世者雖獨存此篇，然比於累累幾千句而無傳者，則一籌春江花月夜之價值。奚啻連城之璧哉！

楚書畫

引之表其自為一講，言其善定章一品之辭。

三 李白與杜甫

李白傳略——其際遇——其思想——其詩章——其才器——杜甫傳略——其流浪生活之悲慘——其為詩之沈鬱——李杜之優劣——環繞詩壇雙星之諸小星宿——

所謂盛唐

即言其人其詩也。

合風也。

言其詩之風也。

唐開元天寶之際，為唐朝隆盛已極，而又盛衰之變之時也。大朝之文學，煦濡於唐之太平，而風氣以開，至此而達其絕頂。李白與杜甫出於其間，左右一代之文運，使

唐代文學，見空前絕後之盛運，時代造成李杜；李杜亦造成時代也。

混混詩道之源流，自古初而有曲折，有波瀾，惟雖呈千狀萬態，終未達其妙；至是乃一蔚而爲千古之奇觀，極變幻之妙，現神驚魄動之壯觀，一振前代之風，而爲詩道開一新局面，洵李杜二家之力也。

李白字太白，蜀人也，世稱山東之產，從其流寓之地誤之也。以長安（武后年號）元年卽民國紀元前一二一一年生。青蓮居士，其別號也。爲人個儻而喜縱橫，好擊劍，爲任俠，嘗手刃數人。輕財重施，不事產業。吏部尚書蘇頲爲益州長史，太白投刺於途，頲待以布衣之禮，謂羣寮曰：「此子天才英靈，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草之骨。若廣其學，可與相如比肩。」時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太白有道氣，從之遊學，數年，不履城市。其後出游襄漢，南泛洞庭，東至金陵，更客汝海，還憩雲夢，故相許圜師妻以孫女，遂留於安陸者十年。偶識郭子儀於行伍之中，言於主帥，脫其刑責，與淮郡之元參軍，鬻妓而遊於晉祠，浮舟弄水。已而之齊魯，與孔巢父、韓暉、裴政、張叔明、陶沔，會於徂徠山，酣飲縱酒，號竹溪六逸。天寶元年，遊於會稽，與道士吳筠共

屠刻中會筭以召赴闕。薦之朝，玄宗乃下詔徵之。太白至京師，與太子之賓客賀知章遇於紫極宮。知章一見賞之曰：「此天上之謫仙人也。」因解金龜換酒爲樂，言之於玄宗。帝召見之於金鑾殿，論當世之務，其答草蕃書，若懸河而筆不停。又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嘉之，而以七寶牀賜食，手調羹飯，謂之曰：「卿是布衣，爲朕所知，非舊道義，以何得此？」命供奉翰林，專掌密命，可謂殊遇矣。太白在長安，嘗與賀知章、汝陽王璣、崔宗之、裴周南等爲酒中八仙之遊。杜甫之飲中八仙歌，卽詠此。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然惟嗜酒而常沈醉，有時召之撰議，方在醉中，左右以水沃面，稍解，卽秉筆立頃刻而成。帝甚才之。數侍宴飲，因沈醉而引足，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先是開元中與麗池東沈香亭前植牡丹，花方開，帝與楊貴妃及梨園子弟李龜年等，從而幸之。龜年進歌，帝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遂命龜年持金花箋，使李白進清平辭三章。自欣然承旨，以猶若宿醒未解之醉態，援筆賦之。其辭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曾向瑤臺月下逢。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在斷腸。借問蓮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

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意，沈香亭北倚闌干。

龜年以辭進，帝命梨園子弟撫絲竹，促龜年以歌。貴妃持玻璃七寶盞，酌臨涼州之蒲桃酒，笑領歌意。帝自是顧太白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以脫靴爲深恥，異日貴妃吟賞前詞，力士謂太白以詞辱貴妃，是以貴妃銜之。帝三欲官太白，皆爲貴妃所沮。後又爲張垺所讒，白乃求還山，帝賜金放歸。於是從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之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之紫極宮。自是浮游於四方，北抵趙魏燕晉，西陟郿岐，歷商於而之洛陽，南遊淮泗，再入會稽，家寓於魯中。往來齊魯之間，前後十年中，惟遊梁宋最久。彼與杜子美結交歡好之日，實在此間。二人嘗與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其後杜甫作遺懷詩曰：「昔遊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入平蕪」。又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明又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李白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甫二詩及沙邱城下寄杜甫詩云：

醉別復幾日，登臨編池臺，何時石門路，靈有金樽開；秋波落腳水，海色明徂來，飛蓬客自遠，且盡手中環；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

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汝水，浩蕩寄南征。

其交情之密可知也。既而遊廣陵，與魏萬相遇，遂同舟而入秦淮，上金陵，弔宣朝之故都，與高相別，復往本宣城諸處，又之剡中，遂入廬山。時永王璘爲江陵府都督，兼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之節度使，重白之才名，辟爲府僚之佐。及璘引舟師東下，白自偕行。

既而璘兵敗，太白亡命走彭澤，坐繫尋陽之獄，宣慰大使崔渙及御史中丞宋若思爲之推覆伸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謀軍事上書，以白之才爲可用，不報。以永王之事，流於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峽，未至夜郎，遇赦釋還。憩於江夏岳陽，復如尋陽。其後遊金陵，又往來於宣城歷陽二郡之間，時戚族李陽冰爲當塗令，太白往依之。寶應（肅宗年號）元年即民國紀元前一一五〇年，十一月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

世傳太白在當塗，著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醉捉水中月影，

灑水而死，故於其地有捉月臺。嗜酒如太白，灑落飄逸如太白，此事不可云必無。後人有云：「采石月下逢謫仙，夜披宮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

落飢蚊涎，便當騎鯨上青天」。蘇書本傳云：「白以飲酒過量而死，有子男曰伯禽，女曰平陽」。

李白者，素非功名之士。嘗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橫畫枕籍，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豈爲天生則乘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接溟海」云云。彼浪遊四方，非爲博功名也。喜縱橫，好任俠，參永王璘之帷幕，此欲爲實行也。雖然，彼喜道家之說，故常抑功名心，使其性灑落豁達，脫俗飄逸，爲出世間的人物。且白以有詩人的氣質，出於蜀司馬相如之地。相如成功於文學，李白自幼慕之。其送從弟端遊廬山序云：「余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少時之感慨，永印於其腦際，道家之影響與彼詩人的氣質相吻合，隱酒超俗，終抑功名心而透於詩的生涯之上。

彼既不得志於功業，然霸氣現於文學中，其於詩道自任，豪氣堂堂，有吞吐文壇之氣宇。可於下詩見之：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才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揚激潏波，開流蕩無垠；廢典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縱馳騁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囁休明，乘運其躡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剛述，垂暉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此可謂施豪放於一世矣。李白有此抱負，有此天才，終席捲文壇，爲中國文學史上將星，豈徒然哉。

李白者蜀人也。故其所作，自受蜀之風氣，有險奇之處。且其性豪放，漫遊四方，又受道學之影響，故有豪放飄逸之氣。彼非地才，乃天才；非人才，乃仙才也。彼非用情之人，乃用氣之人也。彼非由而得之之人，乃直悟之人也。其以氣韻勝，可稱爲千秋逸調。彼如天馬行空，有不可羈勒之勢。雖然，彼非超越於法度之外者，彼蓋於法度上，森嚴而不可犯，惟不似尋常詩人之苦心鏤刻。彼之才。躍。奔。放。而自然不外乎法度也。羣兒之不及彼者，洵有其所以者在。白者，仙骨之人也，豪逸之士也，天才也，非同常人之

情也，故其所詠，皆出於天然，有風月草木，有神仙虛無，功名之心，時或勃然而發。而關於人事者，如遠別離、蜀道難，雖爲白所得意，然終馳騁於自然之間。太白古詩，杳冥恂悅，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太白之樂府，見於蘇苑言者，移以舉太白之詩，可得而言者爾。

烏夜啼

李白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噪噪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提悵然憶遠人，獨宿空房淚如雨。

餘韻嫋嫋不盡，是豈非樂府之上乘乎？雖然，白之爲真正大手腕，於蜀道難、遠別離、襄陽曲等作，可以知之。

襄陽曲

李白

落日欲沒岷山西，倒看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緩出瓮醉似泥；鸚鵡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邱臺；千

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折掛一壺酒，風篁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
歎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
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醉州杓之
力士鎗，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日夜聲。

其鳴皋歌，沈德潛評云：「學楚騷而長短疾徐，縱橫馳驟，又復變化其體，是爲仙才」

。變幻不可測，可與蜀道難之險怪相伍。

鳴皋歌送岑微君

李白

若有人兮思鳴皋，阻積雲兮心煩勞，洪河凌澆不可以徑度，冰龍鱗兮容剟；邈
仙山之峻極兮，問天籟之嘈嘈，霜崖縞皓以合沓兮，看長風扇溼湧滄溟之波濤；
玄猿綠熊，舂談豈岌，危柯振石，駭瞻慄魄，羣呼而相號，峯崢嶸而路絕，桂星
辰千巖嶽，送君之歸兮，動鳴皋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冷之池閣，君不行
兮何待！若返顧之驚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巾征軒兮歷阻折，慕幽
居兮越巖嶮，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氣亂，蘿冥冥兮霰

元氣之紛紛，水橫澗以下緣，波小壘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石罅藏溼而吐雲。寒鶴清唳，
 或為魚大飽歸頻呻。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士鷄黍飯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
 言變蛟嘲龍，魚曰混珍，鶴母表錫，西風負薪，若其某世種枯於軒冕兮，亦奚異乎。
 則賦靈龜龍傲障於風塵，士哭何苦而救焚之爰，何誇而卻去。吾誠不能學三子，建名矯節而以
 自耀世兮，固落葉天竺而遺身。士白鷗舍飛來，士白鷗君舍相親，小童，不歸自盡，亦賦
 太白天縱逸才，落筆驚挺，其歌行跌宕自喜，聲栗不閉，欲掃盡唐初之規制地。此其足
 多者也。其五七律，亦氣象雄逸，自而筆力復縱橫馳騁云。人稱詩聖，並至之稱也。其
 塞下曲錄其四，與水調歌頭并賦，而學清山詩體出，李詩自其日盛來。

塞虜乘秋重，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曙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
 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黃鸝啼中怨王宮，玉繩正民寄海濱。

鸚鵡洲

李白

海濱鸚鵡水邊吳，江水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烟開蘭
 葉小，葉香風暖，夾岸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舟向誰明。

其七言絕句，自六朝清商小樂府而來。氣概揮斥，迴響掣電，使人縹緲於天際，餘韻遠存於言外，而有神往之妙。

黃鶴樓聞笛

李白

一爲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望天門山

同上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向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七言絕句，當唐之調未諧時，李白獨以作古樂府之掣鯨手，詠情景並至之絕妙句，專壇場之譽，何所作之無一不妙乎！

與李同時有杜甫，詩壇雙星之一也。甫字子美，襄陽人也。少貧，不能自振，客於吳越齊趙之間。李邕奇其才，乃先往見之。開元之末，舉進士不第，困於長安。天寶十載，當玄宗朝獻於太清宮時，甫奏三大禮賦，帝奇之，召試文章，擢爲河西尉，不拜，乃改爲右衛率府胥曹參軍，數上賦頌。有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人故事，披泥塗之夙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

故舉等可企及也」。其自薦亦在此時。及安祿山陷京師，玄宗幸蜀，甫走三川。及肅宗立，欲羸服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宰相房琯與甫爲布衣交，琯率兵敗於陳濤斜，爲罷相，甫上疏言琯之才，觸逆鱗。琯爲刺史，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穀食貴，輒棄官而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於瑤鄉之西郭。旣而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爲劍南東西川節度，甫乃往依之。武委爲節度參謀檢校書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然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醉登武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才兒」。武雖亦急激之性，然不敢忤。甫於成都之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歌，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武時過之，不冠，其傲誕如此！新唐書本傳，載武欲殺甫之事，不可信，朱瀚旣疑之。及武卒，崔旰等爲亂，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於荆楚。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因客於來陽。及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偵舟迎之，乃得還。傳云：「令嘗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而卒，年五十九」。或云此說不可信，卒於岳陽。子宗武，流落於湖湘而卒。元和中

宗武之子嗣榮，自來陽遷甫之板橋，歸葬於偃師之西北，道揚州之前，聞而卒。宗武中
杜甫者，情人也，世間的人地。彼與世間不能離，其性不能超絕俗事，乃發為忠君
之情，懷鄉之念，念妻子眷屬而不能忘，以其為庸人之故，使彼不能為寬厚之長者，不
能為樂天之士，激物而不平之暗，慷慨淋漓，而悲時事，歎薄命，故彼之詩者，當時之
詩史也，杜甫之詩傳也。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

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問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滿茅屋，誰復依

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生命，盡豈相偶；嶽岑猛虎場，鬱結

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

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熟作雪編叟。

忠厚之情，與願家之念，非偶然溢於字裏行間乎？當時流離慘怛之狀，即如描出一幅之

畫圖者，然而此則如數尺之竹勢，參於霄漢，彼則又有如萬山之松，蔚於烟霧之中者。
其北征詩云：

北 征

杜

甫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惟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
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恍惚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
失；君誠中興主，寔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
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所畢；靡靡躑躅阡陌，人烟渺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
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
水中湧湍；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載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
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
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隴，巖谷互出沒；我行豈水
濱，我僕猶木末；鷓鴣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
萬師，往者故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况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

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就換鬢，誰能卽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悅！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祿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誦深入，蓋銳可俱發，此舉聞青徐，施贍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今別；姦臣竟葢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闕；都

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洒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其宏遠。

滔滔七百年，而滿腔心血，殆如見其滴下也。唐宋詩評之曰：「以排天幹地之力，行屬詞比事之法，具備萬物，橫絕太空，禩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以來，未嘗不以此爲大文字也。」問家室者事之主，憤艱虞者意之主，以皇帝憐，以太宗結，戀行在，孽匡復，言有偏背，而忠愛見；道途載觸，抵家而悲喜，瑣瑣無不具陳，極窮苦之情，而絕不衰餒。謂非特感的杜甫者，感觸時事，而能爲此大文字乎？而更觀彼之感慨時事，而爲所發者，或爲自京越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或爲哀漢頭，或爲哀王孫。其哀王孫之吟，爲見天寶之亂，哀王孫之顛沛而作。一片誠意，貫徹於篇中。詩曰

哀王孫

杜 甫

長安城頭有白鳥，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間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特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

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豪駝滿舊都；湖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勿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王孫

故彼泣新安，泣潼關，泣石壕，或爲新婦別，或爲垂老別，或爲無家別，到處而泣，泣爲之文，立發爲之詩，感時歎事，將自己炎炎熱烈之熱血，隨處而灑下。如杜甫自云：「沉鬱頓挫」蓋能自知者也。「語不驚人死不休」，又彼所自唱也。彼故於鍊句選字，意匠慘怛，而盡力在其格調。又才思煥發，與其筆力豪勁相並，而加以苦心經營，其音鏗鏘，有金玉聲，不亦宜乎？

不之出也 玉華宮

玉華宮 一、西京雜記云：王孫貴宮云云 杜甫 詩 玉華宮 詩 玉華宮 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下，已萬籟其笙等，秋色正彌酒；美人爲黃土，魂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雖是長年者，亦不復，樹立其哀靈。

詠懷古跡

一 羣山萬壑赴荆門，知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雲臺連朔漢，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

之知矣。登岳陽樓，非人代也；詩明以人代而論，其意同。上

乎。昔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吳雨點之復去愁，同。上

不似尋萬國尙防寇，綠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掛之否全贈花卿，同。上

正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本與李白與杜甫之性情、思想、詞章，全然相反。李如神仙，杜如至聖；李是出世間的

杜是世間的；李是理想派，杜是實際派；李道教之感化，杜被儒教之教育；李以氣

魄，杜以情長；李一氣呵成，杜苦心經營；李放吟於自然之間，杜感慨時事；李樂天，

杜。泣。世。；李。寬。厚。；杜。狹。窄。；概。而。言。之。；白。有。南。方。人。之。性。情。；甫。有。北。方。人。之。氣。格。；其。所。發。於。詩。辭。；彼。者。縹。緲。；此。者。沉。鬱。；彼。者。如。海。；此。者。如。山。；若。就。真。詩。才。言。；則。李。勝。於。杜。；夫。才。與。非。天。才。之。別。；於。是。可。見。也。

至於李杜優劣，亦有研究之必要。縹緲者果優乎？沉鬱者果劣乎？昔中唐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李尚不能窺杜之藩籬，况堂與乎？」此乃未知李之言耳。故韓昌黎有「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誘傷」之詆罵。若以為杜甫之作，有益於當世，與李之神仙虛無者異而優之，是亦迂儒之見地與僻論耳。試觀李之才，李云：「斗酒詩百篇」，其筆疾語豪之態，可想見矣。更觀之杜，李白嘗嘲杜甫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力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事見唐本事詩）可知杜之混吟，與刻意苦心之狀矣。李殆天授，非人力也；杜則以人力而達於妙境也。詩才之大小，非可以是斷耶？然此二人出，詩風一變，詩壇一振，中國文學史，添得精彩不少，不必強論其優劣也可。一以才勝，一以工勝，而各擅其長，各得其妙，所謂雙璧者此也。

李杜三人之交情甚密。李白坐永王璘之罪，而長流夜郎也。杜有夢李白二首，又有

天末懷李白之吟，更曾有贈李白之詠。以杜之傲岸，猶崇奉李白，而讓一步。於彼之「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一見之；又於「李侯有佳句，往似位陰鏗」之一吟見之；又於「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如此大，汨沒一朝傾，交彩成殊渥，流傳必絕倫」之二十韻見之。詩壇雙星，光輝燦然，而不相犯也。

環於二大詩星之四週者，有無數小星辰，各現光芒，以飾盛唐之詩壇。如張九齡之醇厚，王維之澹遠，孟浩然之沖淡，高適岑參之雄壯激越，崔顥之以風骨凜然得名，王昌齡以情之篤見稱，儲光羲以素樸而有時譽，其他如賈至常等，殆皆一時之傑也。

邁感錄一

張九齡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似生意，自爾爲佳節；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終南山

王維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

中國文學史綱

一五四

臨洞庭上張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王維

夜別韋司士得城字

高適

高館張燈酒復清，夜鐘殘月雁歸聲，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春風欲送行，黃河曲裏沙堪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克渭北制度使節大尉光弼弟岑參

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

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少年行

王昌齡

西陵俠少年，送客短長亭。青槐夾兩道，白馬無流星。聞有羽書急，單于寇井陘。氣高輕赴難，誰顧燕山節。

江南曲

日暮長江裏，相送歸渡頭。落花燈有意，來去逐船流。

以上皆論盛唐，其一世之文運，猶潮之湧，氣勢勃鬱。至於中唐，名家如林，殆亦不遜盛唐之光焰。

四 韓與柳

韓愈傳略

其遭遇

其思想

其文章

其詩

韓詩與杜詩

韓愈

傳略

其顛沛憂鬱

韓柳之比較

柳之文

柳之詩

六朝

餘風

於初唐猶未盡革

然盛唐出李杜，養成復古的氣運

六朝極一時之盛的南方文學之氣焰，陡然而衰，而致南北兩文學之調和，復古的與調和的氣運，澎湃而注

於文章之上，終出韓柳二大家，其文章與李杜詩相並，而現唐代之奇觀。

姓韓，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也。以大曆（唐代宗年號）三年即民國紀元前一一四四年生。自幼好讀書，日記數千萬言云。漸長，能通六經、百家，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愈爲其推官。及晉卒，愈從喪出，四日而有汴軍之亂，乃去而依武寧節度使 張建封。建封以爲府之推官，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觸德宗之怒，貶爲陽山令。遷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爲東都分司。三歲，改都官員外郎，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 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刺史罷。澗諷百姓索軍頓之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澗貶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而御史覆問，得賊，再貶澗爲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進學解即草於此時，以寓其生平之不平者也。其略云：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紙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墮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俊醜，含芬咀華，作爲

變而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語殷鑒，詰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
愈謂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
文，莫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遷於方，左右其宜，先生
來試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惜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
。猶而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
。愈，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虛此，而反教人爲！
是蓋自當時環境上，積滿腔不平之氣所發。執政讀而奇之，以爲比部郎中史記修撰。
既而自考功，轉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裴度，按視諸軍，及
還，言賊必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有所奏言，執政不喜。會人有詆愈曰：「愈在江陵
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無狀，愈爲文章，命字於鏐，謗語鬻譽。」於是改裴字右庶子
。及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管憲淮西，奏愈爲行軍判馬。愈遽請先入汴，說韓弘協力。
及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時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遷於佛祠，王公大
人奔走拜之。愈聞而惡之，乃上諫佛骨表。然其論旨淺薄，善不足觀。略云：「漢明帝

時高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進靡不長。宋齊梁陳北魏以下，事佛漸盛，年代尤促。此皆儒教之顯見耳。袁入，憲宗大怒，持示宰相，將致之死。裴度崔羣等，不能慰帝之怒。然城里諸里亦有爲愈言者，乃貶潮州刺史。貶後所上表辭旨淒哀，帝甚感悔，欲復用之，而爲皇甫鏞所讒，乃移袁州刺史。愈在潮州，同民間之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間物且盡，民以是窮。數日之終，愈自往觀之，使吳湘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雷，自溪中興，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之患。所謂祭鱷魚文者即作於此時也。其在袁也，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使悉計備得贖，以所沒者歸之於父母，凡七百餘人。既而任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三遷讓州刺史，復國弘正而立廷湊，詔愈宣撫之。當行，衆危之。元微之請得愈可惜，憲宗亦悔，詔愈度事宜，不必入。愈往，廷湊嚴兵逆之，陳甲兵，有脅之之色。愈大驚，之。既而深州刺史牛元翼亦費園出，廷湊亦不之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御史中丞鄭元，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愛御史大夫。紳劾奏愈，愈有五百餘言，其文辭刺紛然，謂宰相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

部侍郎，而以紳爲江西觀察使。紳見亦得留意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依新唐書文苑傳，愈性明銳而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變；成就後進之士，往往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之親屬交友，無後者，爲遣嫁孤女，卹其家。嫂鄭之喪，爲服期以報。彼洵能有儒教的德性者。其最友善者有柳宗元劉禹錫（夢得）。其赴陵也，有詩云：「同官盡才俊，柳善偏與劉」，未嘗冷其交情也。其後進有孟東野，愈深推重之。其薦於鄭相也，曰：「有窮者孟郊，受才實雄驚」，推爲李杜後一人。其門弟子有張籍、皇甫湜、賈島、侯喜、李翱之徒，愈皆推獎之。

韓愈自云得孟子正傳，其抱負誠大矣。然彼亦時代之產兒，其所說又實爲南北兩思想之調和者，唐代章句訓詁學盛時，彼爲希有之思想家。然較之經學家，實詩人也。而配之於先秦諸子，列之於宋儒之間，則退之終無顏色。雖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闡深，若與孟軻揚雄相表裏，爲六經之佐輔，實未臻深奧，徒自負耳。

韓愈之文，又實混和南北兩文學而另立作風，名爲復古，實加味南方文學，擬於古

文，而頗能自創一體也。每自言文章自漢之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等，作者不世出。彼於是廣讀古文，時有所感得，故所作如長江大河云。

原人

韓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聖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焉，近而舉遠。

退之不獨長於爲文，其詩亦頗能追李杜之後，而有險奇雄豪之作。趙甌北弄曰：「惟少陵奇險之處，尚有推擴，故一眼覷定，自此開山開道，自成一派，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之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

見斧鑿痕迹。有心無心，實異於此。退之採詩法於杜，蓋如是一。然韓文既已雄渾豪健，其詩亦自能表現其性格，而爲雄壯奇險之作。如彼南山詩，與杜之北征篇相對，稱唐代之雄篇。蓋韓之於詩，最長古詩，而古詩中最流傳者，元和聖德詩，石鼓詩，月蝕詩，及南山詩等是也。

南山詩

韓愈

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圍。東西兩際海，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茫昧非受授。圓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欲休諒不能，粗敝所經覲，嘗昇崇丘望，戢戢見相湊；晴明幽棧角，縷豚碎分繡，蒸嵐相頽洞，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融液煦柔茂，積雲時平疑，點點露數袖；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峻絕，海浴蹇鵬噉；春陽潛沮洳，濯濯吐深秀，巖巒雖嶒岑，輒弱頹舍耐；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神靈日歛歔，雲氣爭結構；秋霜喜刻轢，磷卓立癯瘦，參差相疊重，剛耿凌宇宙，冬行雖幽墨，冰雪工錐鍊，新曦照危峨，億丈恆高表；明昏無停態，頃刻異常候，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筵；藩都配德運，分宅占丁戊，逍遙越坤

位，詆訐陷乾室；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湫，朱維方燒日，陰霞縱騰綠，昆明大池北，去覲偶晴晝，縣聯窮俯瀝，倒側困清瀉；微瀾動水面，踊躍蹂蹂狀，驚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前尋徑杜壑，至蔽畢原陋，崎嶇山軒昂，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嶺陸煩互走，勃然思拆裂，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岷，遠賈期必信，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幹，雷電怯呵詬，攀緣脫手足，蹭蹬抵積磴；茫如試矯首，塢塞生恟愁，威容喪蕭爽，近新遠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闕陰羈；魚蝦可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鸞環飛，投棄急捕毆，旋歸道迴睨，達枿壯復奏；吁嗟信寄怪，物質能化質，前年遭譴謫，探歷得邂逅；初從藍田入，顧眄勢頸脰，時天晦大雪，淚自苦矇替；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寒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蒼黃忘遐啼，所屬纒左右，杉篁吃蒲蕪，呆耀攢介胃；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昨來逢清霧宿願析始剖，嶂嶮躋冢頂，條因雜語勳，前低割開關，爛漫堆冢筍；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鬪，或妥若頊伏，或竦若驚雉；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或翻若

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筭，或燥若注炎；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籀，或羅若星離，或碎若鋤耨；或如黃育倫，賄勝項前購；先強勢已出，後鋪噴詞譎；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烈不褻押，雖遠不悖謬；或如臨食案，肴核紛釘飯，又如遊九原，墳墓包櫛椁；或纍若盆罌，或揭若甌卮，或覆若曠鼈，或頽若寢獸，或腕若藏龍，或翼若搏鷲，或齊若友朋，或隨若先後；或逆若流落，或顧若宿留，或戾若仇讎，或密如婚媾；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或靡然東注，或偃然北首，或若火烹焰，或若氣饋饈；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殼；或赤若禿齧，或燻若柴燠，或如龜拆兆，或若卦分絲，或前橫若剝，或後斷若姤，延延離又屬，尖尖叛還遘；喁喁魚鬪萍，落落月經宿，閭閻樹牆垣，巖巖架庫廐；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盤琇，敷敷花披萼，閭閻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大哉立天地，經紀肖營腴，厥初孰開張，偃俯誰綢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咒；鴻荒意無傳，功大莫酬劬，嘗聞

于祠官，芬蒨降歌吹，斐然作歌詩，性用贊報酬。

險奇者其弊爲晦澀。退之之文，既不免此弊，其詩，尤見此弊之甚也。彼非獨古詩而已，其他作品，無不皆然。與韓齊名者，則有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少爲文章，卓偉精緻，爲一時所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韋執誼善，二人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而與計事，擢爲吏部員外郎，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道未及半，貶永州司馬。既被竄，而斥地又荒蕪，因自放於山澤之間，感慨而抒其胸中之鬱積，一寓諸文。傲離騷而作數十篇，讀者感惻。彼與蕭儉善，見於所贈京兆尹許孟容之書，可知當時感慨之深。宗元久放浪，其所爲文，思致益深，嘗著書一篇，名曰貞符。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遷赴播州，宗元曰：「播者非人所居，而禹錫有親在，吾不忍令其窮於辭，以白其大人，欲往，則便爲母子之永訣」。卽具奏，願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宗元既到柳州，柳之人以男女質錢，期過不贖，子女均沒爲奴婢。宗元多方設計，悉贖歸。其尤貧者，使爲

書備，視其直足以相當，則當其實。既沒者，已出錢而助贖之。南方之進士，走數十里從宗元遊，一經指授，則其所爲辭文，皆有法，世號爲柳柳州。以元和十四年卒，年四十七。既歿，柳之人懷之，立廟於羅池，請於韓愈而撰碑文。

以韓柳相比較，則其出處性情不同。韓則洋洋如江河，柳則如孤峯之聳；一則大而無所不容，一則稜而奇峭也。柳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而不振，則彼固政治家之失敗者也。彼之狹者至是愈狹，孤峭者至是愈孤峭。二者之文章亦然。韓愈評其文曰：「雄渾雅健似司馬子長」。蓋子厚之爲人，精通於史，故嘗作封建論，出史學上之新說。又與韓愈論史，韓通經學，多讀古者之書，柳嗜史，閱左氏穀梁國語遷固之史，故其結果，影響於兩人之文章，其作文之道，亦因而異。柳嘗言曰：

「韓愈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未嘗以矜氣作之，俱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直，本之禮以

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也。

詩書禮易，雖亦彼之所通，然其文法之悟達，實在於史，其文之健雄而奇峭，實亦自此道而直入者也。

劍門銘

柳宗元

惟蜀郡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邱陵，以張鴛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己加也。惟梁守臣禪部尙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讐，以天討爲己任，推仁伏信，不待可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己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揚王誅延告兩士；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搃頑囂，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

國，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剽劓腎腸，拋拔根柢，俾無以肆毒；曰，集我勳力，鑿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爲大途，哀沮害氣，順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介山爲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髡；狂滑窺隙，猖獗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糧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明貔貅，陳爲犄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手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圍圍，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嘩嘩；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良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鑿亂，永代是觀。

至碑之記事文，尤極清絕之致，實爲記事文中之別開生面者。其西山宴遊記曰：遂命僮

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攬感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繞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就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三，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

妙味津津，有可掬者。讀之而心神欲往，非他人所可幾及也。

宗元又善詩，蓋得自陶淵明者也。沈德潛曰：「柳宗元學淵明，而得其峻潔」，至其長於哀怨者，蓋彼爲境遇使然也。

獨覺

柳宗元

覺來窗牖空，寥落雨聲晚；自遊忽遲暮，末事驚紛擾，問爲經世心，古人誰盡了。同時有武康人孟郊，字東野，年五十，始爲進士。韓愈嘗贈以詩曰：「昔年曾讀李

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並世如何復子蹤；我願化爲雲，東野化爲龍，其推重可知也。其所作詩，又頗類於韓。後世元遺山作論詩絕句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謂韓之優於孟云。然孟之才，決不劣於韓，終相比較而不少讓也。

開 砧

孟 郊

杜鵑聲不哀，斷猿啼不切，月下誰家砧，一聲腸一絕！杵聲不爲客，客聞髮自白，杵聲不爲衣，欲令遊子歸。

五 白樂天

樂天傳略——樂天之詩以通俗稱。長恨歌與琵琶行——元微之——中唐諸詩人盛唐中唐之間，以詩鳴者多。縹緲如太白，沉鬱如子美，矯健如昌黎，皆以詩而爲千載稀有之大手腕。惟以澆麗而一變其詩風者則爲白樂天。

樂天姓白，名居易，其先蓋太原人也。幼善於文章，敏悟絕人，未冠而西吳人顧况

况恃才而未嘗許一人，及見樂天之文而自失，曰：「吾自謂斯文特絕，今乃得子」。擢貞元中進士，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策第一等，爲集賢校理，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以振助災沴，樂天見詔節未詳，卽建言，盡免江淮之兩賦，以救流瘠，且乞多出宮人，憲宗納之。是時頤入朝，悉以歌舞之人，內於禁中，樂天以爲不如歸之，使頤勿得歸曲於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欲爲魏徵之孫贖故第。樂天奏曰：「徵在任宰相，用太宗殿材而成其正寢，今後嗣不能守之，陛下宜以賢者之子孫，可贖賜之，不宜掠美」。帝從之。久之，爲忠州刺史，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而知制誥。以穆宗之好畋遊，獻續虞美人箴。俄而轉中書舍郎。方是時，河朔復亂，右諸道之兵而出討，遷延無功，深州之圍益急。樂天雖進言而不用，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棺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又李泌之浚六井，民永被其恩澤。久之，爲太子左庶子。又爲蘇州刺史，以病罷職。及文宗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之初，二李之黨事興，楊虞卿與樂天爲姻家，以善宗閔，樂天緣黨人見惡而斥，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拜河南尹。開成之初，爲同州刺史，不拜。

改太子太傅，進馮翊縣侯。會昌之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歲。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且勿諡。樂天屢上言爲當道所忌，遂被擯斥，故意縱情詩酒。其後多以不容於世，又無立功名之意，自號醉吟先生，立傳一篇，其中有云：

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

頗喜佛道，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其空門之友有嵩山之僧如源；山水之友有平泉客韋楚；詩友有彭城劉夢得。酒友有安定皇甫朗。其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及與劉夢得齊名，又號劉白。

清乾隆帝評云：「蓋爲根柢於六義之旨，而不失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厚蒼勁，而爲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此評蓋可謂得之矣。其所尙者平易。蓋入俗耳者在於易，故有白俗之誚。然其詩之擬古者，獨以雅自誇，亦卓見之論也。故彼之詩，行於當世者，上自王公，下至野人田婦，莫不喜玩誦之。嘗與元稹書曰：自

長安至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遊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其詩者；士庶僧道孀婦楚女之口，往往有誦其詩者；軍使高叢寓，邀妓侑客，妓曰：『曷得學白學士之長恨歌，豈他之比哉？』由是增價。漢南主人宴客，諸妓見香山至，曰：『此秦中吟長恨歌之主到矣。』元和序樂天之長慶集，亦曰：『觀寺郵堠牆壁之上，無所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無所不道；繕寫摹勒，至街賣於市；不獨於本國已也，且東入日本，在平安朝之時代，最爲流行。』一都長慶集，不啻爲十襲珍寶，其影響之偉大可知矣。觀彼青年時所作，雖頗有求工之態，及其筆熟思精，則殆不求其工，而於平易中自見其工。其詩共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多，杜甫不能及也。論其質，論其量，論其流行，如樂天者，中國文學史上有數之詩人也。

白之詩其最流行者，在於古體。而在古體中尤以長恨歌、琵琶行、遊悟真寺詩等篇爲最。長恨歌八百六十字，琵琶行六百六十六字，遊悟真寺詩一千三百字，於中國詩世界中，可謂罕有之長篇矣。

漢皇羞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闕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塗紆登劍關，蛾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啼；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

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似太真，雪膚玉貌纔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問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袖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涕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情深，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劈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

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琵琶行

白居易

同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顛頓，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爾爾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鏘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蟇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長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嬖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城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其間且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錯雜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

和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長恨歌與琵琶行二篇，實使樂天所以成名者。然以二篇相較，則前者又優於後者。依陳鴻之長恨歌傳，則元和元年冬十二月，樂天陳鴻等，於晦日相攜而遊，話中偶及此事，相與感歎，謂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而不潤色之，則將與時俱沒，乃使樂天爲長恨歌云。然即海上仙山之奇譚，非樂天之思想，乃當時小說家流之話柄也。然寫爲詩，則極其哀豔，非樂天之大手腕，又焉能如斯乎？至於琵琶行，工則工矣，然不過寄一時之感慨，長恨歌則絳楊妃之一生，及其死後之情話懸懸，悲絕豔絕，終不可以相比也。若單就寄同情之點而言，則琵琶行亦有優於長恨歌之處。清之趙甌北，評長恨歌蓬萊一段，謂「此蓋時俗之訛傳，而非本事。其時玄宗臥病，輔國疑忌益深，關防必益密，豈有聽方士出入之理乎？卽方士能隱形入見，而金釵鈿盒，有物有則，又豈能馭氣而攜帶之乎？此必無之事也」。又評其琵琶行曰：「此豈居官者所爲乎？豈唐時之法令疎闊者

具乎」？此爲實際的傾向之弊而見於詩，乃以儒教的眼光觀之，非科學的觀察與考證的見解之病也，蓋不必辨耳。晚唐之杜牧，評論樂天，詆爲纖豔淫媠，非莊人雅士之所爲，要亦妄見耳。

樂天者，使其詩雖貴族的文學，而爲平民的也。彼蓋不役於詩，而役詩者也，彼乃一平民詩人也。然高古崇遠之調，終不見於彼之詩篇，是則爲彼詩之病歟？

與樂天同時而同其調者爲元稹。稹字微之，河南人也。元和之初，對策第一，授官左拾遺，後被貶爲江陵士曹參軍。久之，移虢州長史。其後於太和中，爲武昌節度使而卒。世雖有元輕白俗之稱，然元終非能與白比肩者。其連昌宮詞，雖與長恨歌事相似，然終非同工也。

李白詩

元稹

吳宮夜長宮漏款，簾幕四垂燈燄煖，西施自舞王自管，雪紵翻翻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嬾，舞腰嬾，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匡床臂爲枕，朝佩樅玉王晏寢；寢醒聞報門無事，子胥死後言爲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其笑越王窮慙悔，夜

夜抱冰寒不睡。

中唐詩人之有名者，其數不少。李長吉則以鬼才聞，亦一代之異彩也。

春坊正字劍子歌

李賀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
老蒺藜刺，鸚鵡潭花白鸚尾，直是荆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按絲團金懸麗
嚴，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餘如河間人劉長卿，長安人章應物，彭城人劉夢得，及張籍、王建，與大歷十才子——
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於中唐有
聲譽之詩人也。

送行軍

劉長卿

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劍已折，歸鄉身幸全；單于古臺下，邊色寒蒼然

滁州西澗

章應物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歸雁

錢起

瀟湘何事等閒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

江村即事

司空曙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從軍北征

李益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碛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石頭城

劉夢得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六 晚唐之詩

晚唐之詩風——晚唐諸詩人

詩勢影響於文學者甚大。國家之興盛也，則其詩歌亦自現雄偉之觀，如盛唐中唐是

也；國家衰替，則其文學亦不振，玉樹後庭花之爲鄭聲，亦豈偶然哉？！

唐之詩風，漸趨萎靡不振。嚴羽嘗作詩辨論之曰：「禪家分派，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如以論禪者論詩，則漢魏晉盛唐爲第一義；大歷以還之詩，爲小乘禪，已落第二義；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之詩者，臨濟也。學大歷以還之詩者，曹洞也。」

杜牧，性情豪放，以狂杜牧聞名，故其詩亦豪縱，而與晚唐柔靡之風異。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進士也。又舉賢良方正，以配子美，而世稱之小杜。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井州人，累舉不第，其詩以穠麗名。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開成中進士，會昌中爲侍御史。及李德裕執政，厚遇之。既而李宗閔之黨，與德裕相爭，乃爲不遇。其詩甚典贍，而與溫齊名。至宋代楊大年等宗之，名曰「西峴體」。若以溫與李相比，則李有勝於溫之處。其他有名於晚唐者，如鄭谷，如羅隱、許渾、皮日休、司空圖、韓偓等，亦一時之選也。

第七章 宋代文學

一 總論

學術界之新氣象——性理學之盛況——文學之概觀

秦火一舉，而漢唐之學，皆重訓詁，其末爲古註之墨守，不敢稍出新說。至於有宋，乃起反動，而性理之學，風靡一世，上與先秦相對，而呈思想活潑之現象矣。雖然，先秦時代，乃南北兩思潮對峙之時也；漢以後入魏晉南北朝，兩思潮遂相混而合流。唐代佛氏之說甚熾，入於宋代，乃開新研究之路，而予以批評的研究者也。

即如邵康節，先以一數目而說明天地，凡一元得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而有變遷之說，及周濂溪出，則有太極之說，至張橫渠又爲太虛之論；程明道出，大作倫理的研究，闡明心性，其弟程伊川紹述之，爲格物窮理之道，而集其大成。南宋之朱子，有理氣之說，未有天地之先而有理，有理而有氣，而有萬物之發育。萬物各有其一個小宇宙，其最精者現於人而爲性，而性有本然與氣質之別；性者主於理而無形，氣者主於形而有質；其

善者爲性，其難者爲氣。朱子之性理說如斯，此卽有宋一代學術思想之大要也。

五代亂離之際，文學之燈光，殆爲消滅之時。宋興，朝廷獎勵斯文，文學復盛。雖然，宋代文學之最可觀者，已有泰極而漸起於否之時也。「天津橋上杜鵑啼」，邵康節以是知地氣之南。北宋衰，渡江而南，若就南北兩宋之文學觀之，雖同爲宋，其風氣又不無異點也。宋代性理學之盛，未免稍妨其詩之發達，固不能比肩於有唐，見紛紅駭綠之奇觀也。

北宋之詩文變絕者爲蘇東坡。餘如歐陽修撰五代史，司馬光著資治通鑑，及老蘇小蘇曾子固王安石之流，雖文士輩出，而總幽於理學，不能注力於文學之發揚，至南宋以後，更可見也。其於詩，惟陸放翁與北宋之黃山谷相對立，稱宋代之大家而已，然終難幾及有唐之宏偉也。

二 蘇東坡與其前後

歐陽修之詩文——蘇老泉——蘇東坡傳略——其遭遇——其思想——其詩文——

臨棋，終日注目而勞心，使善弈者視之，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濟施哉？

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常道而置之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過不遇者，可勝歎哉！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而舉進士，不第，乃悉焚其所爲文，一意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語。所作文，皆縱橫之說，蓋兼蜀人之風氣也。其下筆也，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挈其二子賦職至京師，上其所著書，都二十

爲翰林學士之時也。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而舉進士，不第，乃悉

焚其所爲文，一意閉戶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語。所作文，皆縱橫之說，蓋兼蜀人之風氣也。其下筆也，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挈其二子賦職至京師，上其所著書，都二十

二篇。士大夫皆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其文。其文乃霽氣鬱勃，波瀾萬重，甚有精彩；其氣如神龍之飛躍，忽而晦，忽而明，誠盡變幻之能事者也。

樂論

蘇老泉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我生爾！既而其法未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響也如此之危，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違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特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葷

，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燭，徹其薑，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窒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潤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復何從而不信乎？

蘇東坡者，老泉之子也。名軾，字子瞻，以景祐三年生。幼而穎悟，博通經史，其

父既博學而能文，軾乃受其感化不少。與其父及弟，相攜入京師，使當時之碩儒歐陽修

驚其能文，并疑爲非出彼手。弟轍，字子由，又以文爲司馬光韓魏公所驚歎。此爲北宋文學達於絕頂之時，故司馬光諸名流，皆同時而相見。且范仲淹以能文聞，梅聖俞以詩鳴，而蘇舜欽相並，詩壇風靡，一種晚唐之萎弱云。

夏日晚齋與崔子登周襄故城

梅聖俞

雨脚收不盡，斜陽半古城，獨攜幽客步，閒閱老農耕；室氣無人發，陰蟲入夜鳴，余非避喧者，坐愛遠風情。

和解生中秋月

同上

不爲人間意，居然節物清，銀塘通夜白，金餅隔林明；醉客樽前倒，棲鳥露下驚，悲歎古今事，癡癡墮荒城。

及神宗用王安石，介甫，臨川人也。蓋安石者，雖歷受古今之非難痛罵，而實一有爲之敏腕的政治家也。其著著執行新法。其所信者，貫始終而不動，惟其狹量不能容人，較爲可惜，豈可目爲姦邪之小人耶？軾不喜安石之新法，頻上書攻擊之，終請外而爲杭州通判。後移於密，其後從徐移於湖州。既而有讒言，因下獄，遇赦，貶

於黃州。弟轍，亦坐罪，謫於筠州。軾在黃州，嘯吟於山水之間，送悠悠之日月，前後赤壁賦卽成於此時。移居八首，亦成於此時。自號東坡居士，亦在此時。其後五年，移於汝，自泗遷常。及哲宗立，召爲禮部郎中；司馬光等之不得志者，又盡立於廊廟。既而軾自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司馬光革安石之舊法，而不欲盡去之。軾復與之不合。其後爲翰林院學士，除侍讀，與侍讀程伊川不合，終請外，以龍圖學士知杭州，於煙霞之間，養其詩筆。既而復入翰林，爲人所忌，出知潁州，移知揚州，入爲兵部尙書侍讀，從禮部尙書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時一世女傑宣仁太后殞落，哲宗親政，軾不安而知定州。廊廟之形勢，果然一變，而轍等皆遭貶謫。

宋之天下，殆以黨爭而亡。彼此互目爲姦黨，必排之斥之，而其心始快，其願始遂。當時之學者，當時之政治家，舉轉輾於濁流之中，而蘇軾自不能例外。軾旣慮廊廟之有變，而請外任，然猶窮追其禍，奪兩學士之位，黜左朝奉郎，命知英州，又貶惠州安置。彼乃自謂今處瘴癘地之一個小村院，不得不吃齋飯之境遇，乃閉戶而靜思默坐。追窮黨人者，復欲啖其肉而噬其骨，軾乃復被遠謫於昌州。關山萬里，獨處生愁，又况彼

爲白髮老翁乎？哲宗崩，徽宗繼立，廊廡之形勢又一變，移軾於廉，又遷於永，獲赦，而有任便居住之命。在常州，一夕獲疾，終於不起，時建中靖國元年也，年六十有六。

蜀者，西方之地也，西方人雖頗類於北方，然又有異於北方者，余既屢言之矣，秦嘗據於此，故其地法家之說甚行。司馬相如出於此，而其賦有險怪艱澀之質，李白出於此，而其詩有飄逸之致；蓋西方者，并有南北之特質，其險奇爲超絕的，有喜縱橫刑名之說，與道教之出世的相反，然其相反者非必一致。若有疑此說，觀於東坡可也。

老泉既喜縱橫之說，故其所作如雷勢審敵，自有策士之風。東坡繼之，亦好縱橫之辨。故彼之妙處，在於論策。王安石定科舉之法，欲以策論取士，東坡論其弊，謂非以實學經術取士，則有所不可。科舉之有弊，固如彼所云。然東坡之得意者，實爲論策。以是痛擊安石而不餘，直有穿入其肺腑之手腕，彼實得先秦之縱橫刑名家，及賈陸等論策之筆法也。

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祖

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入何嘗不以言試，取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於政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擇略盡，臨時剽竊，輒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壓服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尙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者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願視齊學以爲虛器，而欲使此等

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是豈非置諸縱橫家之列而無憾乎？如其上神宗皇帝書，無慮七千餘言，滔滔而如奔流急河，忽而危巖，忽而急湍，然一脈不紊，痛論政弊，所謂賈長沙之雄恣，與陸宣公之整飭，兼而有之，不特賈陸之所不及者，洵一篇大文辭也。

至於所行之事，行路者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出千頃之陂，一歲一遊，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堤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役必大煩擾，凡所肇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辨，興修便許，申奏替換，實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

不言，諸色人安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常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黜，淫浪姦人，自昂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坡，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此其一節，爲痛論興水利之害者。蜀人之性格，有北方人之氣象，彼不能與時事離，故觀天下之政，其與己異者，須臾不得安，乃以其一枝江河不盡之筆，而痛擊之不置也。

雖然，東坡好道教，又通釋氏之道，以蜀人而又實有南方人出世間的思潮者也。故彼之貶於黃州，謫於嶺南，在瘴癘之境，得以安心立命也。彼之雪堂歌云：

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服，而脫我之襪；是堂之作也，吾非取

雪之勢，取雪之意；吾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吾。

此等語，非得之於道數乎？其和柳子玉曰。

說靜故知猶在動，無閒底處更求忙。

題榮師湛然堂曰：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妙湛總

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語想則默非對語，此語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抱雷

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三語椽。

此非見其通禪理乎？

黃州有寺曰安國寺，在茂林修竹陂池亭榭之間，東坡每焚香默坐，而有所悟。自

記曰：「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許自落，表裏儻然，無

所附麗。私竊樂之。故其貶竄海外萬里之地，猶心無一所憂，所謂平生生死夢三者，

無優劣之大悟，蓋由於此。與王安石相遇，能忘其舊怨者，蓋由於是。雖其功名不成，

而終能安心立命，以求釋老之道者，非又是西方人而有南方人之性情者乎？

東坡之詩，與彼之文章，同是議論英爽，筆鋒精銳，隨在而見。趙甌北評其詩曰：「精金要鍛鍊，方得鉛中銀。然坡詩實不以鍛鍊爲工，其妙處在於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獨絕也」。甚得其當。要之，於彼之文章，見才力之橫溢；於彼之詩篇，見才氣之縱橫；彼以文爲詩者也。以彼之詩，比韓之詩，韓之詩或有大處，然韓之險怪晦澀之弊，終不得見之於大蘇也。蘇之詩文，有雙絕之稱，洵在於此。惟以彼之文與詩相較，文猶輸一著也。

金山妙高臺

蘇軾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齒几；蟾蜍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

遊金山寺

同上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冷南
畔石鑿隄，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鄰國，江南江北青山多；懣懣畏晚尋歸
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
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
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新城道中

同上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挂銅鉦；野桃含
笑入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隴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

大蘇之詩，殆所謂欲言而盡言者矣，思馳而筆隨之。然其所謂飄逸，有似乎李白，
彼實最能表現蜀人之性格也。東坡豪放而豁達者也。其弟轍沉着而細心者也；彼轉輾於
黨爭之旋渦中，而以七十有四之高齡，至許州而歿。而轍之得意處，亦與大蘇同在於
論策。識力之卓拔，文章之精銳，父子兄弟，相並爲三，三蘇之名，鳴於古今，豈不宜

乎？

與三蘇相並而聘文名者，有曾南豐，名鞏，字子固；及王安石。後世合韓柳歐及三蘇與曾王二家，謂之唐宋八大家。南豐之溫和，臨川之精銳，固不愧爲宋代大家，然欲評論而例引之，則非此小冊所能容也，茲從省略。

惟出於蘇門而開江西詩派之宗之黃庭堅，當少敘之。庭堅字魯直，江西人也。雖遊於蘇門，而如東坡之以文作詩者異。其所作一語不苟，務避俗調，音節之和諧，風調之圓美，非彼之所好，而鍊句刻意，彼之本色也。故句之嶄新者多，格尙峭拔，其弊也，有非自然而過於求工者，所謂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終乏詩之風味爾。

題竹石牧羊

黃庭堅

野火小蜂蝶，幽篁相依綠。阿童三尺筆，御此老叢棘。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尙可，半門殘我竹。

此非全陷於理窟乎？蓋山谷亦受性理之影響者也。同時有張耒、晁補之、秦觀之徒，與山谷共稱爲蘇門四子。

三 陸放翁

南宋文學之概觀——放翁之傳略——其際遇——其詩章——其他作家
南宋渡後，國家多艱之秋也。北宋雄健之氣，既不足，况理學盛行，有害於文學之發達乎？雖有朱熹出而爲一代大儒，然於文學界，則仍甚寂寥。呂東萊之東萊博議，葉水心之文章，雖極有名，列於北宋名家之間，終少顏色。僅有陸放翁，足以代表南宋之文學而已。余今欲陸放翁，以示南宋文學之概觀。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也。才氣超絕，尤長於詩。恰當金兵頻侵，社稷日危之時，故陸之所詠，多感時事，而慷慨悲憤之意多。靖康之難，二帝北狩，有使屈飛「踏破賀蘭山斬樓蘭」之憤慨，卽在於此時代。放翁生於其間，以文字交遊不拘於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而自號爲放翁。卒於嘉靖二年。其所作詩，合計全集，及遺稿，共有一萬餘首。蓋於中國詩人中，爲第一富於著作者。其生平經歷，詳見和州縣志。嘗有自述一首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

名有漸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夜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亂，羯鼓手催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宋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遺堪惜。」放翁學杜，如：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邇至元白，固已可憤嫉。觀彼云云，足以窺見其境矣。元之輕，白之俗，非其所好，乃直研杜詩而私淑之，偶因時勢之逼迫，使彼棄筆墨而舉戎軒，橫槊進軍，則自與其生平之氣象有異。當自述其所以悟達，示其影響所感染，晚年有恬淡之風，則為彼之老境所致而已。甌北謂陸之才，不過東坡，而其詩實能過蘇云，蓋受時勢之影響，使其詩自然到此妙境也。

趙翼曰：「放翁之工夫精到，出語自然老潔。他人數言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語了之，此其鍊在於句前，又在於句中，觀者并不見有鍊之迹，乃真鍊之至云。」論放翁可謂能中肯。放翁之才，不亦大乎？

舴艋爲家東復西，今朝破曉下前溪，青山缺處日初上，孤店開時鶯亂啼；倦枕不成千里夢，壞牆閒覓十年題，漆園傲吏猶非達，物我區區豈足齊。

網丈人觀道院壁

同上

斷香浮月磬聲殘，木影如龍布石壇，偶駕青鸞塵世窄，閒吹玉笛洞天寒；奇香滿院晨炊藥，異氣穿岩夜浴丹，卻笑飛仙未忘俗，金貂猶着侍中冠。

放翁與朱熹友善。然觀其放浪於山水，至自頽放，則亦受道教之感化所致。其晚年詩之平淡，亦無非因於此也，與放翁並名者，有楊誠齋。誠齋之所得意者，詩中夾有俚語，與放翁之學杜者異。

宋既亡，於文學更有含蓄，而發其悲歌慷慨之氣者多。其尤者有文天祥之正氣歌，謝枋得之卻聘書，所謂使頑夫廉，而懦夫立者是也。

四 兩宋之詞

詞非詩餘——詞之源流——詞之發達——柳耆卿——蘇東坡——李易安——辛棄

疾——南北之別——詞之諸作家

詞者，一名長短句，以其字句之長短參差，不若詩之整齊故也。人或以為詞者，詩

餘也；卽詩之餘事而附隸於詩者也。此說殊不當！蓋詞者，自有其源流而具獨特之性質

也。汪晉賢之言曰：「自有詩而長短句漸爲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頌三十

一篇以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魏晉魏歌十八篇，篇皆長短

句，謂非詞之源乎？至於六代，江南采蓮諸曲，去倚聲不遠，其不卽變爲詞者，四聲猶

未諧暢也。自古詩變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傳於伶官樂部，長短句無所依，則不得不

更爲詞。當開元盛日，王之渙，高適，王昌齡詩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薩蠻等詞，亦

被之歌曲。古詩之於樂府，近體之於詞，分隸並聘，非有先後；謂詩降而爲詞，以詞爲

詩之餘，殆非通論矣。見《三朝詞綜序》。王昶更進而言曰：「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

實詩之正也。」（清詞綜序）可知詞者，決非詩之餘，乃與詩相對而爲獨立之個體，特

發達較遲耳。

沈約之六憶詩，梁武帝之江南弄，詞之濫觴也。李白之菩薩蠻，憶秦娥，張泌之

漁子歌，詞之權輿也。後有白樂天、溫飛卿盡繼作之。然終未能盛。五代時，韋莊、歐陽炯、馮延巳，南唐後主等相繼而作，成詞之新體。但此時僅有小令，而無中調、長調也。迨宋立大晟府，爲雅樂寮，日製新曲，如周美成、柳耆卿、姜白石、蘇東坡、秦少游、陸放翁輩相競作之，於是乃臻隆盛，而詞體遂全確定矣。俗所謂唐詩宋詞，詞之曲者，非無因也。茲介紹諸名作家如下：

柳耆卿者，名永，初名三變，崇安人，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柳永爲舉子時，多游狹斜，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自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柳詞之廣傳可知也。

雨霖鈴

寒暄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暢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去年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便總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東坡亦好作詞。清四庫全書東坡詞提要云：「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軾而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詩人比較蘇柳之詞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即東坡）之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語雖近諺，情實相似。蓋柳鍾南方婉麗之秀，蘇得北方豪壯之氣也。」

念奴嬌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當年，小橋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當時有女作家李易安者，名清照，山東濟南人，自號易安居士。適趙明誠。屢遭亂離，故其詞如泣如訴，一發其胸中鬱結。屬辭工，寫情熱，不愧宋之大家。辛稼軒等

多效易安體作詞，其見重可知。所作有漱玉詞六卷，今存者僅二十餘首耳。

聲聲慢（秋情）

李清照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

損，而今又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又有辛棄疾者，字幼安，歷城人，官至浙東安撫使，著有稼軒詞。清四庫全書稼軒詞攷要曰：「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家爲變調，而異軍特起，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

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辛棄疾

綠樹聽啼鴉，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嗔到春歸無處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辇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頭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

壯士悲歌未徹！嗚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噓清淚長號血！誰伴我？醉明月！詞有南北二派，南派婉約，北派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之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之恢宏。屬於南派者爲：李後主、晏元獻、柳耆卿、張子野、周美成、秦少游、李易安等及其他南宋諸名家是也。屬於北派者爲：蘇東坡、辛稼軒、劉改之等是也。世多謂南派爲正宗，北派爲變體，然決不能如此強立本支而蔑其各有之長處也。

第八章 金元時代之文學

總論

遼金元之興替——遼金元之文學概觀

遼爲古之契丹，起自松漠。太祖以兵經略四方，故禮文之事，多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之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自景宗至聖宗間，爲遼之極盛時代。以科目取士，士從下僚擢升侍從，駉駉有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

猶爲務，故真章文物，甚闢如也。雖遼史文學傳所載，有蕭輝家奴、王鼎、耶律昭、劉
輝、耶律孟簡、耶律谷欲之徒，終無足觀也。

東胡之別種，有女真者漸大。及骨打王立，自稱爲帝，國號大金，太祖是也。至
太祖時，亡遼破宋，捕徽欽二帝而北還，大削奪中國土地。其初雖未有文字，但世祖以
來，漸立教條；太祖既興，得遼之舊人用之，使介往復，使用自己之文字。至太宗時，
立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而經籍之類，歸於其手，宋士亦多附之。至是以遼之遺文及
宋之文教，而成金文學之源矣。熙宗祭孔子，北面執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
變，庠序日盛，士之繇科第而位至宰輔者，踵相接。當時儒者，爲專門名家之學，故朝
廷之典策，鄰國之書命，粲然可觀。觀金史文藝傳所載之人，有韓昉、蔡松年，及其子
珪、吳激、馬定國、任詢、趙可、郭長信、蕭朮復、胡礪、王說、楊伯仁、鄭子昭、黨
懷英、趙周昂、王庭筠、劉昂、李經、劉從益、李中孚、李純甫、王鬱、宋九嘉、龐鑄
、李獻能、王若虛、王元節、麻九疇、李汾、元德明，及其子好問諸人。

當宋寧宗時，蒙古之太祖起，乘金之衰弱而侵之。至太宗陷汴京，金之社稷，凡百

二十年而亡。至世祖滅宋，君臨中國，卽元是也。世祖雖下新字額之詔，然不處廢用。惟其文學甚有可觀，雖詩有纖弱之詭，而元朔之最可誇耀者，卽小說戲曲之盛行，是亦於中國文學史上所當大筆特書者也。

二 元遺山

金代之文士，遺山傳略。遺山之詩，遺山以後之元詩人。

金史文藝傳後曰：「韓昉、吳激者，楚材而晉用之，亦足爲一代之文。蔡珪、馮定國之該博；胡珉、楊伯仁之敏贖；鄭子莊、麻九疇之英偉；王鬱、宋九老之邁往；三季之卓犖，純而者知道，汾者任氣；獻能者尤以純孝稱；王庭筠、黨懷英、元好問，自足知名於後代；王競、劉從益、王若虛之吏治，不掩其文之長處；蔡松年者，文藝之中，至爵位之最重者云云。故金代之文章，韓昉吳激導其先，楊雲翼趙秉文爲之中興。韓於其末，出元遺山，而更添其光彩。

元遺山，名好問，字裕之，太原定襄人。其系出於拓拔魏，父元德明，實金代之文

學名士也。遺山之賦箕山等詩，趙秉文見之，以爲自少陵以來，無此作者；以書招之，於是其名震於京師，京師目之爲元才子。正大年間，辟爲鄧州之南陽令，轉爲內鄉令，爲寶善都省掾。天興之初，入翰林，適金之社稷傾覆，於是復仕於元。汴梁以來，故老皆盡，遺山獨爲一代之宗匠，以文章獨步於世者幾三十年，每以著作自任，修金史，輯中州集百餘卷。及金源君臣言行錄，卒年六十有八。

元遺山固不能比於唐宋各大家，然其人生於湖北，繼湖北豪健之血脈，承湖北山河嶽鬼之氣概，時值社稷滅亡，故其發言，悲壯激越，感憤者多。郝經評之曰：「以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放，足以繼坡谷；有古文之體，有金石之例，足以比肩蔡文；樂章之雅麗，情致之幽婉，足以追躐稼軒」。遺山之才，在金朝實爲重也。

箕山

元好問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跡絕，許君棲隱地，惟有太古雪；人間黃屋貴，物外祇白潔，尚厭一瓢喧，負重寧所屑；降衷均義稟，汨利忘智決，得剛又早蜀，有濟安用薛；千戈幾變爛，字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齊采薇蕨；至今陽城山，衡碑猶

邱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肺肝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橫波亭爲青口帥賦

同上

孤亭突兀插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邱；疏星淡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雁秋，倚劍長歌一杯酒，浮雲西北是神州。

遼山以後，博得元代詩人之稱者，有虞集，有楊載揭傒斯，薩都刺，皆以北人而富於華贍之辭，巧於宮詞；爲之變者有楊維禎。雖然，元之詩概近於纏，若唐宋之風格，終不能見之。

費無隱丹室

虞集

碧雲雙引樹重重，除卻丹經戶牖空，一徑綠陰三月雨，數聲啼鳥百花風；年深不計栽桃客，夜靜長留賣藥翁，幾度到來渾不語，獨依秋色數歸鴻。

暮春遊西湖北山

楊載

愁耳偏工著雨聲，好懷常恐負山行，未辭花雨鬢髮盛，正喜湖光淡澹晴；倦聽客猶勤訪寺，幽接吾欲厭歸城，綠隴桑麥盤櫻笋，因憶離家恰歲更。

贈彈箏者

薩都刺

銀甲彈冰五十絃，海門風急雁行偏，故人情怨知多少，揚子江頭月滿船。

雨後雲林圖

楊維禎

浮雲載山山欲行，橋頭雨餘春水生，便須借榻雲林館，臥聽仙家雞犬聲。

三 小說與戲曲之發達

中國小說戲曲發達遲滯之原因——前代小說戲曲之特質——水滸傳——三國志——

雜劇——西廂記——琵琶記

上自先秦，下至宋代，中國之文學史上，何寂然而無聞小說戲曲之記載耶！此蓋中國之特色，而歐洲文學史則不然也。其所以然者，蓋亦傾倒於北方思想之故。北方思想，純乎儒教之勢力，故其結果，并小說戲曲而輕侮之，即作者自觀，亦以爲末技小道。蓋從儒者之見地觀之，則文章者，乃經國偉事，至小說戲曲，畢竟塵芥而已，傷風敗俗之害物而已。北方思想既不適於小說戲曲之產生，而讓於思想富贍之南方人發達之者，

非無圖也。

且自元以降，就小說戲曲之發達觀之，亦尚爲北方思想所繫縛，鎔鑄於儒教模型之內，其傾向昭昭也。卽所謂假之以勸善懲惡，警世易俗，贊聖道，輔王化，而爲經世治國之一助者，此之謂也。

中國之小說戲曲，其發源本甚早。如莊子之寓言，方士虞初之小說九百，如稗官，皆起於周末漢初；至漢魏以下，所傳之穆天子傳，飛燕外傳，如裴銅集之傳奇，五朝小說所載之紅線傳，蝴蝶奴傳等，其數夥多，雖或爲後世戲曲小說之粉本，亦不可不謂爲小說戲曲之發達也。然其發達而臻於可觀者，實在於元代。

至宋末而有彈詞小說者起，混俗語爲演義，其尤者爲宣和遺事，元代之水滸傳，卽取此爲粉本。水滸傳以百二十回本爲正本，至於作者，雖紛議不決，余則從施耐庵所作之說。觀其首尾貫徹，描三十六箇人物，均如躍躍欲活，極描寫手腕之能事，實爲中國小說中有數之作，其文辭亦雄渾爽利，洵可稱壯絕快絕之妙文也。

與水滸傳相並者有三國志演義，相傳爲羅貫中作，尙未可信。依續文獻通考，則謂

非羅貫中而爲羅貫。貫字本中，杭州人，所編撰之小說有數十種云。三國志以演義之體，據正史之事實而作。從其詞色與其文辭觀之，未免拙劣，終不敵水滸傳；且其原本之存否，議亦未決。謝肇淛評曰：「以悅里巷之小兒則可，而爲士君子所不足道一，其說甚奇。」

樂府者，一轉而爲詩餘（詞），再轉而爲曲。元代之戲曲盛行，而雜劇之作者亦輩出。所謂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也。宋有戲曲唱詞，至金而爲院本雜劇諸宮調；而爲爲院本，爲雜劇，名雖異，實則一也。曲有南北，二曲皆從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其音嘈雜複雜。中國之詞，不快於北耳，故爲新聲用之，卽北曲也。雖然，北曲復不諧於南耳，故變新體而爲南曲。北之特色爲勁切雄麗；南之特色在清峭柔遠。北之字多，而於調促之處見筋節；南之字少，而於調緩之處著多神。北則詞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詞情少而聲情多。北之力在於絃，南之力在於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此兩者之大較也。

羣英編所稱之雜劇五百五十六本，元五百三十本，內無名氏一百七本，娼夫十一本

。尤優者有元人百種之著。而北曲（雜劇）之優者爲西廂記；南曲（傳奇）之最者爲琵琶記。

西廂記取唐元微之所作之會真記爲粉本。或曰關漢卿作，又云王實甫所著，後說近似。總成十六折，其脚色雖單純，其全篇爲一片情話，但其詞采，翻稱千古絕調，非誇言也。金聖歎以「左傳莊生之文，以駱賓王勝；孟子七篇以奇峭勝；國策以匪緩勝；太史公以龍捲勝。夫莊子孟子國策太史公，又何足道？吾獨不意西廂記爲一傳奇，而於其用法，乃兼有數書之長」，亦豈敢阿私好而爲此語乎？錄驚夢一折如下以示例。

驚夢

張生引翠童上云：離了蒲東早三十里也，兀的前面是草橋店宿一宵，明日早行，這馬百般不肯走呵。

（雙調）（新水令）（張生唱）望蒲東蕭寺暮雲遮，慘離情半林黃葉；馬遲人意懶，風急雁行斜，愁恨重疊，破題兒第一夜！

（步步嬌）昨宵個翠被香濃熏蘭麝，欲珊枕把身軀兒起，臉兒廝搵者；仔細思量

，可憎得別！鋪雲髻，玉梳斜，恰似半吐初生月。

早至也，店小二哥那里？店小二云：官人俺這里有名草橋店，官人頭房裏下者。

張生云：琴童撒和了馬者，點上燈來，我諸般不要喫，只要睡些兒。琴童云：小人也辛苦，待歇息也。就在床前打鋪，琴童先睡着。

張生云：今夜甚睡魔到得我眼裏來！

（落梅花）旅鶯歇單枕，亂蛩鳴四野，助人愁。紙窗風裂，乍孤眠被兒薄又怯，

冷清清幾時溫熱！

張生睡科，反覆睡不着科，又睡科，入夢科。

自開科，云：這是小姐的聲音呀。我如今卻在那里？待我立起身來聽。

內唱張生聽科。

（喬木香）走荒郊曠野地，不住心嬌怯！喘吁吁難將兩氣接，疾忙趕上者！

張生云：呀！這明明是我小姐的聲音，他待趕誰來？待小生再聽。

（鐵琵琶）打草驚蛇，他把俺心腸搭；因此不避路途賒，瞞過夫人，穩住侍妾；

張生云：分明是小姐也，聽咱。

見他臨上馬，痛傷嗟；哭得我似癡呆了，不是心邪；自別離已後，到西日初斜，愁得陡峻，瘦得暈暈，半個日頭早掩過，翠裙三四褶，我曾經這般磨滅；

張生云：然也，我的小姐，只是你如今在那里呵？又聽科。

（錦上花）有限姻緣，方纔等貼，無奈功名，使人離缺；害不了愁懷，恰纔較些；掉不下思量，如今又也！

張生云：小姐的心分明便是我的心，好不傷感呵！吁科，再聽科。

（後）清霜淨碧波，白露下黃葉，下下高高，道路拗折，四野風來，左右亂蕩，俺這里奔馳，你何處困歇？

張生云：小姐，我在這里也，你進來波。

忽醒云：哎呀，這卻是那里？看科，吓，原來是草橋店。喚琴童，熟睡不應科，仍復睡科，睡不着，反覆科，再看想科。

（清江引）（張生唱）呆打孩，店房裏沒話說，悶對如年夜！

琴童：不知此時甚麼時候了？

是暮雨催寒蛩？是曉風吹殘月？真個今宵酒醒，何處也？

噤着科，重入夢科。

鶯鶯上敲門云：開門！開門！張生云：誰敲門哩？是一個女子聲音，作怪也，我不要開門呵。

（慶宣和）是人呵，疾忙快分說；是鬼呵，合速滅！

鶯鶯云：是我，快開門咱。

張生開門科，攜鶯鶯入科。

聽說罷將香羅袖兒披，原來是小姐！小姐！

鶯鶯云：我想你去呵，我怎得過日子？特來和你同去。張生云：難得小姐心腸也。

（香牌兒）你爲人真爲徹，將衣袂不藉，繡鞋兒被露水泥沾惹，脚心兒管踏破也！

（甜水令）你當初廢寢忘餐，香消玉減，比花開花謝，猶自駁等些；又便枕冷衾

寒。鳳隻鸞孤，月圓雲遮，尋思來，怎不傷嗟！

（折桂令）想人生最苦是離別，你憐我千里關山，獨自跋涉；恨這般掛肚牽腸，倒不如義斷恩絕！這一番花殘月缺，你不戀豪傑，不羨驕奢，只要生則同衾，死則同穴。

卒子上，張生驚科。

卒子云：方纔見一女子渡河，不知那里去了，打起火把者。走入這店裏了，將出來，將出來。張生云：卻怎生了也！小姐，你靠後些，我與他說話。鶯鶯下。

（水生子）你硬圍着普救下鐵揪，強當住咽喉伏劍鉞，賊心賊腦天生劣？

卒云：他是誰家女子？你敢藏着！

休言語，靠後些，杜將軍你知道是英傑，觀着你化爲醜管，指一指，教你做骨血，看匹白馬來也。

卒子怕科，卒子下。

張生抱琴童云：小姐你受驚也？童云：官人怎麼？

張生醒科，做意科，呀，原來是一場大夢。且將門兒推開，看只見一天露氣，滿地霜華，曉星初上，殘月猶明，無端燕雀高枝上，一枕鴛鴦夢不成。

（雁兒落）綠依依，牖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疏刺刺，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顛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生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難離捨，冷清清咨嗟，嬌滴滴玉人何處也？

董云：天明也，早行一程兒，前面打火去。

（鴛鴦煞）柳絲長，咫尺情牽惹，水聲幽，彷彿人嗚咽，斜月殘燈，半明不滅，驚恨新愁，連綿鬱結，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寫，除紙筆代喉舌，千種相思對誰說？

《西廂記》元末人高東嘉名則誠者所著，彼孝婦貞妻之行路難，全篇之趣向，比於《西廂》，則複雜而多趣。其文辭雖比《西廂》婉麗，不免稍遜，然澹雅而又備冷豔之態。毛聲山嘗以琵琶記與《西廂記》相比較，而評之曰：「王實甫之《西廂》，好色而不淫，高東嘉之《琵琶》」

怨慄而不亂，西廂近於風，琵琶近於雅。琵琶勝於西廂有二：一曰情勝，二曰文勝。西廂之情，則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也；琵琶之情，則孝子賢妻，敦倫重道，纏綿悱惻之情也，是琵琶之情勝於西廂處也。西廂沙文，琵琶亦妙文，然西廂之文中，往往雜用方言，而琵琶無之，是琵琶之文勝於西廂處也。雖然，孝子賢妻敦倫重道，纏綿悱惻之情，與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果有勝乎？何所見而云然？聲山之說，亦未免深染儒教的倫理觀也。且以琵琶之文優於西廂，其理由亦不充分。豈混方言之戲曲，不若純平文語編之戲曲乎？評者視戲曲與正史經書爲同一之觀念，其評之不當，不問可知矣。惟明之湯若士評琵琶曰：「琵琶記者，都從性情上著工夫。并不以詞調之巧情爲長」，可謂得其理矣。

水滸三國與西廂琵琶，合稱爲元代之四大奇書。及後世之金瓶梅西遊記出，配水滸三國志，亦有中國小說四大奇書之名。元代戲曲之傑出者，於西廂琵琶外，如拜月，如荆釵，名作甚多。蓋元代通俗文學之發達，所以如是者，由於宋末先燃其導火線故也。元代如詩，如史錄，如論文，可傳於文學史上者殆少，獨有小說戲曲之彩華盛開。

在中國爲空前特異之精彩，於文學界放一盞大光明者，亦氣運使然爾，豈偶然哉！

第九章 明代之文學

總論

八股文之束縛——明儒皆宗宋而無新創——明代詩文之復古傾向——太祖既滅元而統一中國，頗注意於內治，大興文教，不遺餘力，故有明一代，而文學亦斐然成章。以經義定取士之法，所謂八股文者即起於此時。八股文者，經義之文也，前講四股，後講四股，故名之曰八股。八股文在形式上之束縛，較之四六駢儷，有過之無不及。故有明一代，而爲鑄型的文學，使有氣力之文學不見發達者，其弊在此。

明之學業，多嘗宋之糟粕。宋蘇、劉基、王禕、方孝孺之徒，出於建國之際，文名蓋世，而其所奉者，實在於宋。英宗之世，薛瑄出，又唱道程朱之說；曹端、胡居仁之徒亦倣之；及陳獻章出，而江門之學起。獨王守仁祖述陸子，倡良知良說之說，眼空一

世，直與宋儒朱子之疊相摩，而其徒爲姚江之學派。

明代文章家之可傳者，於國初有宋濂、方孝孺、王守仁、歸震川之徒，而以宋濂爲最剛勁。

秦士錄（抄略）

宋濂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維人；鄰牛方鬪，不可摩，拳其背，拆仆地。市門石鼓，十人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方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嘯歌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壯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刀。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史，上下三千年

，纒繡如貫珠。阿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阿索酒披
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考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
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阿言大
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至於詩，則沈德潛序明詩列代曰：「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而二百
七十餘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別。嘗取有明一代之詩而論之，洪武初，以劉伯溫之高格
，並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鑪並軫，然猶存元代之餘風，未極隆時之正軌。
永樂以還，體崇臺閣，軌敲不振。弘正間，獻吉仲獻，力追雅音，廷昌穀，左右騰斬
，古風水陸；餘如楊用修之才華，薛君審之雅正，高子業之冲淡，俱稱斐然；于麟元美
，益以茂秦，接踵於曇首。其間雖規格有餘，未能變化，識者各其自得之趣，然其菁
英，彬彬乎取大雅之章。自後正聲漸遠，繁響競作，公民袁氏，竟陵鍾氏、譚氏，比之
自鄧無譏。蓋詩衰而國祚亦衰，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此可謂論明詩之變遷，
略而得當者。明代詩之最尤者，爲國初高季迪。永樂以後，臺閣體盛，其間李東陽而

反抗之。李獻吉何仲默等七子出，唱道復古之說，文言秦漢，詩稱盛唐。其後李于麟王元美等出，紹述李何，稱後七子，歸震川出而力排之。然至其末，袁宏道等爲輕靡之調，又一變而爲清新冲澹之詩風。而小說戲曲，盛於元代，乃多可觀之作。

概而論之，則明代文學，復古之文學也。李何李王，前後七子之徒，唱復古，反抗之者唱唐宋，其所宗時代，雖有前後，而於復古則一也。蓋宋代思想家之清新潑刺，其反動爲明代拘執迂泥之思想界；除王陽明一派，悉莫能振。其於文學，要亦不能超越此等復古氣運也。

二 高青邱

劉伯溫之詩——青邱之傳略——青邱之性格——薄命詩人——青邱詩評——其他諸詩家

太祖之起也，劉基從之，有偉功。基字伯溫，青田人。以功封誠意伯。後爲胡惟庸所毒死。元季之詩，都尙辭華，伯溫獨標高格，欲追遂韓杜。其樂府較古詩爲高，古詩

較近體爲高，五言近體又較七言爲高。

走馬引

劉基

天冥冥，雲濛濛，當天白日中貫虹；壯士拔劍出門去，手提鐵頭擲草中！擲草中，血漉漉，追兵夜至深谷伏，精神感天天心哀，太乙乃遣天馬從天來；揮霍雷電揚風埃，壯士一呼天馬馳，橫行白晝吏不敢窺；戴天之恥自古有必報，天地亦與相扶持；夫差徒能不忘而報越，檮於會稽又縱之，始知壯士獨無愧，魯莊何以爲人爲！

玉階怨

同上

長門燈下淚，滯作玉階苔，年年傍春雨，一上苑牆來。

高青邱者，與劉基同時，不獨標於國初，且有明一代之最卓越者也。高青邱名啓，

字季迪，吳郡人，少警敏，力學工詩，上竊趙安，下逮開元。其文亦尚氣，多辯難攻擊之體。青邱在吳淞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適。其人好權略，聳人聽聞，憫然以爲天下無人

修元史，授翰林國史編修官。後辭去，賜金還，復遨遊於甫里之墟，銳志不少衰。居

無何，遂於鄂。適江夏魏觀爲治郡。青邱爲觀作上梁文，連坐腰斬於市，時年三十九。然其獲罪之因，實坐作諷刺詩云。

青邱之詩，與其年爲比例可謂甚多。有吹臺集、缶鳴集、江館集、風臺集、青邱集、南樓集、姑蘇集、勝王集等，凡二千首。文有鳧藻集，詞有扣舷集。曾序缶鳴集曰：「古人之詩，不專意爲之。國風之作，發於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爲務乎？後世殆有名家者，一以此爲事而不他顧，疲殫心神，搜刮萬象以爲工。求於言語之間，所得意則歌吟舞蹈，舉世所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篤好，以之取禍，雖方羅困迫，亦不忍廢，謂之惑也，宜矣。」青邱爲詩，可謂嗜之深矣。青邱者，南方人也。故其爲詩情感迸發。然其詩才，實屬天賦。矯逸而才氣橫溢，所謂穠麗無粉澤，清新復高古，優入盛唐，命意騁辭，如健鷁橫空，如快馬歷塊，如春園桃李，如秋汀蘋蓼，超逸不羣，俊麗可喜是也。其爲辭偉麗雄健，絕無纖弱氣，沈德潛評之曰：「侍郎之詩，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無不出入其間，推一時之大作手。特才調有餘，蹊徑未化，故一類元風，未直追沈攢云」。又可謂能抉得其所短者，青邱詩實有此弱點也。

明皇乘獨夜遊園

高 啓

花暈樓頭日初墮，紫衣催。宮門鎖，大家今夕宴西園，高懸銀盤百枝火；海棠欲睡不得成，紅妝照見殊分明，滿庭紫燄作春霧，不知有月空中行；新譜霓裳試初按，內使頻呼燒燭換，知更宮女報銅籤，歌舞休催夜方半；共言醉歌終此宵，明日且免羣臣朝，只愁風露漸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喬；琵琶羯鼓相追逐，白日君心數不足，此時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姑蘇臺上長夜歌，江都宮裏飛錢多，一般行樂未知極，烽火忽至將如何？可憐蜀道歸來客，南內淒涼頭盡白，孤燈不照返魂人，梧桐夜雨蕭瑟。

遂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任中丞出

重臣分陝去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岳雲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

送李使君鎮海昌

同 上

海風千里捲雙旌，按轡初聞屢部情，人雜烏夷爭午市，潮隨山雨入秋城；鳴孤不

近睢陽廟，突騎猶屯廣利營，肯掃帳中容我醉，夜深燃燭臥談兵。

約與青邱同時者，有楊基、張羽、徐賁、張簡、袁凱、劉崧、林鴻之徒，皆以詩名。如楊基，如袁凱，雖如鐵中之錚錚者，而有或折於纖，或乏變化，或骨格不高之誦；比之青邱，則自不能追及。

長江萬里圖

楊基

我家岷山近西往，正是岷山發源處，玉巴春霽雪初消，百折千回向東去。江水東流萬里長，人今漂泊向他鄉，煙波草色時牽恨，風雨猿聲欲斷腸。

京師得家書

袁凱

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

姑蘇曲

李崧

城頭烏夜啼，姑蘇臺日風淒淒，芙蓉露冷秋香死，美人夜泣雙蛾低。銅龍咽寒，漏促，玉手撥繁絃轉紅玉，鴛鴦飛去樓廊空，猶唱吳宮舊時曲。

明初詩人之作，其琅琅可誦之清婉篇什，亦錄一二於下：

暮歸山中

藍仁

暮歸山已昏，灑足月在澗，衡門棲鵲定，暗樹流螢觀。妻孥候我至，明燈共蔬飯，佇立松桂涼，疎音隔河漢。

白雁

顧文昱

萬里西風吹羽衣，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含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晨度雪霑衣，天涯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

三 李何七子與李王七子

永樂以後之文運

李東陽之詩

李何七子之詩

其風骨

李王七子之詩

其風骨

其他諸人——明末之文運

太宗永樂以後，臺閣體流行之秋，詩運不振之際也。楊子奇曾槩之徒出，雖皆鳴於一時，亦無如明初之骨格者。

漢江夜泛

楊子奇

泛舟入玄夜，奄忽越江干。異景頽西林，列宿燦以繁。凝霜飛水箭，回颿蕩微瀾，孤鴻從北來，哀鳴出雲間。時遷物屢變，游子殊未還。短褐不掩脛，歲暮多苦寒，悠悠念行邁，慊慊懷所憊。豈不因時命，苦辛誠獨難。感彼式微詩，喟然興長歎！

維揚懷古

曾棨

廣陵城裏昔繁華，煬帝行宮接紫霞。玉樹歌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樓臺處處迷芳草，風雨年年怨落花，最是多情汴堤柳，春來依舊帶栖鴉。

然反動之氣運漸起，李東陽出順天之際，排永樂以後之詩風，而一振之。其所作者，頗存唐宋之餘韻流風，延而致復古之氣運，又其潮之一上一下耳。

遊岳麓寺

李東陽

危峯高瞰楚江干，路在羊腸第幾盤。萬樹松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平沙淺草連天遠，落日孤城隔水看。薊北湘南俱入眼，鷓鴣聲裏獨凭欄。

倚東陽而唱復古者，有李何七子，明代之文運至此一變。

而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也。弘治六年，陝西鄉試舉第一，明年成進士，官兵部員外。彈壽寧侯，下獄，得釋。其後應詔上書，陳二病三書六漸，凡五千餘言，極論得失。夢陽才思雄鷲，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陽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識其萎弱，言文必秦漢，言詩必盛唐，非是者不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慎、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也。弘治十一年，舉於鄉，年方十五。十五年成進士第，授中書舍人。與李夢陽輩唱古詩學，夢陽最雄駿，景明稍後出，相與頡頏，景明、夢陽相並，有國士之稱。然兩雄不並立，後遂反目。夢陽主摹擬，景明主製造，相馳驅於文壇之上，夢陽之五言古，宗陳思康樂，然過於雕刻，未極自然。七言古稱雄渾悲壯，縱橫變化。七言近體稱開合動盪。然要其所長，在於雄渾；而何景明詩以秀朗勝。

選李中丞赴鎮

李夢陽

黃雲橫天海氣惡，前飛鷺鶴後叫鶴。陰風夜撼營巫閭，曉來雪片如手落；中丞接

善本視師，躬歷險，陰揮熊貔，已嚴號令，偃鼓角，更掃日月，開旌旗；椎牛李牧將士，躍射虎李廣何奴知，屯田城古不謬，賣劍渤海今其時；寒門蕭蕭風馬鳴，長城雪殘春草，低飛鴻雁胡沙靜，遠道鯨鯢翰海青；觀小范擒戎日，誰信胸中

十萬兵？

鱗魚

何景明

五月鱗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能先，賜鮮偏及中璫第，薦熟應開寢廟筵；白日風

塵馳驛騎，炎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筍金盤敢望傳。

李何俗風，又出李王七子。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也，其始官刑曹。濮州李先芳

，臨淄謝榛，孝豐吳維岳，皆唱詩社，乃往依之。時有王世貞字元美者，太倉人也，嘉靖

二十六年成進士，年方十九，好作詩古文，先芳引之入社，遂與攀龍定交。明年，先芳

出爲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譽入社，是謂五子。未幾，徐行，吳國倫亦入，乃改稱

七子。諸人多少年，才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如無人，七才子之名，播於天下。既

而先芳擢繼岳，不與同列，兩人恨徹骨；其後榛被擯，攀龍遂魁其羣。其持論云：

文自西京名詩自天寶以下，俱不足觀一。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學。攀龍才思勁爲，最高。獨心重世貞，天下並稱王李云。又李夢陽與何景明並稱何李王李云。其詩將以聲調勝，然辭意不能無重複。所擬樂府，至更古數字，以爲己作。文則齷牙信屈，讀者不能終篇，至是而復古之弊亦甚矣。

名山藏文苑記云：「一日攀龍傾酒，謂世貞曰：夫天下有偶而無孤美，於人亦然；孔氏之世，乃有左丘」。世貞睨目不答。攀龍遽曰：「吾失言，有老庸耳」。若夫論才之高下，則世貞於攀龍，樂府古詩，世貞實勝攀龍遠甚。然二者皆有摹倣之弊，或不及變形，或失於露骨，終鮮神來之韻也。

古意

李攀龍

秋風西北起，吹我遊子裳。浮雲從何來，安知非故鄉？蕭蕭胡馬鳴，湖翻下枯桑。暮色入中原，飛蓬轉戰場；往路不可懷，行役自悲傷。

西宮怨

王世貞

一點點蓮花漏未央，乍寒如水浸羅裳。誰憐金井梧桐露，一夜鴛鴦瓦上霜。

李王七子中，得與李王相比者，爲謝榛。榛字茂秦。沈德潛評之云：「五言近體，句烹字鍊，氣逸調高，七子中故當推獨步」。

榆河曉發

謝榛

朝輝開衆山，遙見居庸關，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里間；征塵何日靜，古戍幾人閒，忽憶棄繻者，空慚旅鬢斑。

折李王七子，推唐宋諸家者，雖有如王遵嚴、唐荆川，然能與宋濂相對稱，爲明代之文宗者，實歸有光也。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嘉靖十九年舉於鄉試。不第，授徒居嘉定，築亭於江上，讀書、道學，其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而治焉。隆慶四年，一學士高拱，趙貞吉知有光，引爲南京太僕丞，修世宗實錄，卒於官。有光爲古文，本於經術，好太史公之書，而得其神理。時汪世貞主盟文壇，而甚有力，有光觝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於有光，爲之讀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而與震川俱排李王者，有湯顯祖、茅坤之徒，其弊乃流爲袁宏道兄弟之諧謔，鍾伯敬之怪奇。嗚呼！

卓吾出於其間，以奇峭之文辭，唱道奇拔之說，又當謂爲一代之奇士也。

高肇龍出於萬曆之頃，學陶淵明，得其大趣；歸子慕之詩亦雅淡，詩品與高相似。怪嘉燧之詩，以娟秀無塵稱；鄭琰則有燕趙悲歌之聲；陳子龍盡力欲拯詩道之衰；故至明末，文運又一振云。其他當明社傾覆之時，殉節之士，如梁朝鑑、黃淳耀、吳易、夏完淳、麴露；其他如錢秉鑑、顧絳、王翊、杜濬、余澹心，吟咏之篇不尠；僧則如梵琦、宗泐、宋仁、道衍、明秀，閨秀如郭貞順、陸涓、沈瓊蓮、屈安人、黃安人、方維儀、黃幼藻、商景蘭、曹壽奴；當時詩運雖微，未全墜地；不獨不墜，其流風餘韻，入清而鼓舞一代之文氣，稱清初之大家者，類皆明之遺民也。今錄明末閨媛詩一首，以終此節。

送夫人入觀

屈安人

君往燕山去，棄妾維水傍，維永向東流，妾魂隨飛揚；丈夫輕離別，所志在四方，努力事明主，肯爲兒女傷？君有雙老親，垂白坐高堂，晨昏妾定省，喜懼君自量；珍重復珍重，丁寧須記將，既爲遠別去，飲余手中觴，莫辭手中觴，爲君裝

行裂，陽關歌欲斷，柳條絲更長。

四 小說與戲曲

西遊記——金瓶梅——湯顯祖與戲曲——顯祖傳略——所謂玉茗堂四夢——牡丹

亭

明代小說之最足稱者爲西遊記，相傳爲長春真人所作，或曰，係長興縣丞吳承恩作。全書共一百回，假唐僧玄奘赴天竺求經之譚，說人間之性情，述解脫之方便，釋幽玄之教理，意馬心猿，制千種萬能之情慾，終達解脫彼岸之光景，依一枝靈筆，顯躍行間，足徵作者手婉之巧妙也。

與是相並者有金瓶梅，以複雜之清話，將各個脚色之性格，一一寫出，亦不世之佳品也。惜流於穢褻，殆近淫書耳。

其他演義小說之類，出者紛如，惟其有介紹之價值者，止前二書。

作戲曲者雖有沈青山、陳大聲等諸家，然其最足傳者，實監川人湯顯祖也。顯祖字

若士；以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遷禮部主事。星變之際，上書，議於徐，遂遷昌州，行知縣事。滅虎縱囚，有令名。其後奪官，家居二十年而卒。作傳奇四種，牡丹亭、還魂記、邯鄲夢、南柯記、紫釵記是也。

當明七子出，古文辭復興之時，顯祖以宋濂爲宗，與歸震川等相排擊。其所居茗玉名堂，文史狼籍，雞豕圈雜沓，而顯祖坐其間，俯仰自得。胸中所鬱積者，發爲詞曲，洗蕩情塵，銷歸鳥有，其盡觀如此。

玉茗堂傳奇四種，皆說夢，故有玉茗堂四夢之名。如牡丹亭佳人，於夢中遇一秀才；邯鄲夢說邯鄲之枕；南柯記夢遊蟻國；紫釵記夢得俠者之助；莫不取夢配之。顯祖所得意者，在其詞曲。然自其脚色論之，則邯鄲夢、南柯記、紫釵記之類，甚不足取。

獨以牡丹亭還魂記之作，顯祖之名，足以不朽。書中演杜麗娘夢書生折柳，情不能禁，常自寫真，終則愛鬱病死，葬於梅花道院後三年。向所謂夢中之人者，偶來宿於梅花道院，與鬼通夢，鬼自謂見閻王於廳前，閻王許其回生，乃發墓而復甦。此所謂夢中人者，乃書生柳夢梅也。相與赴京，得爲狀元。然麗娘之父，是時軍於淮陽，不信其女

復蘇，而夢梅遂遭奇禍。至於其末，暗雲終霧，夫妻浴於恩光，此全書梗概也。且趣向既幻且奇，而能極力寫出其情，作者想像力之豐富，可以知矣。幻非幻，奇非奇，情之力也；能為夢中之戀而死，死而復蘇，蘇而夢中之人歸於現實，將一熱情女郎，活現於紙上矣。况其詞曲，上配於西廂記而無遜色，為政治家而失敗，為古文辭復興排擊家而不成之湯蔭士者，獨以為詞人，其成功而得譽於後世也宜矣哉。

第十章 清代之文學

一 總論

清代學風之不變——考證學之盛況——文學之影響——開海禁以後中國文化之證乎列國之後

先秦諸子之濼理，其反動為漢唐訓詁之學；宋儒言性理，其反動為清之考證。有清康熙乾隆之時，實中國學術史上一大放光明之時，不獨文學已也。佩文韻府、淵鑑類函

、康鴻字與之類，皆成於康熙之世；世庫彙書總目、大清一統志之類，修於乾隆之世；所謂文質彬彬，經術詩文，無一不盛之世也。其時上有英主，如聖祖高宗，下有領學之名家輩出，洋洋乎美哉。考證之學風，開於此矣。如閻若璩、毛奇齡、段玉裁、焦循、戴震等之徒出，皆考據名家也。而施愚山王漁洋之詩，朱竹垞方望溪之文，史論家則有趙翼，傳奇作家則有李漁，皆足爲一時之秀。

代表有清一世學風之考證學派者，爲閻若璩。若璩字百詩，太原人。辨駁一書，必檢數書以相徵，每析一義，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必得其解而後止。當時人云，書經若瞶之眼，則紙繆百出，貽笑人口，學者皆不免爲其譏詆。世宗在潛邸，聞其名，手書延至京師，呼爲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使進見。其所著書，每觀一篇，未嘗不稱善，寵遇特殊。及病篤，請移於外，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以二十人舉之，移於城外十五里之地，安穩如臥。脉實，不覺其行。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卒，年六十九。世宗作詩輓之，文爲祭之。其所著有日知錄補正、尚書古文疏證、困學紀聞注等。其孫麟、林商輯遺書，作潛邸劄記六卷，嘗題曰：「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

；彼一生致力於考證，故有此也。其友有顧炎武。炎武日知錄三十二卷，補遺四卷，凡三十餘年，瀝其心血於一書中也。一切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紕繆，及炎武與若輩相見，出日知錄以相質，若日知錄補正五十餘條，炎武虛己從之。然若輩雖博學，固空一世，獨於詰難此書，沾沾自喜，其重炎武可知。清朝學界之趨勢，非可以閻若璩卜之耶；當時不獨考證學盛，且潛心於性理之儒者亦不少。如餘姚人黃宗羲，其尤者也。宗羲通諸經，九流百家之學，無所不窺，其學以標慎獨爲宗。本王陽明開發良知之旨。而於滕文公爲世子章，力闢沈潜詰之語，辨無善無惡之非。於居下位章，力闢王畿之語。辨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之說，不盡主「姚江派」。惟清代之詩，受考證之影響，殊乏風骨氣韻，而注重於格調，不免有詞藻豐麗之失耳。

清自乾隆至嘉慶間，爲國運隆盛之際，亦文運隆盛之時也。此後則外患內訌交至，國家少寧日。因而文運亦不能盛，洵可歎也。欲中國文學再登盛運，其惟放眼環顧，於世界潮流之前，一吸其英華而始可也。嗚呼，業斯文者，曷其勉之！

二 詩人與文學家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廖榮舟——錢啟齋——吳梅村——

南施北宋——王漁洋——其他諸士

清初著名文章家，皆明之遺民，而清之文章，實已去明代古文辭之弊。茲就矯矯者分述於次：

侯方域，字朝宗，明末之名士也。嘗主雪苑社。其論文宗韓歐，詩亦寓牢騷無聊之意，而追蹤杜甫。其爲人豪邁而有英氣。故影響於文辭，亦矯健豪爽也。順治十年，僅三十有_一而歿。其集爲壯悔文集。世以長洲之汪琬，寧都之魏禧，合稱爲清代三大文家。而評方域爲才人之文，禧爲士之文，琬爲儒者之文。

魏禧，字冰叔，寧都人也。明亡而隱居山中。其所好者爲史，左氏、蘇洵之，爲其所最喜，故其文辭，有奔放之致。至其敘事文，徐述齋評之曰：「變化迷離，引人入勝，字裏行間，可謂似廬陵中之翹楚者」。聖祖時，詔中外舉博學鴻詞，禧亦被舉，以疾

辭。郡太守呼吏督之就道，不得已，泉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扉被索斷而臥，經疾篤，乃放歸。後二年，赴緬陽故人約，舟至儀真，暴病心氣，一夕而卒，年五十有七。其妻聞喪，絕食十三日而死。有魏叔子集行於世。

汪琬字若文，長洲人也。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試名爲一等第十九名，改爲編修官，入史館，僅三十日而撰史傳一百七十餘篇，以邊病而陳情請告。康熙二十九年卒，年六十有七。其文華而不纖，質而不俚，多不經典，取法史牘，私淑韓柳歐蘇各名家。四庫全書提要曰：「明代古文一派，自七子膚溢，三袁繼僂，至於崇禎而極敝。清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稱琬與魏禧侯方域爲最工」。雖然，禧才縱橫而未歸於純粹；方域弄藻，稍涉浮夸。惟琬原本六經，而軌轍復正，與二家迥別。所論書不爲言二輩者，核陸唐密不無愧色也。琬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瑕額，故恆不滿於人，人亦恆不滿於琬。與王士禛一年，後乃相忤。其詩有一區區警世心，豈爲一懷祖一之句。以王述則士禛，又與閻若璩相詬，皆爲世之口實。雖然，從來勢相軋者，必其力相敵；不相敵，比弱者不敢，強者不屑，不至互相排擊。否則必有先敗者，亦不能久相

支柱。士禎詞章有名於一世，不與他人角，所與爭者爲趙執信與阮。若陳洽博，亦名於一世，而與角者爲顧炎武與阮，則阮之勁敵，可略見矣。阮亦可謂見重於當世矣。

侯方域之徐作霖事謂傳一節云：

閏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溷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宏光立，祿中死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講贈，以爲祠部郎。而張謂雷城破時，賊以刃斫之，頤且斷矣。謂猶右手灑其髻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頤，徐步行，口啞啞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

以視魏禧蘇京論有一節云：

知人之難，豈不信哉！古之善用人者，非必盡有高世之識也；內設大公之心，外破一成之見，因其跡之所可見者，參於衆論而衡之以理，則久之而能僞短長，可以互得。嘗觀世所號君子，必其愛君子，惡小人，然君子惡小人之異己者，而愛君子之同己者；夫惟同己之愛，則小人可以出沒其間，而人得其懷心；故吾謂小

人之難知，非獨其才足悅也；始莫不有過人之行，嶄嶄然立名義於天下，足以大服君子之心，而及其終，得天下之柄，禍遽至於不可救。蓋自古有之，而侔之小人，工此術尤衆，其以接跡而不絕，以至於亡。

更觀汪琬之贈翁君序有一節云：

往予遊東山，值翁君盛時，甲第相望，其子弟輕裘鮮服，日夜與賓客相過從，彈箏撫瑟，有古遊園公子之風；今相距不過數年，逢春死，遂登老且病，而君亦淒落長安中，迄無所遇，翁氏幾無復前日之盛矣。然君意氣如故，終不以此自悔恨也。豈古之范少伯原巨先之流耶？

三家文致之相異，呈現乎此矣。可與王子相馳騁者有廖榮，其文辭以氣勝，發胸中鬱積之處，而爲豪宕卓犖之文，其文集名二十七松文集。自序其集曰：

筆代舌，墨代淚，字代語言，而箋紙代影照，如我立前而與之言，而文章著焉；則書者，以我告我之謂也。且吾所謹告，漢漢者皆也矣，嗚嗚者皆也矣，雖孔子猶不能告之七十二國，況下此者乎？退而自告之六經之孔子，而後可焉。則千古

著書之標也。故舌可筆矣，淚可墨矣，語言可字矣，而影照可箋紙矣。而我不書乎？而書不我乎？以我告我，宜聽之而信且博也。

其爲人也，可由其文調而知也。

明季社稷傾覆之際，多落拓不遇之士。此輩皆不願折節而奔愛新羅氏之庭，熒熒自守，隱於文，以一韜斬新之格調，而發其三騷鬱勃之氣。如廖柴舟，如金聖嘆，非皆此氣運之所致乎？在元代之初，使宋末不遇之士，隱於小說戲曲。著作；清初多以氣勝，出文章家，亦與之相異；詩家之有名者，亦多係明之遺臣。其最著者錢牧齋是也。

錢牧齋名謙益，字受之，江南常熟人也。明萬曆年間中進士，探花及第，授編修。

惟其人有不足取者，當京師之被陷也，報至，牧齋赴南京，與諸大臣議立君，牧齋欲立潞王，而鳳督馬士英等立福王，阮大鍼用事，牧齋大懼，附從二人，得爲禮部尙書，上疏頌英王，爲大鍼訟冤條好，然二人錮不之信。及清師定江南，牧齋出降，仕至禮部右侍郎。其後里居，年八十有三而卒。牧齋之所排擊，爲李王復古之禮。至於李東陽歸震川之文，則盡力推奉之。才思之雄，當時無及。而其所著之詩集箋註等類，盡於康熙時

被焚燬，以其爲名教罪人之故也。故欽定國朝詩別裁集，不收錢謙益之作。乾隆之上雖曰：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縉流，均以不能死節，覲顏苟活，乃託名勝國，妄肆狂瀆，其人實不足齒，與奮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雖然，以其人而棄其詩，非特無謂，更足徵封建君主卑鄙之用心焉耳。牧齋之詩，實滿朝有數之大家也，何得廢之！

獄中雜詩 錄一

錢謙益

良友冥冥恨夜臺，寡妻稚子尺書來，平生何限彈冠意，後死空餘掛劍哀；千載汗青終有日，十年血碧未成灰，白頭老淚西窗下，寂寞書題一雁回。

金陵雜句絕句 錄一

一夜紅箋詩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哥喚客聲。

與牧齋相識者有吳梅村。

吳梅村名偉業，字駿公，太倉人也。爲明崇禎時進士。明亡，退隱於山林。其後被薦而降於清朝，任祕書院侍講，遷國子祭酒。其後家居力學。康熙辛亥，年六十有三而

卒。趙翼評其詩曰：「當時名位聲望，雖次於錢，今日平心而論，則梅村之詩，不可及者有二。一則神韻悉本於唐人，不落宋以後之腔調；措事顯情，又宛轉如意，非如學唐者之徒襲其貌也。一則取材多用正史，而不取小說家之故實，選聲作色，又兼豔動人，非如食古之物而不化者也」。蓋其生平，於宋以後詩本不寓目，全濡染於唐人；而已之才情書卷，又自能瀾翻不窮。故以唐人之格調，寫目前之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啻不推爲近代中之大家。若論其氣，則稍衰頹，而不如青邱之健舉；語多疵累，而不如青邱之清雋。至其感憤時事，俯仰身世，纏綿悽惋，情文有餘，則較青邱而覺意味深厚。梅村博通於史，明於典故，且生於國步艱難，社稷傾覆之際，多所感慨。彼雖生於南方，而承北方人之氣性，有實際的傾向。甄北所謂用正史而不取小說家之故實者，蓋謂此也。雖然，以此而爲詩之能事，更無有尙於詩者誤矣。使中國之詩，得一轉化者，全非因此。梅村詩中最妙者，爲七言古詩。張如哉所謂「氣格恢宏，開闢變化」者也。若求其例，則莫如永和宮詞。

永和宮詞者，取正史之事實而潤飾之，於末段含蓄諷刺者也。明熹宗有妃曰田貴妃

，受帝之寵，而漸專橫，與皇后厲氏相惡，爲帝所譴。其後以後進言，而再召還田妃。雖然，不久而妃病死。既而有李白成之亂，帝與后殞落於萬歲山，洵可謂悲慘之極。福王之子由松起義兵，欲復明室，而漸有驕奢之念。此詞敘之，而未段戒由松也。

永和宮詞

吳偉業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依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鬋固無雙，蹴鞠彈碁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喜吹簫；君王宵旰無歡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儿金牀少晏眠，陳蛾豔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感至尊，皓齒不呈徵索問，蛾眉欲蹙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濟譙，房帷久絕珍奇薦，勅使維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制擅江南，小閣爐煙沈水舍，私買瓊花新樣錦，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鑷不妒溫成貴，早日艱難誰大家，比來歡笑同良娣；奉使蒲樓冀佩蘭，往還偶失兩宮歡，雖云樊噲能辭命，欲得昭儀意怒難；綵繡小字書成印，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憐，舍辭欲得君王溫；君王內顧恤傾城，故劍還存敵膽恩，子詔玉人

豪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
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
樽客因催博進錢，當年
便殺彈箏伎；
班姬才調左姬賢，
霍氏驕奢竄氏專，
涕泣微聞椒殿詔，
笑譚豪雋灑陵田；
有司奏削將軍俸，
貴人零落宮車夢，
永巷傳聞去玩花，
景和門裏誰陪從；
天顏不懼侍人
愁，
后促黃門召共游，
初勅官家伴不應，
玉車早到殿西頭；
兩王最小王母戚，
長者讀書
少者弟，
聞道羣臣審定陶，
獨將多病憐如意；
豈有神君語帳中，
漫云牽衣降離宮，
巫陽
莫救倉舒恨，
金釵離殘玉筋紅；
從此君王慘不樂，
叢臺置酒風蕭索，
已報河南失數州，
况輕少子傷零落；
貴妃瘦損坐匡牀，
慵髻啼眉掩洞房，
豈惹湯溫冰簟冷，
荔枝漿熱玉魚
涼；
病不禁秋淚沾襟，
裴回自絕君王膝，
苔沒長門有夢歸，
花飛寒食應相憶；
玉匣珠襦
啓便房，
薤歌無異葬同昌，
君王欲製哀蟬賦，
諫筆詞臣有謝莊；
頭白宮娥啞嚙聲，
庸知
朝露非爲福，
宮草明年戰血腥，
當時莫向西陵哭；
窮泉相見痛倉黃，
遠向官家問永生，
幸免玉環逢弒亂，
不須銅雀怨興亡；
自古豪華如轉轂，
武安若在愛家族，
愛子雖添北渚
愁，
外家已葬驪山足；
夜雨椒房陰火青，
杜鵑啼血灑龍門，
漢家伏后知同恨，
止少當年
一貴人；
碧殿淒涼新木拱，
行人尙識昭儀塚，
麥飯冬青開茂陵，
斜陽蔓草埋殘壠；
昭邱

松檜北風哀，南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槐。

其後順治之際，施愚山以詩顯，與宋荔裳相對，時有南施北宋之稱。沈德潛曰：今之論兩家者，則宋以磊落雄健勝，施以溫柔敦厚勝，又各自擅長」。荔裳名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山東之風氣，彼於詩有所感化，故現北方之氣格。愚山名閏章，字尚白，江南宣城人，自化於南方之風氣。愚山名滿天下，求詩歌碑版者，足趾錯於門戶。四方之名士，負笈而問業者，至無虛日。蓋愚山之詩，素養甚深，進以積學，故曰：「詩如其人，不可不慎，浮華者浪子，叫號者粗人，窘瘁者淺，癡肥者俗，雲月風露，鋪張滿眼，識者見之，直如一葉之空紙而已」，彼之詩能實現彼之主義者也。

岱嶺夜雨

施閏章

寒星看掌上，暮雨忽尊前，積氣無巖壑，秋聲劃海天；萬松飛瀑裏，三觀亂雲邊，恍惚身何在，真從象緯眠。

遣懷

宋琬

年來憔悴客江關，草草經營水面間，漸喜疎桐能受雨，尙憐新竹未成斑；官同社

燕秋南北，門對江鷗月往還，歸計祇今餘白髮，移家終欲傍青山。

王漁洋亦生於此間，漁洋名士禎，字貽上，山東新城人也。初爲牧齋所重，旣而詩名漸高，天下舉爲詩壇盟主。愚山評云：「如華嚴之樓閣，彈指卽見」，其詩才之高，可以想見。

蠟磯飄雪夫人詞

王士禎

霜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草蕭蕭，郡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

秦淮雜詩

同上

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景似殘秋。

朱竹垞又以詩文鳴於江左。竹垞名彝尊，字錫鬯，秀水人也。嘗謂：「詩文須本經史，否則淺陋勦襲而已」。從學經史，至於諸子百家，當時之人，稱爲詩文之正宗，不得磨滅。若以詩論，則王朱並稱；以文論，則漁洋之文，不免墮乎略後，此可爲公論矣。

同舍人五兄登觀山頂

朱彝尊

杖策荒塗外，憑高遠樹重，微茫開積水，縹緲見孤峯。湘雨春歸雁，深由日暮鐘。何年共招隱，相伴入雲松。

欲窺彼文章之一斑，試讀萬柳堂記一節云：

葬雪客山東時，道經臨胸，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澗側汝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之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闕，石之戴土者當別，亭之圮者當葺，葵輦不治，願專力於是，則以冶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門者弗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亡者歟！

「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既而大海，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云云，其作文之法如斯。又嘗曰：「作詩者亦必纏綿悱惻於中，然後寄之吟詠，以宣其心志，則言之工，可以示同好，垂來世；卽有未工，亦足爲悟悅性情之助」。觀此，彼豈一尋常之題詩人乎？著 曝書言集。

其他如查初白，或諱之曰：「氣足則調自振，意深則味有餘」。又如趙瓊北，有二

十二史劄記，及甌北詩話之著，其名傾倒一時，爲清代有數作家。餘如袁子才之詩文，蔣影園、尤西堂、張船山等，其可傳者不少，一從省略，載二三詩於左以示例。

紅橋泛舟

查慎行

十里珠簾廿四橋，百年花月屢綦銷，多情愛拂遊人面，尙有垂楊萬萬條。

赤壁

趙翼

依然形勝扼荆襄，赤壁山前故壘長，烏鵲南飛無魏地，大江東去有周郎；千秋人物三分國，一片山河百戰場，今日經過已陳迹，月明漁火唱滄浪。

秦中雜感 錄一

袁枚

高登秦嶺望襄斜，鐘鼓樓空曉暮鴉，古井照殘宮殿裏，書堂吹入戰場沙；賀蘭風信三邊笛，杜曲霜痕九塞花，每欲憑欄怕惆悵，二千年是帝王家。

三 小說與戲曲及批語

紅樓夢——李漁十種曲——孔云亭桃花扇——洪昉思長生殿——蔣影園九種曲——

一 批語家金聖嘆

小說戲曲，清代多傑出之作。如曹雪芹之紅樓夢，李笠翁之十種曲，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孔云亭之桃花扇傳奇，蔣藏園之孔雪樓九種，皆當代可傳之佳品也。

紅樓夢以一百二十回之大篇，二百三十五男子，與二百十三女子，錯雜配合，經以賈寶玉及金陵十二釵之情話，緯以榮國寧國二府之盛衰，而成此篇。其結構之偉大，布局之複雜，作者縱橫而運其藻思與才筆，一無所漏，涉於人情之微，則下精深之觀察，實中國稀有之名構也。水滸傳以雄壯勝，紅樓夢以幽豔勝，若言其妙，二者實不相讓。李笠翁，名漁。所著有傳奇十種，是謂笠翁十種曲。即風箏誤、厝中樓、鳳求凰、意中緣、比目魚、玉搔頭、橫鸞交、巧團圓、奈何天、憐香伴是也。而通此十種，無一非喜劇。其書於風箏誤後云：

傳奇原爲消愁說，費盡杖頭歌一闕，何事將錢買哭聲，反令變喜成悲呢？惟我填詞不費愁，一夫不笑是吾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

蓋彼以喜劇爲劇之本分，以喜劇家自任也。

窈翁之特色，爲詞曲之平易。故如西廂，如牡丹亭，典雅清麗之詞曲，非彼所能也。彼之曲甚易解，而最重結構。至於詞彩、音律，則彼自云：「不佞平生操觚，不獲他人之一字。空疏自愧者有之，誕妄貽譏者有之，至於勦窠襲舊，囑前人之唾餘，而謬謂舌花新發，不特自信其無而已，卽海內之名賢，亦盡知其有所不屑」。彼於其創見，所自誇者如此。十種曲中之脚色之所以出人一頭地者，固非偶然也。

窈翁又有所作小，爲十二樓。卽聚合影樓、三與樓、夏宜樓、歸正樓、萃雅樓、拂雲樓、十番樓、鶴歸樓、萃先樓、生我樓、聞過樓是，集十二篇短篇而成者也。其戲曲論，有閒情偶寄，名詩文等雜集爲一家言，閒情偶寄者，亦其中一部分。

比窈翁爲稍後者，有賤臧園：所著有紅雪樓九種曲，九種曲所收爲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一牌、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九篇，多爲取材古事而寄感慨之作。

清代戲曲中，有以名作稱者，爲孔云亭之桃花扇傳奇。云亭爲孔子後，其本末云：「族兄方訓公，學禎末爲南部部曹，予舅翁奉光儀先生，其姻婭也。避亂依之，羈客三載

得弘光遺事甚悉。旋更後，數爲予言，以之證諸家稗記之不闕，蓋實錄也。獨獲香姬之兩血於扇。楊君友以書筆點之，此則龍友小史，言於方訓公者，雖見諸別籍，其事則新奇可傳一。桃花扇一劇，感此而作。南朝之興亡，遂繫於桃花扇底，是孔云亭著作之所因也。借門末名士侯方域，秦淮名妓李君，敘明末滅亡之事，作成後洛陽之紙價爲之貴。侯方域壯悔堂文集，有李姬傳，蓋其事非蓋子虛。云亭設此趣向，而成此一部戲曲。至其曲辭，作者苦心經營，可與西廂、牡丹亭相並。

與孔云亭之桃花扇奇相雁行者，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是也。昉思學詩於王漁洋，夙有名聲。長生殿傳奇者，倣白居易之長恨歌，白仁甫之秋雨梧桐，明吳世美之驚鴻記，屠赤水之綵毫記，別將彩管，敘揚太真之事，脚色雖亦平常，至其詞彩，殆與桃花扇相比肩也。當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此曲不奏，可知其獲得當時喝彩之盛況矣。

悟一子之西遊記批評，毛聲山之三國志琵琶記之批評，批評家亦不一；而可傳者爲金聖嘆，聖嘆名采，字若采，順治時人也。其所評雖有離騷、莊子、史記、杜詩、西廂記、水滸傳等，而其最尤者實爲水滸傳之批評。其性倜儻而放逸，終至被刑。其所西廂

，評水滸，入細入微。雖然，其所評者，每喜取自家藥籠中之物，故如冰滸，截斷七十回以後，別作出一個聖嘆的水滸傳，批評家甚不免僭越孟浪之謂。至其眼光，徹於紙背，聖嘆一家之水滸西廂，又別有與原書相異之妙。加以文辭之雄勁而奇峭，爲小說戲曲大吐氣餒，頗有實際的傾向，其在中國，洵屬歷史上罕有之批評家也。

——完——